

独创性声明

学位论文题目：清代四川商会地理分布研究

本人提交的学位论文是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论文中引用他人已经发表或出版过的研究成果，文中已加了特别标注。对本研究及学位论文撰写曾做出贡献的老师、朋友、同仁在文中作了明确说明并表示衷心感谢。

学位论文作者：牟旭平 签字日期：2015年4月30日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西南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西南大学研究生院（筹）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本论文：不保密，保密期限至 年 月止）。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牟旭平 导师签名：马强
签字日期：2015年4月30日 签字日期：2015年4月30日



Y2811613

目 录

摘 要.....	I
ABSTRACT.....	II
绪 论.....	1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1
二、学术史回顾.....	2
三、重难点及创新点.....	6
四、资料来源及研究方法.....	6
五、相关概念界定.....	7
六、庙会的类型.....	9
第一章 清代四川庙会活动的空间差异与地理分布.....	10
第一节 佛教类庙会活动的空间差异与地理分布.....	10
一、佛祖会.....	10
二、盂兰会.....	13
三、观音会.....	15
第二节 道教类庙会活动的空间差异与地理分布.....	17
一、东岳会.....	17
二、文昌会.....	19
三、老君会.....	22
四、城隍会.....	23
五、娘娘会.....	27
六、土地庙会.....	28
七、上九会.....	33
第三节 民间信仰类庙会活动的空间差异与地理分布.....	34
一、川主会.....	34
二、关帝会.....	36
三、牛王会.....	39
四、土主会.....	40
五、孔圣会.....	41
六、王爷会.....	42
七、太阳会.....	43
八、会馆庙会.....	43
第二章 清代四川庙会地理分布的区域差异.....	45
第一节 清代四川各区庙会的区域特性.....	45
一、各区特有庙会的分布状况.....	45
二、少数民族庙会的区域分布.....	48
第二节 庙会娱乐和商贸功能的区域差异.....	50
一、庙会娱乐性的区域差异.....	50
二、庙会商贸性的区域差异.....	51
第三章 清代四川庙会分布的总体特征.....	53

第一节 清代四川庙会的时间结构及特征.....	56
一、庙会月份分布特征.....	56
二、庙会会期的时间特征.....	58
第二节 清代四川庙会数量上的分布特征.....	60
结 语.....	61
参考文献.....	64
附录：清代四川庙会史料汇编.....	82
发表论文及参加课题一览表.....	115
后记.....	116

附表：

表 1-1 清代四川佛祖会分布表.....	13
表 1-2 清代四川孟兰会分布表.....	14
表 1-3 清代四川观音会分布表.....	17
表 1-4 清代四川东岳会分布表.....	19
表 1-5 清代四川文昌会分布表.....	21
表 1-6 清代四川城隍会期月份分布表.....	25
表 1-7 清代四川城隍会分布表.....	26
表 1-8 清代四川城隍娘娘出巡分布表.....	26
表 1-9 清代四川有“求子”活动庙会统计表.....	27
表 1-10 清代四川土地庙会月份分布表.....	30
表 1-11 清代四川土地庙会分布表.....	31
表 1-12 清代四川川主会分布表.....	35
表 1-13 清代四川关帝会分布表.....	37
表 1-14 清代四川牛王会分布表.....	40
表 2-1 清代四川庙会娱乐和商贸记载次数统计表.....	52
表 3-1 清代四川各县庙会月份数量统计表.....	53
表 3-2 清代四川庙会会期天数统计表.....	59
表 3-3 清代四川各县庙会数量分段统计表.....	60

附图

图 1 清代四川佛祖会分布图.....	71
图 2 清代四川孟兰会分布图.....	72
图 3 清代四川文昌会、魁星会、孔圣会分布图.....	73
图 4 清代四川城隍会分布图.....	74
图 5 清代四川有“求子”活动庙会分布图.....	75
图 6 清代四川土地庙会分布图.....	76
图 7 清代四川川主会分布图.....	77
图 8 清代四川关帝会分布图.....	78
图 9 清代四川牛王会分布图.....	79
图 10 清代四川庙会分区图.....	80
图 11 清代四川庙会月份分布图.....	56
图 12 清代庙会季节分布图.....	57
图 13 清代四川各县庙会数量分布图.....	81

清代四川庙会地理分布研究

历史地理学硕士研究生 牟旭平

指导老师 马强教授

摘 要

庙会作为中华文化的载体,凝聚了各地人民的思想情感、道德风俗、审美趣味和民族特色。明清时期是庙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其内容丰富,规模空前。清代四川地区庙会是中国传统庙会较为典型区之一,民族、移民、地缘等因素造就了其典型性。庙会作为空间实体,具有其时空特性,本文就从历史地理角度来展开对清代四川庙会的研究。

文章由绪论、正文、结语等部分组成,内容如下:

绪论部分阐释了本文选题的学术意义与研究方法,系统回顾了学术界对传统庙会的研究状况。同时,还说明了资料的来源情况与“庙会”概念的界定。

第一章分别讨论了清代四川佛教类、道教类、民间信仰类庙会的地理分布问题。对具体庙会的分析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同一种庙会的活动内容,二是同一种庙会的活动内容在空间上的差异性,三是复原出同一种庙会的地理分布。

第二章探讨了清代四川四个区域内特有庙会的分布情况,体现了各区的区域特性。同时,从庙会的娱乐和商贸功能来透视各区之间的区域差异。从娱乐方式上来说,清代四川庙会以演戏为主,巡神为辅。从地域分布上讲,川西盆地的庙会娱乐性盛于其他区。川东区多演戏而少游神,川南区重游神,轻演戏。从庙会市场上看,川西盆地区的庙会市场最为兴盛,其他各区商贸功能均不太强。

第三章剖析了庙会会期的月份分布特点和数量分布特征。二月和六月举办庙会次数最多,十一、十二月办会最少。清代四川庙会数量分布总体上呈现出带状和散状分布的特征。北起江油南到乐山这一条带状,是庙会分布最为集中的区域。川东、川南、川西高原等地区呈现出比较分散的特征。在分散特征下,川南叙州府的东南部和泸州的西部地区呈现出相对比较集中的区域。

结语部分还指出了庙会的区域差异性还可以从地缘和民族两个因素分析,地缘因素不仅和民族因素交织在一起,还与移民因素相互关联。

关键词:清代四川 庙会 分布特征 区域差异

ABSTRACT

As the carrier of Chinese culture, Temple Fair condenses people's thoughts, moral customs, aesthetic appreciation and national features around the whole country. The golden age of Temple Fair is in Ming dynasty and Qing dynasty. Ethics, immigration, and the geographical factors made Sichuan Temple Fair in Qing dynasty a typical one among the traditional Temple Fairs. Temple fair, as a spatial entity, has its own features of time and space. This thesis aims at studying Sichuan Temple Fair in Qing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This thesis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introduction, the body part and conclusion.

Besides the academic significance and researching method, some excellent researches on traditional Temple Fair are reviewed in the part of introduction. Meanwhile, the source of research and the definition of Temple Fair are also talked about in this part.

Chapter One elaborates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Sichuan Temple Fair in Qing dynasty, such as the Buddhist Temple Fair, Taoist Temple Fair and Folk-belief Temple Fair. The analysis of Temple Fair mainly focuses on three aspects: the activities of the same kind of Temple Fair, the different activities of the same kind of Temple Fair in space, the original distribution of the same kind of Temple Fair.

Chapter Two concentrates on the Temple Fair distribution of four areas in Sichuan, which reflects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can be observed through the different entertainment and commercial functions of Temple Fair. In Qing dynasty, in terms of entertainment, acting is the main activity of Sichuan Temple Fair, God-worship is an attached activity. But different places have different situations. In Western Sichuan basin, Temple Fair there is famous for its entertainment. Temple Fair in eastern Sichuan stresses acting more than God-worship, while Temple Fair in Southern Sichuan is just the opposite. In terms of commercial function, market of Temple Fair in Western Sichuan basin is the most prosperous.

Chapter Three studies the distribution of temple fair in months and in number. February and June are the booming months, while December and November are the cold months. Generally speaking, in Qing dynasty, the distribution of Sichuan Temple fair in number shows characteristics of strip and particulate. The strip zone, from the north Jiangyou to the south Leshan, is the most concentrated place. While the number distribution in these areas, such as eastern Sichuan, southern Sichuan and western Sichuan, reflects a scattered characteristic. However, in southern Sichuan, the distribution in South east of Xuzhoufou and the west of Luzhou presents a relatively concentrated characteristic.

The part of conclusion points out that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temple fair also can be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geographical and ethnical factors. These two factors

摘要

interweave together, what is more, geographical factor is closely related to immigration.

Key word: Sichuan in Qing dynasty Temple Fair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 regional differences

绪 论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庙会作为传统社会的民间盛会，由来已久。每当会期来临，人们聚集会场祭拜神灵、观看戏剧、购买商品，甚至饮酒作乐、欢歌笑语，已然成狂欢之状。当然这种“狂欢”精神是逐渐发展而来的，唐以前的庙会大都以祭祀为重。明清时期是古代庙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庙会种类、规模都远超以前，庙会活动也丰富多彩。庙会的发展、变迁和民众生活、社会变迁有直接的关联，庙会本身也是一种历史文化的载体，且转载至今。本文就以庙会为研究对象，并选取了清代四川作为其时空范围，来探究庙会的地理分布。之所以选取这样的课题，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首先，以往学者多从社会史、经济史的角度研究了庙会的组织与管理、庙会祭祀与民间信仰、庙市与集市、庙会与乡村社会、庙会女性参与特征、庙会娱乐与艺术发展等关系问题。专门从历史地理角度来研究庙会的区域分布及特征的文章还十分少见。本文就试图通过对清代四川庙会资料的全面搜集与整理，复原出县一级庙会的数据。从而分析庙会的活动内容及空间展布，进而探究各个庙会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差异性，并分析其形成因素。

其次，庙会作为历史文化的载体，其发展与变迁能够反映出社会发展与转型的一些情况。有学者提出，庙会的兴起和发展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宗教的繁荣，二是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①。宗教的繁荣从而信徒广泛，而且庙会也有了以寺庙为依托的场地。商品经济的发展才有了庙会中商业活动的繁荣。反之，庙会的繁荣亦能说明当时的宗教发展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概况。清代四川地区的宗教发展旺盛，佛、道教的发展都有扩大之势，民间信仰更为泛滥，特别是四川各地供奉的小区域神日益增多，“民间神祀数目成日益壮大之势”^②。清代四川由于移民的加入，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商业也比较繁荣。清代庙会繁荣因素之一就是移民的填入，移民带入了其原住地的某些信仰神，进入四川后又开始接受新的神祇，这样的变化特征也许是通过其举办的庙会而体现出来。不同地区民众所举办的庙会也是其信仰文化的体现，通过展现他们所举办庙会的空间分布，一定程度上也是反映了其信仰的地理分布情况。

再次，传统庙会不设门槛，各个阶层皆可参与其中，那么庙会对于社会的整合作用也就凸显出来了。因为清代大部分庙会是开放性的，而且庙会的严肃性已经发生变化，其娱乐性更强一些，舁神娱人的活动是庙会最为重要活动内容，参与进来的人们也就在这样一个庙会空间里沟通交流。庙会本身也给那些不同宗族、

^① 赵世瑜：《狂欢与日常》，三联书店，2002年，第118页。

^② 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87页。

不同信仰认同的人传播了庙会本身神祇的神灵观，使之逐渐产生认同。当然，庙会作用还有很多，如促进人际交往、物资交流、区域文化的传播等，还对人们的心里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既然庙会对整个社会起着重要的作用，那么选择这样的课题的必要性也就更为突出了。

最后，研究清代四川庙会也体现了关怀现实的历史地理学思想。新中国建立以后，传统庙会就逐渐消失了，大部分庙会改造成为了物资交流大会。近二、三十年人们又开始恢复传统庙会，地方政府也把庙会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加以开发利用。如近年来峨眉山飞来殿举办庙会，参与人数达十万之众^①。四川梓潼七曲山大庙二月举办文昌庙会，历时半月，规模亦十分宏大^②。我们研究传统庙会为当今庙会的传承与发展也会提供一些现实借鉴。

所以，研究庙会及其地理分布不仅具有强烈现实关怀，也还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从历史地理角度研究庙会，丰富了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内容，更为我们理解清代四川区域差异提供了一个新的因子。

二、学术史回顾

庙会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的载体，从上个世纪起就已经引起了历史、社会、民俗、人类学者的关注，已经取得了比较丰硕的研究成果。既有全面深入研究的专著，也有大量研究庙会的论文，还有一些调查报告。下面就从研究传统庙会的论著出发，梳理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古代庙会的研究状况。

顾颉刚先生早在 1928 年就对北京妙峰山的庙会做了实地调研，写成了《妙峰山的香会》^③一文。文章分析了人们对碧霞元君的神灵崇拜、进香与信众的生活和庙会的艺术活动。之后经济学家全汉昇首次将庙市放到经济研究领域，突出了庙会的商业贸易功能。同时，他也关注到了庙市中的娱乐活动^④。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学术界从新燃起了对庙会的研究。1991 年 5 月 18 日至 20 日，在陕西宝鸡举行了全国庙会文化研究讨论会，并出版了《论庙会文化》^⑤的论文集，这次会议从多角度讨论了庙会的起源与历史发展轨迹、庙会文化的概念及研究对象等问题。高有鹏、孟芳探究了庙会文化的基本功能与基本特征。文章认为庙会功能首先在于对传统民族文化的积淀和传播，其次是经济功能。庙会表现出其神秘性、娱乐性、集体性、继承和变异的统一性、阶段性、地域性等基本特征^⑥。王兆祥与刘文智从庙会的起源与发展、庙会与宗教信仰的关系、庙会与娱乐文化、庙会与商业贸易、庙会的职能及社会影响五个方面来研究中国古代的庙会，特别是作者们既看到了庙会的积极方面，也看了庙会具有消极的一面。可以说这部著作对中国古

^①《峨眉山飞来殿 10 万人赶大庙会》，《四川经济日报》，2014 年 2 月 10 日第 07 版。

^②董秀、谭显林：《四川梓潼文昌庙会举办》，《中国旅游报》，2010 年 3 月 24 日第 03 版。

^③顾颉刚：《妙峰山》，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 1928 年刊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 年影印。

^④全汉昇：《中国庙市之史的考察》，《食货》，第 1 期第 2 卷，1934 年 12 月。

^⑤高占祥：《论庙会文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 年。

^⑥高有鹏、孟芳：《简论庙会文化的基本功能与基本特征》，《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5 年第 6 期。

代庙会的研究是较为全面而深入的,为后来学者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①。高有鹏所著《中国庙会文化》^②一书,从文化角度对庙会的类型、信仰、人文文化、庙会群的分布等方面展开系统研究,并在下编中对西华女娲庙会、中岳庙会、北京妙峰山庙会、福建福田妈祖庙会做了个案考察,用个案印证了上编的论点。赵世瑜所著《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③一书是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研究庙会的一部精深之作。全书分为三个部分,概说之部主要谈及了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寺庙与民间文化、寺庙作为一种文化景观的历史文化意义、中国传统庙会的狂欢精神^④,以及探讨了庙会与明清以来的城乡关系。地域研究之部主要论及了明清时期华北的庙会所具有的文化娱乐功能、商业贸易功能以及庙会作为中心地的角色。作者还比较了江南庙会与华北庙会的异同,认为华北庙会的经济功能强于江南庙会,原因是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市镇经济比较发达,抢占了原有庙会所具有的商业功能。虽然江南庙会经济功能比不上同时段的华北庙会,但江南庙会的娱神娱人的大众休闲娱乐色彩得到强化,表现在明清江南歌舞戏曲表演丰富等方面。又一突出不同的是,江南地区宗族、社区势力与庙会娱神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对地域神的崇拜是其重要的内容。个案之部主要分析了明清以来妇女的宗教活动与闲暇生活以及所形成的女性亚文化,明清宦官政治与民间社会的关系,还以鲁班会为个案探讨了行会组织与祭祀组织关系。无疑此书理当成为笔者研究庙会的参考视角,特别是作者根据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学说来研究华北庙会的适用性,这样具有强烈地理空间的研究方法(虽然并不普遍适用)很具有创新性。牛晓丹对唐宋时期的庙会也做了很好的探究,唐宋时期庙会内容丰富,包括祭祀、文娱、商业活动三大类,宋代的庙会规模比唐代大,主要表现在祭祀活动日益世俗化,娱乐活动日益丰富,商业活动更趋专业化。官方庙会活动的既扶持又限制的态度,民间庙会已经出现固定的组织与管理机构,说明唐宋时期庙会是比较兴盛的。文章还论及了庙会的分类、庙会兴盛的原因、庙会的旅游价值等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专辟一章来探讨了唐宋时期庙会的分布问题。作者采用计量史学的方法,分析了唐、北宋、南宋各自庙会的分布情况,认为这三个时期庙会的分布存在较大的地域差异,唐代庙会多在都城和州县举行,而宋代则遍布城乡。作者认为这样的地域分布差异的主要原因坊市制度的解体,打破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给庙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随着学者们研究的深入,学者们愈来愈觉得庙会是一个综合历史信息的载

^①王兆祥,刘文智:《中国古代的庙会》,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7年。

^②高有鹏:《中国庙会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

^③赵世瑜,《狂欢与日常》,三联书店,2002年。

^④刘晓春针对赵世瑜所提出中国传统庙会具有狂欢精神的观点在当代进行了验证,他认为判断庙会是否具有狂欢精神性,“主要是看它与一个时期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如何。如果在仪式的表演与庙会的符号语言的运用方面并不与主流意识形态形成对抗,尽管它沿用了该庙会的许多外在形式,但是我们很难就此判定,该庙会具有一种狂欢精神。”作者根据这样判断认为当代民间庙会文化复兴已经不具有民间意义了,所以中国传统民间庙会的狂欢精神在当下已经丧失了。具体表现在权力政治对民间记忆或明显或潜在的影响,以及庙会的功利化趋向,使庙会自身所具有的狂欢精神消失了,剩下的只是权力政治的地方性表述,还有就是民间纯粹金钱欲望的仪式化追求。刘晓春:《非狂欢的庙会》,《民俗研究》,2003年第1期。

体,而且各个区域的情况并不一样,所以,近年来关于庙会的研究首先是基于特定一个区域来展开,如赵世瑜对比研究华北庙会与江南庙会的异同,王兴亚、马怀云对河南庙会的研究^①,刘霞对明清时期山东庙会的研究^②,刘冲对明清时期淮东北地区庙会的研究^③,胡吉伟对近代东北庙会的研究^④等。

在研究方法上,学者们采用了多学科交叉的方法来研究庙会。如对庙会商业性的研究,学者们不仅仅研究庙市,而是将庙会与市集作对比研究。宋军以嘉庆直隶顺天府通州为中心讨论了市集、庙会与红阳教的传播的相互影响的关系,作者采用了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学说”和施坚雅的“市场圈社会论”分析市场圈的问题,进而认为市场圈与祭祀圈在终极上是一致的,但具有同一中心的庙会辐射半径大于集市交易半径,这具体反映在赶集、赶庙农民的活动距离上^⑤。张萍对明清陕西庙会市场也作了分析,作者从明清时期陕西这一区域上来具体分析庙会的发展进程、规模与组织、时间结构域空间分异、庙会功能等问题,并着重剖析了陕西庙会市场在商品流通中所起的作用,进一步阐述了陕南和关中地区庙会市场发展的不同轨迹及内在因素^⑥。龚关分析了明清至民国时期华北的集市的集期。得出了四点结论,其中一点是关于庙会会期与集市集期的关系。作者认为庙会是一种特殊的集市,但不同于集市。一般来说庙会的规模大于集市,但季节性强,弥补了定期集市的不足。定期集市与庙会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集市网络整体^⑦。谢庐明以客家文化作为研究江西南部地区的庙会,客家文化背景下的清代赣南地区庙市发展迅速,在农村形成了独特的经济文化网络,具有娱乐与商贸功能,并呈现出整合性、地域性、不均衡性、神圣性与凡俗性的地域特征^⑧。

庙会发展到清末之后,农村庙会逐渐发展为燎原之势,学者们也对庙会与乡村的关系做了探讨。如丁德超认为近代时期豫西北地区的农村商品经济发展较快,乡村庙会分布日益增多,集镇与非集镇庙会并存,庙会的商品贸易的功能也不断增强。文章从豫西北农村庙会的发展、组织管理、时间结构、个案分析、区域差异等方面分析了乡村庙会市场的特点,也论及了庙市在农村市场体系中的作用。谢永栋从社会史的角度对清代至民国山西平鲁县的庙会与乡村社会进行研究^⑨。文章始终围绕庙会与乡村社会运行互动的视角来分析庙会与民众的精神生活、社会交往之关系,也分析了庙会在乡村社会中的影响。从文章所使用的资料上来看,主要采用的是口述资料,作者前后六次深入平鲁乡村做访谈,收集有六万字的口述资料、十通碑刻。可以说研究庙会时,我们必须走进历史现场,深入到田野中去。

^①王兴亚、马怀云:《明清河南庙会研究》,《天中学刊》1995年第2、3期。

^②刘霞:《明清时期山东庙会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

^③刘冲:《明清时期淮东北地区庙会研究》,云南民族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

^④胡吉伟:《近代东北庙会研究》,辽宁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

^⑤宋军:《集市·庙会与红阳教的传播——以嘉庆年间直隶顺天府通州为中心》,《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7年第2期。

^⑥张萍《明清陕西庙会市场研究》,《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

^⑦龚关:《明清至民国时期华北集市的集期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⑧谢庐明:《清代赣南客家庙会市场的地域特征分析》,《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⑨谢永栋:《清代至民国山西平鲁的庙会与乡村社会》,山西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

国外学者也比较早的关注到庙会相关的信仰等问题。如日本学者斯波信义首先关注了宋代江南的村市与庙会^①，之后的滨岛敦俊探讨了明清以及近代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问题^②。美国学者韩书瑞对北京妙峰山碧霞元君庙会进行了考察，探讨了碧霞元君庙会所反映的民众信仰以及庙会对当地社会的影响^③。他在《北京：寺庙与城市生活》一书中还谈及到了北京的宗教信仰团体和寺庙的市场、娱乐、救济等公共功能的关系^④。

综上所述，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国传统庙会的研究大体上基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庙会的兴起与发展、庙会的组织与管理、庙会祭祀与民间信仰、庙市与集市、庙会与乡村社会、庙会女性参与特征、庙会娱乐与艺术发展、庙会功能及社会的影响、庙会地域特征等方面。可以说，目前学术界对中国古代庙会的研究已经有一定深度，也有了一定的系统性，但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在区域选择上明显偏重华北和江南地区，而对西北、西南、华南等地区的庙会还研究不足。二是就研究视角上看，从社会史、经济史方面研究成果较多，对于庙会所具有的区域地理性研究还很薄弱，专门从历史地理视角来开展庙会研究的论著也十分稀少。中国是一个地理差异明显的国度，这就需要我们特殊的地理环境下来研究中国传统庙会。基于这样的思考，笔者选取清代四川作为本文的时空范围，并从历史地理角度来研究清代四川庙会。

关于历史时期四川地区庙会的研究成果不是很多，主要集中于对单个庙会或小区域庙会的研究。如周九香对崇州城隍庙会的研究^⑤，郭一丹对新都“木兰会”的个案考察^⑥，孙跃中对成都庙会文化和近代成都劝业会做了细致的探讨^⑦。其次，与庙会相关的研究又主要集中在庙会民俗文化与庙产兴学方面。况红玲就把传统四川庙会所具有的民俗文化作为旅游资源来研究，徐跃则从清末时期庙产收归政府或军阀，来支持新学堂的开办等方面做了研究^⑧，梁勇利用巴县档案等资料探讨了清末“庙产兴学”与乡村权势的转移问题^⑨。庙产是支撑庙会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庙产被征收，直接使庙会举办的资金成了大问题，对庙会的发展相当不利。另外，蓝勇老师的《西南历史文化地理》^⑩、李文清的硕士论文《明清四川岁时节日习俗的区域差异研究》^⑪和林移刚的博士论文《清代四川民间信仰地理研究》^⑫

^①[日]斯波信义：《宋代江南的村市和庙会》，《东洋学报》，1961年第44卷第2期。

^②[日]滨岛敦俊：《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朱海滨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③[美]韩书瑞：《北京妙峰山进香之旅：宗教组织与圣地》，《民俗学研究》，2003年第1期。

^④巫仁恕：《评韩书瑞(Susan Naquin)教授《北京：寺庙与城市生活》，明代研究通讯，2003年第6期。

^⑤周九香：《城隍祭祀与崇州城隍庙会》，《文史杂志》，2011年第1期。

^⑥郭一丹：《在神圣与世俗之间——以新都“木兰会”为中心》，《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⑦孙跃中：《从花会到劝业会——成都庙会文化的历史沿革》，《文史杂志》，2005年第3期。孙跃中：《近代成都劝业会研究》，四川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

^⑧徐跃：《清末庙产兴学政策方针与地方的运作——以清末四川叙永厅为个案》，《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⑨梁勇：《清末“庙产兴学”与乡村权势的转移——以巴县为中心》，《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1期。

^⑩蓝勇老师对移民会馆举办的庙会和川主会有过研究。参见《西南历史文化地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74、518、519页。

^⑪李文清：《明清四川岁时节日习俗的区域差异研究》，西南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

^⑫林移刚：《清代四川民间信仰地理研究》，西南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第27页。

都或多或少的涉及了四川一些庙会的地理分布问题。但从后两篇文章中的庙会分布图来看，有些地方做得还不够细致，统计资料明显还有一些缺漏，再者他们也没有专门讨论清代四川庙会的地理分布问题。所以，本文通过收集清代方志资料来建立县一级的庙会数据，通过这些数据来探究清代四川地区的庙会地理分布情况。

三、重难点及创新点

本文的重点问题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复原出清代四川各庙会的地理分布情况。第二，清代四川各庙会的活动内容，及活动空间差异性的分析。第三，根据已复原的县级庙会数据，来把握清代四川庙会的区域差异及总体特征。

本文的难点问题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县级庙会数据的完整性。本文力图以清代四川方志资料为中心来重构清代四川县级庙会的数据，但是方志本身是带有缺陷的。主要是各个地方的方志存留不一，方志记载也多有遗漏。所以，笔者进而搜集了清代四川竹枝词、清代档案等资料来印证和补充方志资料的不足。第二，分析庙会地理分布特征的形成因素也是一个难点。笔者将各庙会的分布情况呈现在地图上时，会显现出各自的分布特点，这就需要去解释这些分布现象。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前人关于庙会的研究多从社会史、经济史角度来研究庙会，而从历史地理角度来探讨庙会空间特征的文章还很少见，专门研究庙会地理分布的文章更少。所以，本文就从空间角度展开对清代四川庙会的分布状况及特征进行探究，为更好的把握和理解清代四川庙会的发展脉络做出一点努力。

四、资料来源及研究方法

（一）资料来源

清代是庙会的大发展时期，四川各地均比较盛行。有关庙会的资料大都集中在各地的方志之中，所以本文就以方志资料为中心来探究清代四川庙会的地理分布情况。但是，有关庙会的方志资料有几点缺陷。第一，各地的方志资料大都不能反映出庙会时间上的变迁。这就造成本文难以构建清代四川庙会的时间变化序列，仅仅能够讨论庙会会期的时间特征。第二，方志的缺失和方志中关于庙会资料的缺失，直接会影响到各庙会分布的完整性。很多地方没有清代的方志，或者是有志，但志中并没有记载庙会的相关情况。我们并不能认为这个地方清代就没有庙会的存在，因为笔者搜集民国和现代方志时发现，会有很多清代方志没有记载的庙会，而民国或现代方志之中明确有说这个庙会清代就有了。笔者曾打算使用民国资料进行补充，使数据更加完整。但是发现，拿民国资料补充进来所呈现的数据，打破了原有清代方志数据的完整性，是不可取的。因为，民国或现代方志所记载的庙会情况有可能清代确实没有这个庙会，即使清代有这个庙会，但其所记载的庙会情况已经带有民国庙会的发展情况，并不能反映出清代庙会的真实情况。

清代四川很多方志记载庙会的情况时，都不详细。比如说各县的土地会，土地庙会一县内很多地方都要举行，但是修志者只记载本县有土地会，而不记载有哪些地方办会。所以，本文所说的庙会数量，其实并不是全部的数量。县志所记载的一些庙会，只能是说明本县有这样一种庙会，这一种庙会在本县之中可能还有很多，只是没有被记录下来而已。虽然这些书数据是不完整的，但是这种记载现象普遍存在于四川各方志之中，我们可以从有记载的庙会数量来做对比分析。其实，上述方志缺陷是一个普遍现象，既然是普遍的现象，那么，方志中所存留的庙会资料就是有意义的，其能够反映出清代四川各庙会的大概分布情况。所以，笔者根据清代方志资料来构建以县为空间单位的庙会数据，通过这些资料来复原各庙会的分布情况。同时，在具体分析时还将使用档案、竹枝词等其他文献资料加以说明。

（二）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历史地理学的方法，并借鉴统计学、地理学、计量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手段，来展开研究。具体来说采用历史文献分析法，区域对比法、图表分析等方法，将文献转化为数据进行统计、对比分析，找出庙会的分布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五、相关概念界定

（一）、时空范围

本文选择的时间范围是清代，空间范围是以嘉庆二十五年（1820）的四川版图为准。州县等名称或等级变化皆参见了蒲孝荣著《四川政区沿革与治地今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一书。

（二）、庙会定义

今天我们所称的庙会，放之古代则有不同的含义。中国古代早期的“庙”是指供奉祖先的宗庙。《诗经·周颂》中有《清庙》诗一首：“於穆清庙，肃雝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对越在天，骏奔走在庙。不显不承，无射于人斯。”官吏们在宗庙中祭祀和歌颂文王，其实也把庙当做权利的象征。《诗序》卷下记载“周人禘尝，又曰天子七庙，三昭、三穆及太祖之庙。”^①可见，夏商周时期就有为先祖立庙的情况。而中国早期的“会”是指诸侯会盟。《管子》记载“欲求天下诸侯修时见之会”“时时见曰会”^②。《左传》也记载：“诸侯三岁而聘，五岁而朝，有事而会，不协而盟。”^③所以，先秦时期的“庙”、“会”是不等同于后世之庙会。后世之庙会兴起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唐代已基本定型，宋代之后庙会大为发展^④。“庙会”一词出现在明代，庙会的鼎盛时期应该是明清时期。那么，何为“庙会”呢？

1、学界的定义

^① 卜商：《诗序》卷下，明津逮秘书本。

^② 管仲：《管子》卷第八，四部丛刊景宋本。

^③ 高士奇：《左传记事本末》卷三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张萍《明清陕西庙会市场研究》，《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

这一问题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全汉昇认为“庙会也就是庙市的意思，两者并没有分别的意思。”^①《辞海》中也定义了庙会：“庙会亦称庙市。中国的集市形式之一。唐代已经存在。在寺庙节日或规定的日期举行，一般设在寺庙内或其附近，故称庙会。”^②赵世瑜认为“庙会或称香会，或称庙市。或因特定的庙或特定的神而称某某会，如大王会、夫人会等，或因从事交易的内容而称之为骡马会、皮袄会、农器会等，或有特定的历史原因如天津之皇会等，也有个别地方呼为神集，与庙市一词意颇类似，还有的地方并无庙而也称庙会，如北京清季之厂甸和天桥。总之一般统称为庙会。”^③高占祥也认为“庙会亦称庙市，是特定日期在寺庙内及其附近举办的集会。”^④这一类定义中，庙市成为庙会的替代或者是最重要内容。其后，朱越利发表了一篇针对《辞海》“庙会条”辩证的文章——《何谓庙会》^⑤。他认为“《辞海》只看到城乡物资交流，没有看到更重要的东西。”而他的定义是：

“庙会是我国传统的民众节日形式之一。它是由宗教节日的宗教活动引起并包括这些内容在内的在寺庙内或其附近举行酬神、娱神、求神、娱乐、游冶、集市等活动的群众集会。被引起的活动可能只有一项，也可能有两项或多项。这种庙会可称为节日型庙会。在规定的日期内在寺庙内或其附近举行的集市是庙市，庙市也被称为庙会。节日型庙会上的集市，也可称为庙市。应当说，节日型庙会才是民众心目中真正的庙会，从科学研究的严格意义上讲也才是名副其实的庙会。庙会继承了我国古老的社祭，吸收了儒释道王教的某些思想和礼仪，继承了我国古代的集市和庙市，表现为传统的民众节日活动。它是我国传统文化、传统民俗的一部分，体现了顽强、乐观、起群、感恩、务实和重食的民族性格。直至分天，庙会对才丰富人民的文化至活仍发挥着很好的作用，对于促进经济发展也有一定的意义。”

这一定义略显冗长。小田认为上述定义没有抓住本质，他认为庙会“是以庙宇为依托，在特定日期举行的，祭祀神灵、交易货物、娱乐身心的集会。”^⑥并从空间的结节性、主体的广泛性、内容的复合性三方面来阐释“界说”。

2、本文对庙会的界定

本文赞同小田对庙会的定义。本文所认定的庙会包括史料中的“朝山会”、“香会”、“迎神赛会”等，其有以下四点特征：第一，有“神灵”参与其中，有以宗教场所（如寺、院、宫、祠等）为中心的空间结节性。第二，参与主体广泛性。单一的家族祭祀的“清明会”等会不在其内（若“清明会”的内容已经有了庙会活动，则算），没有行业之外的众人参加的行业性集会也不在庙会之内。第三，庙会活动内容上包括有祭祀、娱乐、商业等，内容可以单一也可以多项。第四，除神灵节日之外的节日集会不属于本文所认定的庙会，但与节日复合的庙会则算。

^① 全汉昇：《中国庙市之史的考察》，《食货》，1934年第1卷第2期。

^②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第2230页。

^③ 赵世瑜：《明清时期华北庙会研究》，《历史研究》，1992第5期。

^④ 高占祥：《论庙会文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第1页。

^⑤ 朱越利：《何谓庙会——〈辞海〉“庙会”条释文辩证》，载刘锡诚：《妙峰山：世纪之交的中国民俗流变》，中国城市出版社，1996年，第106页。

^⑥ 小田：《“庙会”界说》，《史学月刊》，2000年，第3期。

六、庙会的类型

高有鹏在《中国庙会文化》一书中对庙会的基本类型进行了划分，他认为划分庙会有多种角度。从时间上看，可以分为春会、秋会、腊月、夏会、小满会、麦忙会，以及古会、新会。从地理上看，可以分为山会、村会、城镇会，包括边地民族庙会。从祭祀性质上，可分为原始庙会、宗教神庙会、佛教神庙会等。其中宗教神庙会又可以分道教神庙会、佛教神庙会等。从祭祀内容上还可以更细致的划分为原始大神庙会、祖先神会、英雄神会、神仙庙会、圣哲庙会、祖师神庙会、精怪庙会等类^①。王兆祥、刘文智认为从庙会的性质可划分为宗教活动类和商业活动类^②。其实，我们还可以从举办地的行政级别上可以把庙会分为：府州城庙会、县城庙会、乡镇庙会。府城举办的庙会如，嘉定府的炎帝会、保定府的府城隍会。县城庙会就更多了，如县城隍会、文昌会、东岳会等。乡镇庙会如巫山大昌镇城隍会、郫县安靖乡土地堂种籽会等。从庙会的举办时间可以分为定期庙会与临时庙会。庙会一般以神道始祖诞辰日等定期举办，但遇到旱涝灾害等情况又会临时举办一些庙会。如新津县的雨师会，期无定期，遇旱则“求普降甘霖”。从活动形式上可以分为迎神赛会与进香庙会。迎神赛会其主要是舁神，如成都十月初一的城隍出驾，舁神出城，仪仗威严，极为热闹。进香庙会是指人们在庙会会期之时，进庙上香祭拜，庙前一般有演戏酬神和商贸等活动。

四川的庙会纷繁复杂，种类很多，从不同角度可以做出不同的划分。四川地域也很大，有着不同的风土人情，环境差异也比较明显，这就造成各个地方庙会的形式、内容和名称上的不一致。想要对四川庙会进行精确的分类，实属不易，但是我们可以从一个较大的层面进行归类，进而研究其各自的地理分布。庙会之所以称之为“庙会”就是因为有庙中神灵“参与”其中，而且会场一般都是在庙宇、道观或其他宗教祭祀场所地或者附近。有鉴于此，笔者就从各个庙会祭祀对象（或者称之为“参与庙会的神灵”）的属性上把四川庙会归为佛教庙会、道教庙会、民间信仰三大类^③。下面一章就专门探究从这三大类庙会的活动内容及其各个庙会的分布情况。

^①高有鹏：《中国庙会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95页。

^②王兆祥，刘文智：《中国古代的庙会》，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7年，第17页。

^③本文“民间信仰”是指除佛、道教神仙体系之外的其他神灵信仰。对于有交叉的神灵信仰，本文依据所收集到的庙会史料从当时民众认同方面来认定其属性。

第一章 清代四川庙会活动的空间差异与地理分布

本章共三节，将分别讨论清代四川的佛教类、道教类和民间信仰类庙会的地理分布问题。当然，并不是每一个都要放在本章讨论，主要是选择一些具有普遍性的庙会来研究其分布状况，不具有普遍性的将放入下一章。对各普遍性庙会的分析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同一种庙会的活动内容。第二，同一种庙会的活动内容在空间上的差异性。第三，复原出同一种庙会的地理分布。

第一节 佛教类庙会活动的空间差异与地理分布

庙会兴起的前提是宗教的繁荣，佛教在汉晋南北朝时期在四川已经有了发展，到了明清时期四川佛教势力日益壮大^①，信众也非常广泛，这为清代四川佛教类庙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如一些寺庙在农历六月初六日，举行晒佛经的庙会活动。会期礼佛的人们前往寺庙烧香拜佛，有些地方还会演戏酬神。道光《德阳县志》就记载：“释子陈佛经晒于日中，礼佛者亦云集，惟县西高斗寺演戏最盛。”^②再如，八月初一为地藏菩萨生日，地藏庵等地在这一天会举行地藏王会。民间认为八月初一这天目连在地狱救母，眼睛看不见，所以在此日夜晚，家家敬地藏王后，焚香插布遍地。成都转轮藏街之尼姑地藏庵办会，“藉此诱引妇女烧香”^③，后经警察局干涉，而禁止办会。清代四川分布比较广泛的庙会有观音会、孟兰盆会、浴佛会、大佛会等，下面就分而述之。

一、佛祖会

一年之中有关佛祖的宗教节日有四天，分别是二月初八日的佛祖出家日，二月十五日的佛祖涅槃日，四月初八日的释迦牟尼诞辰日，十二月初八释迦牟尼成佛日。在这些宗教节日之上发展成为了佛祖会。佛祖会是佛教庙会的典型代表，一些地方也称之为浴佛会、大佛会、龙华会，佛祖会这天寺院要举行放生活动，故又称之为放生会。这些庙会并没有明显的界限，比如说浴佛会本身只应该是四月初八日，而一些地方（如犍为县）把二月十五日、十二月初八也叫做浴佛会，可见这些庙会名称在民间是模糊的，会期也有交叉。为此，我们可以把除了大佛会以外的佛祖会归之为浴佛会，那么，佛祖会就只包括大佛会和浴佛会两类。清代、民国时期四川佛祖庙会主要集中于四月初八日的浴佛会。

（一）佛祖会的活动内容与空间差异

1、大佛会

从目前所收集到的资料来看，清代四川举办大佛会的县并不多，只有西昌和冕

^① 参见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91-209页。

^② 同治《德阳县志》，卷十八，风俗志。

^③ 傅崇矩：宣统《成都通览》，上册，巴蜀书社，1987年第552页。

宁两个地方，其会期为二月初八日。西昌白塔寺大佛会会期为“二月朔日至九日”^①，冕宁圆通寺大佛会会期是二月初一至初八日。咸丰三年（1853）冕宁大佛会，“宋紫临明府示禁后，此风渐息。”^②后来重办，会期则变为正月初一至初八了^③。

大佛会的活动特点是“大佛出驾”。圆通寺大佛会自二月初一日起，“汉女番妇妆饰入城，献花进香，口宣佛号，手击钹鼓，俯伏蒲团，竞诵经卷，观者云集。市香烛者万计，还愿、饰扮功曹鬼卒者千计。至初八日，大佛出，游巡四街，高桩遯举，旗帜横飞，盈溢闾巷，男女混杂。”^④白塔寺大佛会于二月初一举行，白塔寺飞来佛出驾于千佛寺或泉涌寺、西盛寺，驻九日，才返回白塔寺。在道光时期，二月初八日城隍也要出巡，“装鬼怪者甚众”^⑤。白塔寺为什么会选择出驾的形式办会？主要是由于一个传说，“相传藏番昔年寇宁，围城急，乃告之。城民奉佛，佛首自西方飞来，忌出城，出则飞去，启城令其拜观佛相。九日，围乃解。自此有迎神佛之俗。”^⑥会期为四月初八的大佛会活动内容同浴佛会。

2、浴佛会

浴佛会是由浴佛节而兴起的庙会，浴佛节是为了纪念佛祖诞辰。《传灯录》说释迦生于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初八日，《荆楚岁时记》载“四月八日，诸寺设斋，以五色香水^⑦浴佛，共作龙华会。”^⑧所以，浴佛会的会期一般是四月初八佛祖诞辰日，但广安、犍为地区会期是十二月初八^⑨，犍为地区也把二月十五日也称之为浴佛会^⑩。之所以把二月也当做浴佛会的会期，可能有两点原因。第一，《元枢经》记载“二月初八日乃佛祖生日也。周子健以子月为岁首，是以十一月为正月也。庄王九年四月初八日释迦生，以子至卯月，是今二月也。二月初八日为佛生提无疑。”^⑪第二，有关佛祖的宗教节日里，二月初八日为释迦牟尼佛出家日，人们习惯而称之。

清代浴佛会的活动主要有诵佛、浴佛、拜佛、放生等，民间有书“佛生四月八，毛虫今日嫁，嫁到青山外，永世不归家。”、“佛祖诞辰，毛虫远行”等红纸条贴墙壁的嫁毛虫习俗。会期当天时“释子于各寺敲钟击鼓，以香汤浴佛躯，乡村叟妪皆集而起拜焉。”^⑫营山地区还演戏、诵经办佛会^⑬。佛教崇尚生命，所以在浴佛会这天“今四川官（惯）例，于四月八日禁屠宰一日。”^⑭并举行盛大的放生活动。

^① 道光《西昌县志略》，卷一。民国《西昌县志》，卷五，礼俗志。都有记载

^② 咸丰《冕宁县志》，卷九，风俗志。

^③ 冕宁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冕宁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72页。

^④ 咸丰《冕宁县志》，卷九，风俗志。

^⑤ 道光《西昌县志略》，卷一。

^⑥ 民国《西昌县志》，卷五，礼俗志。

^⑦ 按《高僧传》的说法五色香水是指“以都梁香为青色水，郁金香为赤色水，丘陵香卫白色水，附子香卫黄色水，安息香为黑色水，以灌佛顶。”（梁）宗懔著 宋金龙校注：《荆楚岁时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4页。清代四川还有以糖果水浴佛的说法，见同治《直隶绵州志》，卷十九，风俗志。

^⑧ （梁）宗懔著 宋金龙校注：《荆楚岁时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3页。

^⑨ 光绪《广安州志》，卷十一，方物志，风俗。

^⑩ 犍为县志编纂委员会，《犍为县志·社会志》，1986年，第12页。

^⑪ 嘉庆《华阳县志》，卷十八，风俗志。

^⑫ 同治《德阳县志》，卷十八，风俗志

^⑬ 同治《营山县志》，卷十，輿地志，风俗

^⑭ 道光《夔州府志》，卷十六，风俗志。

人们主要是买鱼、鳅、鳢、螺、龟、蟹、蚌、鸟等，沿河放生，有的也“以锣鼓、香烛放舟送之江中”^①放生。成都大佛寺的放生会相当热闹，“是日，江中彩船花舫，自官员以至绅氏，多贻金设宴。或挟优妓，笙歌杂遯，或由北门上舟者，或由东门上舟者，或绕舟于南河者，或维舟于濯锦楼者。官绅商民之妇女，无论老幼，亦结队游宴。两岸之民家楼口，红袖绿鬟，目不暇给。秦淮河之风趣，今日一见”，“白塔寺、望江楼，游人如织。”^②《成都通览》还记载了三则因游人太多而发生伤亡的事件。光绪乙亥年（1875）“纪姓之争渡，人多舟覆，溺毙数人，佛未浴而人溺焉。又记丁酉年，因游人上望江楼，压力太重，楼梯忽断，跌伤妇女十余人。又光绪三十四年，江边路窄，有官轿被拥入河，某太太则为浴佛矣。”^③可见“游人如织”并非虚称。成都放生会一直延续至民国而不衰，时人陈伯怀曰：“沿河多少雨人行，姊妹相随看放生”^④，秦晴川也言：“红男绿女知多少，挤得人家大汗流。”^⑤由于放生规模很大，一些人专门贩卖鳅、鳢等放生动物，居然还出现了上游放生，下游打捞的现象。傅崇矩也感慨到“倘无人买放，则水族不至山积，是因放生而戕生也。”^⑥潼南大佛寺浴佛会“远者近者莫不来朝。近年以伏莽不靖，官出示禁之不能止。”^⑦康定地区的浴佛会颇有民族特色。康定“是日，汉、康士女大多出游南郊较场及附近喇嘛寺，往来如织，篷帐纷立，亦有携来酒食，以作野餐者，颇一时之盛。”藏民们“各携旗布经幡，口诵六字真言绕行山上，遇有浮屠之处，即挂经幡，焚烧柏枝，稽首拜祈，以求天麻。”^⑧

浴佛会活动除了参与人数多之外，还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各个阶层的人都参与到庙会之中。上至官绅下到贫民，皆参与其中。第二，会期备斋办会者较多，《乐山县志》就记载：“（清）张鼓乐、伞盖，送太油烛诣各梵宇，僧徒设斋供。今则无之。”^⑨广汉县志也说“清代，备斋办会的较多。”^⑩

大佛会与浴佛会构成佛祖庙会的活动内容。从上面两段叙述来看，佛祖庙会活动最主要的空间差异性体现在：清代四川浴佛会举办地皆为进香庙会，而无异神出驾现象。直至民国时期办浴佛会时才零星出现异神出游现象。如民国灌县有“好事者异神出游，男女焚香追逐，俨然盛会。”¹¹而清代四川冕宁和西昌的大佛会为迎神庙会，会期有“大佛出巡”的活动。

（二）佛祖会的地理分布

清代四川各个地方都有佛寺的分布，各个寺庙也都会在佛祖节日举行法会，而

^① 同治《重修成都县志》，卷二，輿地志第二下，风俗。

^② 傅崇矩：《成都通览》，上册，巴蜀书社，1987年第549页。

^③ 傅崇矩：《成都通览》，上册，巴蜀书社，1987年第550页。

^④ 陈伯怀：《四月八日游望江楼竹枝词》，林孔翼：《成都竹枝词》（增订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18页。

^⑤ 秦晴川：《放生会竹枝词》，林孔翼：《成都竹枝词》（增订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26页。

^⑥ 傅崇矩：《成都通览》，上册，巴蜀书社，1987年第549页。

^⑦ 民国《潼南县志》，卷六，杂记志，风俗。

^⑧ 《西康综览》，第十三编，第二章，康民之集会。

^⑨ 民国《乐山县志》，卷三，礼俗志。

^⑩ 四川省广汉市《广汉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广汉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09页。

¹¹ 民国《灌县志》，卷十四，礼俗志。

发展成为庙会的地方却不是很多。根据清代方志统计数据显示（表 1-1），清代四川地区举办佛祖会的有 45 县。佛祖会主要分布在成都府、嘉定府、夔州府、叙州府等地区，其中成都府占了 9 县，嘉定府 5 县、夔州府和叙州府各 4 县，成都府成为佛祖会集中区。

表 1-1 清代四川佛祖会分布表

府、州名	州、县名	合计
成都府	成都、华阳、温江、新繁、金堂、灌县、新津、汉州、什邡	9
嘉定府	乐山、峨眉、洪雅、犍为、荣县、	5
潼川府	射洪	1
夔州府	奉节、大宁、云阳、巫山	4
绵州	绵州、德阳	2
龙安府	江油	1
眉州	丹棱、青神	2
邛州	邛州	1
顺庆府	南充、广安州	2
重庆府	铜梁、合州	2
忠州	垫江	1
绥定府	新宁	1
宁远府	冕宁、西昌	2
酉阳州	酉阳、彭水、黔江	3
雅州府	雅安、天全州	2
叙州府	宜宾、长宁、屏山、马边	4
泸州	纳溪、江安、合江、	3

注：本表根据本文附录“清代四川庙会史料汇编”整理。

如果打破政区界限，仅从地域分布上来看（如图 1），佛祖会呈现出带状和点状分布特点。带状主要集中在成都平原至川南泸州地区，点状分散在川东地区和川西南的西昌、冕宁两个地方。从佛祖会的活动内容上看，我们又可以把佛祖会分为进香庙会区与迎神庙会区。举办“大佛出驾”的迎神活动仅有冕宁、西昌两个地方，其他举办地皆为进香会，这是其活动内容在地域上的特征体现。

二、盂兰会

盂兰盆会是佛教在七月十五举行的法会。随着佛教的世俗化，盂兰盆会融入了道教和儒家的思想，加之《盂兰盆经》所载目连救母故事广泛传播，使得盂兰盆会的世俗化加快，后来成为“汉民族祭祖古俗、道教中元节、佛教盂兰盆节的混合体”^①，《荆楚岁时记》就记载：“七月十五，僧、尼、道、俗悉营盆供诸寺”

^① 范军：《盂兰盆的宗教源流》，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3 期。

①,到了唐宋时期,孟兰盆会成为人们广泛参与的盛会^②,而到了明清,孟兰盆会从“斋僧供佛”,转变为“荐亡者”的鬼节。农历七月十五日人们进庙烧香,也借机游乐购物,这样孟兰会就依托寺庙而成庙会。一般在办会之前要先行筹集资金,“醮金作孟兰会”^③,有些慈善团体也出钱办会^④。

(一)、孟兰会的活动内容与空间差异

孟兰会主要有念经超度、焚烧纸钱、放焰口、放河灯、赏孤等活动内容。俗传七月初十日鬼门关开了,各家之死鬼均放归各家,所以各寺庙均要超度孤魂。民间则无论贫富,均要烧纸钱赈济孤鬼,“省城之钱纸铺,一年只望中元卖钱。计城内所费约需金钱一百余万,化为纸灰。”^⑤十五日为关闭鬼门关,“都人士异城隍神像出北郭潘间祭孤”^⑥。有些地方由官员主持迎城隍神,办孟兰会,就如城隍会般热闹。七月十五日“县官祭厉迎城隍神出北门,杂扮彩亭仪仗,鬼卒囚徒闹哄喧癫。”^⑦晚上“街市灯火辉煌,钟梵声朗朗四达,以面饼为鬼食,遍抛地上,儿童争拾之。”^⑧有些地方晚上还举行放焰口和放河灯,“以纸为灯,实以油,燃放河中,多至数百盏”^⑨,“钲鼓梵呗,人声水声,嘈杂莫辨,水面灯火如繁星满天,光摇数里。”^⑩

从史料来看,一般情况下各地孟兰会均有念经超度和焚烧纸钱活动,而放河灯、放焰口与城隍出巡并不是各地的孟兰会都有,这就可以体现出其活动的空间差异性。放河灯的地方有华阳、大宁、德阳、广安、叙州府、长宁、酉阳,放焰口的地方有德阳、广安,城隍出巡的地方有华阳、酉阳等地。

2、孟兰会的地理分布

在从宏观上讨论孟兰会的地理分布之前,先看一下孟兰会的举办地。城市中的寺庙一般会举行孟兰会,城外山上寺庙亦会举办。如天全州自初一日至十五“朝老君岩、太元山两处,行人络绎不绝。”¹¹除寺庙外,城内的城隍庙、会馆或街市,城外的厉坛等地也醮金办会,德阳“六省会馆各雇浮屠氏设孟兰盆会”¹²,天全州的“万寿宫有孟兰会。”¹³有些地方的乡村也都要办会,如大竹县“各村里居人延浮屠为孟兰会,施食赈孤。”¹⁴

表 1-2 清代四川孟兰会分布表

府、州、厅名	州、县	合计
--------	-----	----

① (梁)宗懔著 宋金龙校注:《荆楚岁时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7页。

② 梁霞:《浅论唐宋时期佛教孟兰盆会的民俗化》,《文学界》(理论版),2012年,第7期。

③ 同治《增修万县志》,卷十二,风俗志。

④ 民国《泸县志》,卷三,礼俗志。就记载“慈善团体多设孟兰会,作佛事,利幽施孤。”

⑤ 傅崇矩:宣统《成都通览》,上册,巴蜀书社,1987年第5512页。

⑥ 嘉庆《华阳县志》,卷十八,风俗志。

⑦ 同治《增修酉阳直隶州总志》,卷十九,风俗志。

⑧ 嘉庆《三台县志》,卷四,风俗。

⑨ 光绪《大宁县志》,卷一,地理志下,风俗。

⑩ 光绪《广安州志》,卷十一,方物志,风俗。

¹¹ 咸丰《天全州志》,卷二,风俗。

¹² 同治《德阳县志》,卷十八,风俗志。

¹³ 咸丰《天全州志》,卷二,风俗。

¹⁴ 道光《大竹县志》,卷十九,风俗志。

成都府	成都、华阳、温江、新繁、金堂、新都、汉州	7
嘉定府	峨眉、洪雅	2
夔州府	奉节、大宁、云阳、万县、巫山	5
绵州	绵州、德阳	2
龙安府	江油	1
懋功厅	绥靖屯	1
眉州	丹棱、彭山、青神	3
邛州	大邑	1
宁远府	冕宁、盐源、会理	3
顺庆府	南充、广安州	2
绥定府	新宁、大竹	2
潼川府	三台、射洪、盐亭、中江、蓬溪、安岳	6
叙州府	宜宾、南溪、庆符、隆昌、长宁、高县	6
雅州府	天全州	1
酉阳州	酉阳	1
忠州	忠州、垫江	2
重庆府	巴县、长寿、碭江、南川、铜梁、璧山、定远、合州、涪州、江北厅	10
资州	井研	1
保宁府	广元	1

注：本表根据本文附录“清代四川庙会史料汇编”整理。

从清代四川孟兰会分布统计表来看（表 1-2），清代四川举办孟兰会的共有 53 县。重庆府、成都府、潼川府、叙州府和夔州府是孟兰会举办的集中区，重庆府有 10 县，成都府有 7 县，潼川府和徐州府各有 6 县，夔州府有 5 县，其他府州都在 3 县及以下。再从图上来看（图 2），孟兰会呈现带状、团状和点状分布特点。带状有两条，一是从川北的江油到成都再到峨眉一带；一是从川东大宁、巫山到川南高县、庆符一带。团状主要分布于四个区域，一是重庆府的巴县、长寿、铜梁、璧山、定远、合州、涪州、江北厅区；一是成都地区成都、华阳、温江、新繁、金堂、新都、汉州、德阳区；一是川西盆地西南的丹棱、彭山、青神、峨眉、洪雅、井研区。一是川南的宜宾、南溪、庆符、长宁、高县区。这四个团状区中，最为紧密的是成都地区。比较松散的是重庆府区，这主要是由于山地地形造成这样的分布状况。川北的广元，川西的绥靖屯，川西南的冕宁、盐源，川东南的酉阳等地的孟兰会呈现出了点状分布的特点。

三、观音会

观音大士的名号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佛教神祇，观音菩萨自从“进入”中国大地后就开始“中国化”^①，体现最明显的是观音菩萨的形象。正统的佛教观音造

^① 李利安：《观音信仰的中国化》，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4 期。

像与世俗化后的观音形象大相径庭。世俗观音身着白衣，手持白净瓶和杨柳枝，一副慈祥的女性模样，其神通广大，不但可以救苦救难，还能有求必应。特别是人们寄予观音菩萨的送子、保子功能。所以，人们每遇观音会期则进香朝拜，进而发展成为观音庙会。观音会的正期有三天，分别是二月十九日、六月十九日和九月十九日，相传这三天是观音大士的诞辰日、成道日和涅槃日。到了清末，观音会期开始有变化。如成都总府街普准堂、青石桥白衣庵、暑袜街白象庵、半边街大悲庵等处观音会以正月十九日为会正期，不以二月十九日为期。如果放眼民国，观音会期还有三月十九和五月十九两日。观音会的会期天数长短不一，有的一天、几天，有的一月不止。一到会期人声鼎沸，如成都“凡供有观音之寺院，男女杂乱，”^①，绵州“四乡男女，远近沓至。”^②，广安“妇女拜佛烧香如蚁”^③，德阳文星乡观音岩“前来进香求神者达数万人。”^④可见参与庙会者之多。

（一）、观音会的活动内容与空间差异

观音会的活动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进香祈福。“大士生日，民祀以祈福，或祈子。”^⑤“六月十九日为观音大士成道日，县民多至佛寺进香。”^⑥“进香者联络数十里，游人杂沓，喧哗鼎沸。”^⑦有些人为了表示虔诚或是为了赎罪，不惜伤害自己的身体。盐源就有人“焚顶穿肘者”^⑧。第二类是商业贸易。成都县北回龙寺“每岁二月十九乡人市农器于此。”^⑨郫县朝观音会期间，“从西街文昌宫起，经小南街直至圣像寺，沿途摊棚林立，售珠宝玉器及竹木家具特多。”^⑩洪雅地区观音菩萨生日这天，“远近的善男信女都在这天到瓦屋岗给观音敬香，附近的农民趁机运去农副产品到会出售。高庙柳江及雅安的商贩也云集赶会，商品摆满河坝，赶会的人熙熙攘攘，物资交流非常兴旺，一直相沿至解放前。”¹¹。第三类是游玩娱乐。绵州观音会时“香侣云集，履舄交错，饮食之物、戏玩之具，镇衢溢路。又碧水岩、西山观亦各有戏会，距城密迩，士女如云。”由于庙会举办期间“易至聚赌藏奸为害”，“恶其为日既久”，以致“奉督宪常饬禁民间不许演目连戏（此戏每演必一月或兼旬始竣），地方又示禁酬神庙戏不得过三日。”¹²泸县也有“演木偶剧”¹³等酬神活动。

上述活动中最能体现其空间差异的是“求子”活动。一直以来人们对观音有“送子”神力深信不疑。所以，古代人们还专门塑造了送子观音神像，让求子心切的

^① 傅崇矩：宣统《成都通览》，上册，巴蜀书社，1987年第553页。

^② 同治《直隶绵州志》，卷十九，风俗志。

^③ 宣统《广安州新志》，卷三十四，风俗志。

^④ 德阳县志编纂委员会，《德阳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76页。

^⑤ 光绪《蓬溪县续志》，卷五，物宜志，风俗。

^⑥ 嘉庆《金堂县志》，卷二，疆域志，风俗。

^⑦ 道光《德阳县新志》，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122页。

^⑧ 光绪《盐源县志》，卷十一，风光志。

^⑨ 《同治重修成都县志》，卷二，舆地志第二下，风俗。

^⑩ 四川省郫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郫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30页

¹¹ 洪雅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洪雅县志》，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894页。

¹² 同治《直隶绵州志》，卷十九，风俗志。

¹³ 民国《泸县志》，卷三，礼俗志。

人们朝拜。从方志资料来看,记载清代四川观音会中有“求子”活动的地区仅有有蓬溪、彭水两地。笔者揣测可能是由于方志资料少此类记载,而造成四川其他观音会少有求子活动。民国资料中显示乐至、潼南、巴中地区的观音会也有求子活动。

(二)、观音会的地理分布

观音会大多在有观音菩萨的寺庙举行,皆为进香庙会。根据清代四川观音会分布表来看(表 1-3),举办观音会的地方似乎不太多,总共只有成都、金堂、德阳、盐源等 12 个州县有办会,这可能与实际的分布情况有一定的差距。因为笔者也曾收集过民国及现代方志中关于观音会的记载,发现民国时期至少有 56 个县办会,这还不算未记载的乡镇寺庙所举办的观音会。所以,从庙会的传承性来讲,清代四川观音会分布情况应该与民国分布情况的差距不大,资料的缺记可能是导致出现上述情况的主要因素。

表 1-3 清代四川观音会分布表

府、州、厅名	州、县名	合计
成都府	成都、金堂	2
绵州	绵州、德阳	2
懋功厅	绥靖屯	1
宁远府	盐源	1
顺庆府	广安州	1
潼川府	蓬溪	1
叙州府	庆符、长宁、	2
酉阳州	彭水、黔江	1
忠州	垫江	1

注:本表根据本文附录“清代四川庙会史料汇编”整理。

第二节 道教类庙会活动的空间差异与地理分布

虽然清代佛教大盛,“道教日衰”^①,但是人们办道教类庙会的热情并没有衰减。从其种类和数量上讲都超过了佛教类庙会,这大概与朝廷的敕封推崇和道教吸纳了众多民间神祇有关。

一、东岳会

东岳神起源于人们对泰山的崇拜,历代君王对其大加封号,陶弘景把东岳大帝编进了道教神仙体系之中,主宰幽冥界,掌管人之生死。

(一)、东岳会的活动内容与空间差异

^① 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09页。

清代四川东岳会一般在农历三月二十八日左右办会^①。其活动内容可以分为三类。其一，进香演剧。开展这一活动主要分布于青神、大邑、仪陇、资阳等县。青神县东岳神寿诞之期，“演戏进香如土主会”^②，大邑“东岳大帝圣诞，城东有庙，亦演传奇申祝。乡村市镇有庙处所亦然。”^③仪陇“以优伶一部演剧数日，香火不绝。”^④庙会期间演戏的花费其实很高，资阳县办东岳会时“演戏十日，其乐部必觅于省城，约费三四百金，岁以为常。”^⑤这一部分钱主要来自于会首的募集。其二，昇神出巡。这一活动主要分布在成都和盐源的盐井两地。成都举办的东岳大帝出巡，可谓盛世空前。《成都通览》详细的记载了其出巡的详细情况：

出驾前数日，即经会首遍贴斋戒黄纸告白，并晓喻巡幸街道，打扫洁静。至期则各街道搭五色天花棚，或迎驾之彩台，香花灯烛。二十七日，彻夜达旦。盐道街、南门大街等处，迷信尤甚。出巡之日，两首县之差役、武边之兵丁，多与其事，装出牛鬼蛇神及许愿枷仗各犯状，挂灯于体上者，縹□者，种种怪象。神轿后随行跟香者，尚数百人，哄动城乡。男女杂沓，妇女虽受人调笑，被人拍摩，亦不怨也，其实看神驾之人甚少，藉以看妇女之人甚多也。圣驾经过，男女家家焚香膜拜。俗语有云：鼓楼南街衣铺之老陕，一年都在打瞌睡，只有四月二十八日是醒的。可见是日游人太多，虽睡者亦不睡矣。^⑥

除成都外，抬东岳大帝出巡的地方还有盐源盐井“以像巡，如城隍会”^⑦。其三，商品交易。其实，一般在举办庙会的时候，都会有或多或少的商贩，兜售商品，我们这里讲的是有记载而且商品交易比较繁盛情况，文下皆同。清代四川东岳会时，成都和彰明等地区贸易比较兴盛，其他地方暂没有见到相关记载。成都会期当天“男女杂沓”，“百货鳞萃”^⑧。彰明县的东岳会时，还形成专门“鬻农器”^⑨的集市。

（二）、东岳会的地理分布

^① 成都四月二十八日举会，除此之外可能还有正月办会的地点。同治《大邑县志》，卷十一，《寺观》中记载“正月十二日，回辇，复演剧四日”（转引自林移刚：《清代四川民间信仰地理研究》，西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53页。）笔者所看到的同治版《大邑县志》缺页，没有搜集到这条资料，但是笔者看到了民国《大邑县志》卷四，学校志，风俗中与同治版记载相似。“初九日，城东俗宗出巡，西关外里许法演剧三日，十二日回辇，复演剧数日，名曰东岳胜会”，这里暂不纳入清代情况讨论，特此说明。

^② 光绪《青神县志》，卷十八，风俗志。

^③ 四川省大邑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印，《清乾隆〈大邑县志〉校注》，1998年，第185页。

^④ 同治《仪陇县志》，卷二，輿地志，风俗。

^⑤ 嘉庆《资阳县志》，卷二，风俗。

^⑥ 傅崇矩：宣统《成都通览》，上册，巴蜀书社，1987年，第550页。

^⑦ 光绪《盐源县志》，卷十一，风俗志。

^⑧ 傅崇矩：宣统《成都通览》，上册，巴蜀书社，1987年第73页。

^⑨ 同治《彰明县志》，卷十九，风俗志。

清代四川东岳会分布于成都、金堂、青神、大邑、盐井、越嶲、仪陇、夹江、彰明、资阳这 10 个地方。

表 1-4 清代四川东岳会分布表

府、州、厅名	州、县名	合计
成都府	成都、金堂	2
眉州	青神	1
邛州	大邑	1
宁远府	盐源（盐井）、越嶲	2
顺庆府	仪陇	1
嘉定府	夹江	1
龙安府	彰明	1
资州	资阳	1

注：本表根据本文附录“清代四川庙会史料汇编”整理。

二、文昌会

文昌会的兴起与文昌信仰广泛传播是相关的。文昌帝君又叫梓潼帝君，梓潼神原与四川梓潼地区的张亚子相关，后来被道教编入神仙体系之中，主管文运之事。自隋唐科举制实行之后，文人们为了登科及第而祭祀文昌神。相传农历二月初三日是文昌神的诞辰，文人们都集会于各地的文昌宫或文昌祠等地祭祀，后来发展成为文昌会或梓潼庙会。文昌会的会期大都集中在农历的二月初三日这天。而屏山县一年举行两次文昌会，一次是二月初三日，一次是八月初二日。

（一）、文昌会的活动内容与空间差异

文昌庙会活动归纳起来大概有五项。一是进香祈祷。二月初三文昌会期时，官员、绅士等人“具猪、羊、鸡、酒香楮致祭，以帝君权衡禄嗣故祈”，特别是“男决科者，多致敬焉。”^①。西阳州城“文昌帝君诞辰，州县官遵制祭祀外，绅士亦有私祭。”^②江油县“城内各官致祭，绅士颁胙。”^③青神县文昌夫子寿诞之时，“绅士必于庙中庆祝，亦有演戏进香者”^④。二是宴会饮福。文人们认为喝了文昌祭酒后，文运畅通，能登科及第。眉州“祀梓潼神君，各村塾宴会。”^⑤丰都“都人士集文昌宫作会，赛神饮福。”^⑥彭山县“文昌帝君诞辰，庠士庆祝，师儒、官吏相聚饮福。”^⑦新宁县“祀文昌帝君，各私塾亦宴饮。”^⑧三是赛神演剧。华阳“城乡

^① 嘉庆《温江县志》，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54页。

^② 同治《增修西阳直隶州总志》，卷十九，风俗志。

^③ 道光《续纂江油县志》，卷三，风俗志。

^④ 光绪《青神县志》，卷十八，风俗志。

^⑤ 嘉庆《眉州属志》，卷九，风土志。

^⑥ 光绪《丰都县志》，卷一，輿地志，风俗。

^⑦ 嘉庆《彭山县志》，卷三，风俗志。

^⑧ 同治《新宁县志》，卷三，风俗。

文昌祠咸演剧祀神，东郭江上灵宫为尤盛。”^①洪雅“遂有娱神演剧者”^②，邛州士子“亦有演戏庆祝者。”^③大邑县文昌帝君诞辰日，“士庶演剧庆祝。”^④盐井办会时还“谈演《大洞仙经》，盖越嵩有紫府飞霞，故俗尤恭敬，其声乐则沿滇俗焉。”^⑤珙县“设笙乐、杂剧，作文昌会。”^⑥从搜集到的史料来看，文昌会在乡村办会者也较为广泛，亦有祭祀、演戏等酬神等活动。江油“祭文昌帝君，乡村有演戏者。”^⑦大竹“祀文昌帝君，舞彩设筵，士民齐集咸乐，各村市亦如之”^⑧。

以上三种活动，文昌会都普遍具有。而以下两点既能体现其活动的特色，也能呈现其空间特性。

一是文昌会中的“祈子嗣”活动。从目前搜集到的资料来看，祈子活动只存在于盐亭县。二月初三日这天，盐亭人们会集于盐亭的赐紫山朝拜文昌。赐紫山刚好和赐子谐音^⑨，所以人们会在这天祈祷文昌帝君送子，并会在打儿崖做幌果戏，掷中人就会被认为是得到了文昌帝君的赐子。乾隆《盐亭县志》记载“都人士女，集赐紫山，作会赛神，并祈子嗣。有打儿崖幌果戏，掷中者为得子。男女杂沓，越宵方散，近似桑中之俗，不能禁也。”^⑩

二是文昌会中的集市贸易活动。办文昌会时，人们还会进行商业贸易。清代四川方志资料显示，只有彰明县城、大堰场和青莲场在举办文昌会时，有“鬻四民器物”^⑪的商贸活动。民国时期在举行文昌会时，绵阳、珙县和安县三个地方有市贸易。如安县“四方商贾毕至，城乡男女赛会，至有交夜分乃散。”^⑫其他地方少有相关记载。

（二）、文昌会的地理分布

一般说来，有祭奉文昌的地方，都会有文昌会，城乡没有多大差别。嘉庆《南充县志》就记载“城市乡村凡建有文昌宫者，无不演戏迎神，以祈福庇。”^⑬同治《南溪县志》也说“县、镇、村塾各醮金宴会”^⑭。而囿于史料的限制，目前没搞清楚乡村办会的分布情况，只能观察到现有史料所记载文昌会的分布情况。从表 1-5 来看，清代四川有至少有 38 个县举办文昌会。其中川南叙州府占 5 个县，成都府与重庆府各有 4 县，眉州、邛州和顺庆府各有 3 县。从文昌会的分布图来看（图 3），其呈现两个两个特点。其一，文昌会密集分布于川西平原及平原南部

^① 嘉庆《华阳县志》，卷十八，风俗志。

^② 嘉庆《洪雅县志》，卷三，风俗志。

^③ 嘉庆《邛州直隶州志》，卷六，风俗志。

^④ 四川省大邑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印，《清乾隆〈大邑县志〉校注》，1998 年，第 184 页。

^⑤ 光绪《盐源县志》，卷十一，风俗志。

^⑥ 光绪《珙县志》，卷五，风俗志。

^⑦ 道光《续纂江油县志》，卷三，风俗志。

^⑧ 道光《大竹县志》，卷十九，风俗志。

^⑨ 冯静武：《二月初三祀文昌：文昌帝君信仰与民俗》，《中国道教》，204 年第 1 期。

^⑩ 乾隆《盐亭县志》，卷一，土地部，时序。

^⑪ 同治《彰明县志》，卷十九，风俗志。

^⑫ 民国《安县续志》，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年，第 127 页。

^⑬ 嘉庆《南充县志》，舆地志第一，风俗。

^⑭ 同治《南溪县志》，卷三，风俗志。

地区。主要有金堂、温江、华阳、新津、大邑、邛州、蒲江、彭山、眉州、青神、井研等县。其二，川东、川东北、川南的文昌会呈现相对分散的点状分布。

有学者认为川南地区文昌会分布较少与川南地区文昌祠密集的情况不对等，并认为“这种以娱人为主题的文昌崇祀活动并不盛行”^①。笔者观之，川南地区举办文昌赛会的其实还有很多，只是资料没有明确记载其举办地，比如同治《南溪县志》记载“县、镇、村塾各醮金宴会”^②，镇村一级所举办的文昌会可能还会很多，只是我们在统计的时候仅仅是把南溪县当为一处计算，并没有考虑到资料缺失的情况。如果我们放眼民国就有更多的资料支撑。筠连县“城区有文昌宫，乡区有文昌庙。凡文人学士这天都要到庙集会，祈求文昌夫子保佑文运亨通，青云直上。”^③关于川南地区“以娱人为主题的文昌崇祀活动并不盛行”的观点，可能也需要我们重新考量。光绪《珙县志》记载了珙县在办文昌会时“设笙乐、杂剧，作文昌会。”^④可以说人们在会前还是做了充分的准备的，参与的热情也比较高涨。民国时期的珙县的文昌会“会前地方人士充分准备，到期举行盛大的游行。……附近各族人民、男女老少，填街塞巷，热闹非凡。乡民买卖锄犁、撮箕，远近商贩设摊收货，为每年初春一次自发性的物资交流会。入夜燃放五彩缤纷的烟花伞、放孔明灯。龙灯、狮灯、车灯一齐出动，通宵达旦，人流潮涌，盛况超过元宵佳节。”^⑤兴文县也有“赛文昌”的买卖活动。^⑥从这些史料来看，川南地区人们办文昌会还是比较有热情的，活动内容也比较的丰富多样，既有娱神也有娱人的活动。

表 1-5 清代四川文昌会分布表

府、州、厅名	州、县名	合计
成都府	华阳、温江、金堂、新津、	4
嘉定府	洪雅	1
夔州府	万县	1
龙安府	江油、彰明	2
眉州	眉州、彭山、青神	3
邛州	邛州、大邑、蒲江	3
宁远府	盐源盐井	1
顺庆府	南充、营山、广安	3
绥定府	新宁、大竹	2
太平厅	太平县	1
潼川府	盐亭	1
泸州	纳溪、江安	2

^① 林移刚：《清代四川民间信仰地理研究》，西南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第27页。

^② 同治《南溪县志》，卷三，风俗志。

^③ 筠连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筠连县志》，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第744页。

^④ 光绪《珙县志》，卷五，风俗志。

^⑤ 四川省珙县志编纂委员会，《珙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30页。

^⑥ 民国《兴文县志》，卷三，礼制，风俗。

叙州府	南溪、庆符、珙县、屏山、马边	5
雅州府	天全	1
酉阳州	酉阳	1
忠州	丰都、梁山	2
重庆府	江津、綦江、铜梁、涪州	4
资州	井研	1

注：本表根据本文附录“清代四川庙会史料汇编”整理。

其实，关乎古代科举文化类的庙会还有农历七月初七日举行的魁（奎）星会、八月二十七日举办孔圣会，下一节有介绍。

三、老君会

老君也称老子。老子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哲学家。老子从汉代开始神化，张陵创正一道时，以老子为教主，并以《道德经》作为道教的经典。唐王朝时期将老子的神化推向高潮，老子不断得到加封。民间对这一道家教主更是大肆崇拜，后来太上老君还成为了五金行业的保护神，并奉他为行业始祖，每逢会期皆办会崇祀。老君会一般以农历二月十五日老子诞辰为会期，还以有三月十五日^①、六月十六日^②和九月初九日^③为会期者。

（一）、老君会的活动内容与空间差异

成都“青羊宫赛会”是四川地区比较典型的老君会。清代成都毗邻华阳，两县民众都在青羊宫参会。会期人们多进香祭祀太上老君，除此之外人们还购买各种货物，主要以是农器、蚕器为主。“青羊宫祭赛，花市极盛，百货咸集，农器、蚕器尤多。”^④川南老君会时，人们买卖的农器，以铁器为主，既而老君会被称为“铁匠会”。川南的峨边沙坪老君庙和毛坪老君庙在每年三月办会，铁器销售兴旺。其原因是“清嘉庆年间，外地移民增多，铁器需求增加，峨眉、乐山等地的铁货不断运进，铁匠也随之迁入定居。由于铁匠人数增多，老君会便又称铁匠会。”^⑤

成都青羊宫老君会“坐守一夜”的坐香活动体现了其活动的空间特性，其他老君会没有见到类似的活动。坐香活动可能是到了晚清才兴起的，因为《同治重修成都县志》与嘉庆《华阳县志》都没有记载守夜坐香的活动，宣统时期的《成都通览》才记载有此类活动。“（青羊宫）唐之古庙也，省城南门外西南隅五里。二月开会，游人众多。二十五日为老君生日，四乡妇女于十四日夜到大殿上，男女杂遯，坐守一夜，名曰坐香。”^⑥其实，参与“坐香”的香客可能并不关注进香的对象，只是为了参与到庙会之中。坐香的人们“念佛号敬香者，十五日络绎不绝。

^① 嘉庆《华阳县志》，卷十八，风俗志。

^② 乾隆《屏山县志》，卷一，輿地志，风俗。

^③ 中江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中江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01页。

^④ 《同治重修成都县志》，卷二，輿地志第二下，风俗。

^⑤ 峨边彝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峨边彝族自治县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第606页。

^⑥ 傅崇矩：宣统《成都通览》，上册，巴蜀书社，1987年第548、549页

李老君本道教，乃愚民念佛朝之，可发一笑”^①，可见这些香客另有他图，后来经警察总局禁止了坐香活动。

（二）、老君会的地理分布

清代举办四川老君会的地区分布于成都县、华阳县、屏山县等地区。民国资料显示新繁、新津、洪雅、峨边、中江、蓬溪、筠连、苍溪等县也会举办老君会。

四、城隍会

城隍源于古代祭祀，后经道教演衍成地方守护神。明太祖对城隍神进行了封爵定品后，一般县级及以上城市都建有城隍庙。而且，新县官上任时首先就要祭拜城隍，“清制县官上任预示接印日时，届时新官具公服衙署公务人等，排仪仗，引新官先诣城隍庙，陈牲醴致告。”^②清代一些乡镇也建有城隍庙。

（一）、城隍会的活动内容与空间差异

城隍会基本上是各县最大的庙会，“城隍诞辰，演戏辄匝月，为邑中神会之最。”^③会期当天除县城居民外，各乡民也“醮金结社，入城与会”^④，会期“远近辐辏，不下万余人”^⑤，可见城隍庙会之盛。庙会活动内容主要有城隍出驾、集市贸易、演戏娱乐和献祭大蜡四个方面，城隍会一般都包括了前三项内容，而献祭大蜡是具有地域性的，能够体现出其空间差异性。

城隍会时各地醮金聘优伶演戏数日，“邑市镇醮金演戏，至十余日。”^⑥越嶲大树堡办会时，“办社火有高桩、有一切各戏。”妇女们也走出闺房，出来看会。书馆学生这天也不上学，“各乡村老幼男女沿街填塞，习俗沿流，年年如是。”^⑦洪雅“城隍神诞，皆演剧，极为烦嚣。”^⑧资阳办会时，还从省城请来乐部，其演戏赛神长达四十二日，“约费千余金”^⑨，人们都习以为常。

城隍出驾是庙会活动观者最多、最为热闹的活动。崇宁县“是日城乡小儿装扮鬼卒百余，随神游街，观者云集。”^⑩青神县“城隍出游四街诸会从之，前呼后拥，真壮观也。”^⑪盐源盐井“城隍会，舁神出庙游街，扮演判卒，狰狞丑怪，俱头虎首，举国若狂，较烛会尤盛，男女献花进香者塞途也。”^⑫此类记载还有很多，如下两条比较详细记载了城隍出驾是具体内容。

光绪《大宁县志》：“先期二日，扮土地、驿丞诸故事出巡，日打扫街道。数日内有雨，谓之洗街雨。神诞前一日出会，扮杂剧，抬游街市，日亭子。扮鬼卒

^① 傅崇矩：宣统《成都通览》，上册，巴蜀书社，1987年第548、549页

^② 民国《巴县志》，卷五，礼俗志。

^③ 道光《新津县志》，卷十五，风俗志。

^④ 道光《蓬溪县志》，卷十五，风俗。

^⑤ 嘉庆《彭山县志》，卷三，风俗志。

^⑥ 嘉庆《井研县志》，自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192页。

^⑦ 光绪《越嶲厅全志》，卷十，风俗。

^⑧ 嘉庆《洪雅县志》，卷三，风俗志。

^⑨ 嘉庆《资阳县志》，卷二，风俗。

^⑩ 嘉庆《崇宁县志》，卷二，风俗志。

^⑪ 光绪《青神县志》，卷十八，风俗志。

^⑫ 光绪《盐源县志》，卷十一，风俗志。

者，多至百余人。又有无常、鸡爪神等类，例皆乡人许愿为之。每至闹市，排列成行，以铁叉交互击刺，口中咸作胡哨声，俗谓必如此能逐祟，殆亦乡人傩之意欤。少顷，盛陈仪仗，奏音乐，会首、庙祝扈从出驾，神坐八人露车，逍遥过市，周行城隅。沿街焚香致敬，观者如堵墙。”^①

光绪《广安州志》：“城隍诞辰，前后赛会，男女百十为群，首青巾，腰黄袿鼻，手小凳，插香于上，口诵经似歌似谣，数步一拜，旗伞香亭，钲鼓木鱼聒耳，曰烧架香、曰烧拜香。先一日优巫扮土地骑马，鬼卒鸣锣，曰清扫街道。次日，舁城隍及夫人像出行，通城仪仗，卤簿二十八宿幢幡宝盖之属。绵亘络绎，饰功曹、鬼判、无常、金童玉女、八仙诸故事，房班约总，执香盘、香炉前导，人家设香烛茶果迎拜，焚纸钱爆竹。”^②

从上面来看，城隍会是集娱人娱神于一体的庙会。无论从办会的规模，还是办会的娱神活动，城隍会应当是所有庙会当中最热烈的。

庙市是庙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至于以前的学者们都称庙会为庙市。城隍会是一个综合性的庙会，集市贸易是不可或缺的。新繁县城隍会时“百工万货刻期而至。”^③金堂“乡镇士女骈集喧闹，市为之哄。”^④可见其兴盛程度。雅安每遇城隍会时还形成了专门的农具市场，“江干鬻农器三日”^⑤。

城隍会时，祭祀大蜡是比较有特色的一项活动，分布于德阳、彭山、铜梁、名山等县。名山县祭祀城隍时，特别的奢侈，“制巨烛约千二、三百斤，以献于神，至迎神日，从神像出游，旋舁入庙，燃之可至次年。”^⑥德阳也于会期供献大蜡，“灯烛辉煌照澈如白昼，达旦不息。”^⑦献祭大蜡其实花费不菲，一般是行业、个人的摊派和捐赠，而“邑人欣助”^⑧。其实，献祭大蜡不仅体现人们对城隍神虔诚的崇敬，其背后可能还折射出，人们或行会是有经济实力来支撑这项活动的。移民后的清代四川经济得到了持续快速的恢复和发展，这为庙会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

（二）、城隍会的地理分布

在讨论城隍会的空间分布之前，先看一下城隍会期月份的空间差异性。各地办城隍会的时间是有差异的，城隍会期的月份分布情况如下表 1-6。表中统计了 51 个城隍会的会期时间。从表中来看正月、九月与十二月暂未看到有办会的地方。二月有峨眉、夹江、大宁、大竹、井研等 9 个地方办会，四月有绵州、德阳、彭山、仪陇、高县、铜梁等 6 个地举会，六月、八月和十一月各有 2 个地方办会，七月和十月各占 1 个。而五月共有 23 个地方办会，是办会最为集中的月份，占了

^① 光绪《大宁县志》，卷一，地理志下，风俗。

^② 光绪《广安州志》，卷十一，方物志，风俗。

^③ 同治《新繁县志》，卷三，地輿志下，风俗。

^④ 嘉庆《金堂县志》，卷二，疆域志，风俗。

^⑤ 光绪《雅安历史》，卷四，风俗篇。

^⑥ 光绪《名山县志》，卷九，风俗志。

^⑦ 同治《德阳县志》，卷十八，风俗志。

^⑧ 嘉庆《资阳县志》，卷二，风俗。

有效样本的 45%，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城隍会期在各月分布不均？又为什么多集中在五月呢？有学者认为有两点原因，一是由于办会耗资巨大，而且办会时间一般较长，因此各州县会根据各县的生活节奏和生产安排来灵活安排。二是清代四川没有专门人来充任城隍神，而且也是为了错开三巡会^①。笔者也基本赞同这一观点，但更倾向于第二点。由于清代城隍神没有专门人来充任，官方或民众就会选择自己的城隍神，其选择的标准是殉国而死的忠烈之士，或是符合儒家标准正直的历史人物。而他们自己选择的城隍生辰是不一样的，大都城隍会是以“为城隍诞辰”^②或为“城隍夫人诞辰”^③为会期的，所以，会期月份分布不均的很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各个地方所崇拜城隍神的诞辰不一样而造成的。

表 1-6 清代四川城隍会期月份分布表

月份	府州城隍会	县城隍会	镇城隍会	合计
二月	成都府	峨眉、夹江、大宁、大竹、井研	大宁盐场、盐源盐井镇、越嶲中所坝	9
三月	保宁府	双流、青神、蒲江、名山		5
四月	绵州	德阳、彭山、仪陇、高县、铜梁		6
五月	汉州、嘉定府、广安州、天全州	金堂、崇宁、新津、洪雅、荣县、彰明、绥靖屯、丹棱、冕宁、越嶲、南充、营山、新宁、马边、雅安、资阳、云阳	营山京都、越嶲大树堡	23
六月		蓬溪、筠连		2
七月	成都府			1
八月		崇庆、阆中		2
十月	成都府			1
十一月		新繁、金堂		2
无		资阳、		1
合计	9	38	5	52

注：本表根据本文附录“清代四川庙会史料汇编”整理。表中“无”代表文献中没有记载城隍会的会期。由于清明节日期不定，但总在农历二、三月，这里为了方便统计清明皆视为二月。一年之内可能同地区有多次城隍会，皆分开计算。对于府县城隍同时出巡者，只计一次且算作府城隍会。

从目前的资料统计来看（表 1-7），有 45 个地方举办城隍会。成都府、顺庆府、宁远府举办城隍会较多，成都府有 7 地办会，顺庆府和宁远府各有 5 个地方办会。嘉定府和叙州府也各有四县办会，其他府州均在 3 个及以下。从图 4 来看，城隍会分布呈现出一中心区、三次中心和多点分布的态势。北从彰明，南到峨眉，西

^① 林移刚：《清代四川民间信仰地理研究》，西南大学博士论文，2013 年，第 85 页。

^② 道光《新津县志》，卷十五，风俗志。类似记载的还有嘉庆《汉州志》、同治《德阳县志》、嘉庆《彭山县志》、光绪《青神县志》、光绪《广安州志》、嘉庆《资阳县志》、咸丰《云阳县志》等。

^③ 咸丰《云阳县志》，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上，第 281 页。

从天全，东到资阳为中心区，这一区域是以成都平原及其周围山地组成的区域，共有 23 个地方举办城隍会。三个次中心为宁远府的北部、叙州府的东南部、顺庆府及周围地区。这三个次中心相较城隍会分布的中心区来说，数量相对较少，集中程度也不如中心区。其他地区则呈现点状分布，特别是川西高原地区也有举办城隍会，绥靖屯的城隍会就是个例子。

表 1-7 清代四川城隍会分布表

府、州、厅名	州、县、乡	合计
成都府	成都、双流、新繁、金堂、崇宁、新津、汉州	7
嘉定府	峨眉、洪雅、夹江、荣县	4
夔州府	大宁、云阳	2
龙安府	彰明	1
绵州	绵州、德阳	2
懋功厅	绥靖屯	1
眉州	丹棱、彭山、青神	3
邛州	蒲江	1
宁远府	冕宁、盐井、越嶲、越嶲（中所坝、大树堡）	5
顺庆府	南充、营山、营山（京都）、仪陇、广安	5
绥定府	新宁、大竹	2
潼川府	蓬溪	1
叙州府	庆符、高县、筠连、马边	4
雅州府	雅安、天全、名山	3
重庆府	铜梁、	1
资州	资阳、井研	2
保宁府	阆中	1

注：本表根据本文附录“清代四川庙会史料汇编”整理。

据不完全统计（见表 1-8），德阳、广安、云阳、蓬溪、金堂等地在举办城隍会时，还会有城隍娘娘出巡的活动。德阳县就专门为城隍娘娘办会，“俗传（四月初八）为城隍夫人生辰，故妇女进香尤多，来必以夜，谓夫人之义主乎阴也。灯烛晖光，照彻如昼，达旦不息，阶墀廊庑有遗簪堕珥焉。官尝设禁，惟许白日演戏致祀而已。”^①云阳“俗传城隍夫人诞辰，是日城内妇女皆靓妆丽服，齐集庙中，醮钱为会，酣饮终日而散，亦敝俗也。”^②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是因为清代的配祀现象比较的普遍，并延续到了民国。人们把现实当中的官员生活附着在城隍神的身上，以当时礼制来崇敬他，以更好的保护城民们。

表 1-8 清代四川城隍娘娘出巡分布表：

^① 道光《德阳县新志》，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年，第 123 页。

^② 咸丰《云阳县志》，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上，第 281 页。

月份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无
清	德阳	广安州、云阳	蓬溪				金堂	
民国	隆昌	洪雅、理县、 叙永城北、云 阳		盐边	眉山	雅安		峨边大堡镇、 峨边沙坪场

说明：本表根据本文附录“清代四川庙会史料汇编”整理。“城隍娘娘出巡”指城隍会时有“城隍娘娘”、“夫人”、“妻妾”参与其中，或就为城隍娘娘会者。

五、娘娘会

娘娘神一般是指道教的碧霞元君，碧霞元君是道教重要的女神之一。明清时期四川地区修建了很多的娘娘庙，人们在娘娘诞辰日也办会酬神，演变成了庙会。清代四川地区称之为娘娘神的还有一些民间信仰神，如痘麻娘娘、送子娘娘、三圣娘娘等。会期皆为三月初三日，其庙会主要是举行“抢童子”的求子活动和庇佑童子的活动。《成都通览》较为详细的记载了“抢童子”活动。三月三日成都延庆寺、娘娘庙各处“演剧酬神，会首则大肆饗餐，并用木雕之四五寸长童子、童女若干，在神殿前抛掷丛人处，俟人之争抢。抢得童者，即于是夜，用鼓乐、旗伞、灯烛、火炮，将木童置于彩亭中，或用小儿抱持，送与亲戚中无子女者。该亲戚即衣冠招待，肆筵宴宾，比真正得子者尤为热闹，有接童子费至数十至百金者。”^①若灵验则还要送回童子，送回的童子更是争抢不已。这段材料除了反映娘娘会热闹之外，还说明当时人们对子嗣的重视和渴望。清代办娘娘会的地方有：成都（延庆寺、娘娘庙）、金堂、德阳（东岳庙、真武宫）、绥靖屯。

表 1-9 清代四川有“求子”活动庙会统计表

娘娘会	成都（延庆寺、娘娘庙）、金堂、德阳（东岳庙、真武宫）、绥靖屯
童子会	天全州城西毓麟祠
三婆会	洪雅、彭山
文昌会	盐亭
金马山会	越嶲
观音会	蓬溪、彭水
壁山会	德阳

注：本表根据本文附录“清代四川庙会史料汇编”整理。

除了娘娘会之外还有很多庙会有涉及求子活动。如童子会、三婆会、文昌会、壁山会、观音会等。天全州童子会活动内容与娘娘会相似“每于演戏庆求嗣验者，雕刻童子送庙号还童子”^②。三婆会有洪雅、彭山两县举办，彭山县三月三日为“媒

^① 傅崇矩：宣统《成都通览》，上册，巴蜀书社，1987年第549页。

^② 咸丰《天全州志》，卷二，风俗。

神圣母降诞，士人名为三婆会，演剧庆祝，妇女求子者杂沓。”^①越巂厅的金马山会“凡男女无子者，许童子愿。生子者，还童子愿。有送童子还愿，方经通说为人抢去者，有刚至庙门为人抢去者，有所抢童子被人夺者，自早至午喧阗半日谓之抢童子。得者喜笑而去，方还愿。而被抢去者，亦不深怪。”^②

笔者对清代四川地区庙会中所涉及“求子”类活动的做了统计（见表 1-9）。从表中来看，有“求子”类活动的庙会种类很多，反映出了人们对子嗣的强烈愿望，也说明清代四川举行的庙会活动带有一些功利性。从清代四川有“求子”活动庙会分布图来看（图 5），此类庙会分布比较分散，德阳有两种庙会都有“抢童子”的活动。这样的分布情况只代表笔者目前收集到的资料而言，还需要进一步的资料充实。因为笔者发现民国时期一些地方突然出现了很多的娘娘会，而清代方志中并没有记载。拿娘娘会来说，民国资料反映出来的娘娘等会的分布是比较广泛，仅民国温江县就有和盛乡、清平乡、三圣乡、踏水乡、隆兴乡、永盛乡、平安乡娘娘店、平安乡县华寺、寿安乡止水庙、寿安乡吴家庵、毗卢乡等 11 处举办娘娘会^③，会期也各不一样。从庙会活动的传承上讲，清代温江地区应该也会有娘娘会。造成这样的原因很可能是嘉庆《温江县志》和其后民国版《温江县志》没有记载相关娘娘会，而新编《温江县志》才有了较为完整的记载。

六、土地庙会

土地是道教神祇里比较有名的神，因为土地庙分布极为广泛，路旁、街道、桥头、渡口、庙门等地都建有土地庙。谚云“一方有个人，一方有个神”，故土地小庙为多。根据土地的不同职能，土地神分为秧苗土地、花园土地、桥梁土地、门土地神等。《汉源县志》中比较详细的记载各个土地神及各自的报赛之人，“七月七日城乡俱作土地会。曰高山土地，古山神也，山农猎户祀之。曰桥梁土地，古河伯也，水居祀之。曰青苗土地，古田祖也，田农祀之。曰长生土地，古中霤也，人家中堂龕下祀之。别有庙门、花园、欄棚各土地，隐然以社会口人司事相比拟，其敬祀殆未可解矣。”^④土地神还与古代的“社”有关。陈宝良认为“社”的含义有五种，其中之一就是指土地神^⑤。每年的春祈秋报也与土地有关，道光《夔州府志》记载社曰“今俗有土地会”^⑥之称。所以，土地庙会包括方志中记载的“土地会”、“青苗会”、“秧苗会”、“田祖会”、“春、秋社会”等，笔者把“青苗会”、“秧苗会”、“禾苗会”归为青苗土地会，其他两种各自为会^⑦。

（一）、土地庙会的活动内容与空间差异

^① 嘉庆《彭山县志》，卷三，风俗志。

^② 光绪《越巂厅全志》，卷十，风俗。

^③ 四川省温江县志编纂委员会：《温江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825页。

^④ 民国《汉源县志》，卷八，风俗志。

^⑤ 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页。

^⑥ 道光《夔州府志》，卷十六，风俗志。

^⑦ 在方志记载中，三类土地会比较混乱，其界限可能不是那么的明确。但是这三类土地庙会肯定是有区别的，因为这三类土地庙会在同一个地方有交叉，如峨眉县既有土地会，也有青苗会，忠州既有土地会，也举办春秋社会。除此之外，各自会期也有区别。这足以说明它们之间是有区别的。

青苗土地会^①，也叫秧苗会、禾苗会、田祖会等。从名称就可以判断，其会主要是农家在乡村举行的庙会。《新繁县志》就云“秧苗土地则为农人报赛之处，此犹有古祀八蜡之遗意义。”^②青苗会的会期集中在四月和六月（见表 1-10），四月“乡人于栽种毕，农工稍闲”^③，“妇女供蚕，缲盆浴茧，新丝始成。男子插秧，三耨既毕。”^④六月“耕耘已毕”^⑤，除了这两月，还有一些地方是在秋收之后报赛青苗土地神的，德阳“秋收毕，咸赛青苗土地会，以报之。”^⑥这时农家才有时间办会。他们办会的目的是报赛田祖“以除螟腾蠹贼，以祈顺成”^⑦，“过会则苗不生虫。”^⑧报赛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祭祀演戏，一是抬神巡游，有“迎猫祭虎遗意”^⑨，即“《大雅》祀田祖意也。”^⑩演戏酬神的地方有营山“农民出资，比户数十家，于高阜处演傀儡戏，以祀田祖。”^⑪汉州“间有演剧者”^⑫，垫江“乡农集资演傀儡灯影等剧，驱除蝗蝻，豫祈丰稔。”^⑬德阳“各里首事恒募钱演戏于社祠中，以祈谷于土谷之神。”^⑭蓬溪“醮钱演傀儡，乐稷神”^⑮，广安州“择日演剧祈田祖，去蠹贼。”^⑯还有筠连、秀山、岳池、大竹、江油、井研的土地会也会演戏酬神。抬土地神出巡的活动并不是处处皆有，目前所收资料仅见于汉州和德阳两地。汉州“击鼓烧钱，舁神周巡四隅。”^⑰德阳“击鼓焚楮钱，舁神巡行陌阡，以除螟腾蠹贼，以祈顺成。”^⑱

土地会^⑲一般在各地的土地堂、土地祠和土地庙举行，每年有数次不等。其会期多集中于七月，各地活动虽大同，但各有侧重。如成都城内正月土地会就侧重

^① 李文清根据民国《乐山县志》所载“六月六日祀青苗神，盖社公也。蜀之民或以谓祀赵昱及庞士元。今俗皆曰川主会。”就判断“青苗会与川主会并没有严格区别”。（参见李文清：《明清四川岁时习俗的区域差异研究》，西南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第30页。）其实，嘉庆《乐山县志》与嘉庆《峨眉县志》也有同样的说法，但笔者并不认同。因为这段材料说明的是两个问题。一是乐山、峨眉地区的人们把赵昱及庞士元既当做川主神，也当做青苗土地神。二是“皆曰川主会”的“皆”字表明在人们的话语当中，是把青苗会也叫做川主会，但不能说青苗会就是川主会，也不能说明两者没有区别。笔者推测是由于青苗会与川主会的会期都是在六月，造成了人们把两者混在了一起。

^② 民国《新繁县志》，卷四，礼俗。

^③ 嘉庆《汉州志》，卷十五，风俗志。

^④ 宣统《广安州新志》，卷三十四，风俗志。

^⑤ 同治《营山县志》，卷十，輿地志，风俗。

^⑥ 道光《德阳县新志》，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122页。

^⑦ 同治《德阳县志》，卷十八，风俗志。

^⑧ 同治《营山县志》，卷十，輿地志，风俗。

^⑨ 嘉庆《汉州志》，卷十五，风俗志。

^⑩ 嘉庆《眉州属志》，卷九，风土志。

^⑪ 同治《营山县志》，卷十，輿地志，风俗。

^⑫ 嘉庆《汉州志》，卷十五，风俗志。

^⑬ 光绪《垫江县志》，卷一，輿地志五，风俗。

^⑭ 道光《德阳县新志》，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123页。

^⑮ 光绪《蓬溪县续志》，卷五，物宜志，风俗。

^⑯ 宣统《广安州新志》，卷三十四，风俗志。

^⑰ 嘉庆《汉州志》，卷十五，风俗志。

^⑱ 同治《德阳县志》，卷十八，风俗志。

^⑲ 这里是指出去秧苗土地会、青苗土地会、田祖会、春秋社会之外的土地会。这一部分跟春、秋社会有交叉，这里以方志原文记载“土地会”为准。下同。

于买卖交易，“每岁孟春中旬百货聚集士女如云，凡三日而散。”^①到了清末则“售兰草为大宗货品，农具亦有售者。”^②七月成都土地会则侧重于演戏酬神，“各街之土地祠，经会首募集香钱，演牛皮影戏以酬神，会首则藉以食肉一次。是日，无一街不演影戏者。”^③。汉州、资阳等地土地会也有演戏活动。汉州各街巷演剧庆祝^④，广安城中“临街搭台演剧”^⑤，资阳城中“赛土地，各街自出资演戏十余日，亦岁以为常。”^⑥蓬溪二月土地会“祀而饮，或演傀儡，有至累日者。”^⑦除了城市外，镇市、乡村僻壤报赛土地者也不少，如资阳“乡间镇市或因干旱或庆丰年，其赛神大约于夏秋时。”^⑧忠州也“奉祀维谨，虽僻壤，无不结棚庆祝。”^⑨广安州“乡村桥梁山宅有庙处所，皆剧金祀神聚饮。”^⑩

春、秋社会于社日举行。古代社日有春社和秋社之分，立春后第五戊日为春社，立秋后第五戊日为秋社。方志中春社会一般记载为二月初二日，秋社为八月初二日。《荆楚岁时记》云“社日，四邻并结宗会社”¹¹，意思就是说社日这天各邻里结合宗族聚会，聚会时“祀后土，名曰社会。”¹²办会时一般要祭祀宴会，或演戏作乐。彭水县“二月二日，俗以为社生日，就小祠祭祀宴会，或演傀儡杂戏，连朝匝月。”¹³巴县二月春社会时，城市各坊厢办会演戏的特别多，以至于“梨园不能给，常一日并演谓之重台。”¹⁴八月秋社会时，“奉祀维谨，虽僻壤无不作乐，陈梨园杂供视春社。”¹⁵忠州春社日时，城厢内外请道士延僧啐经，祀天祈谷。“乡人多演傀儡，其雉之一端欤。”¹⁶万县“城乡报赛极盛。”¹⁷

表 1-10 清代四川土地庙会月份分布表

月份	土地会	育苗会	春、秋社会
正月	成都	德阳	
二月	奉节、云阳、广安、蓬溪	筠连、秀山	江北厅、巴县、万县、璧山、酉阳、黔江、彭水、忠州
三月	温江、峨眉		
四月		汉州、德阳、蓬溪、广安、垫江、大竹 6	

^① 《同治重修成都县志》，卷二，輿地志第二下，风俗。

^② 傅崇矩：宣统《成都通览》，上册，巴蜀书社，1987年第72页。

^③ 傅崇矩：宣统《成都通览》，上册，巴蜀书社，1987年第551页。

^④ 嘉庆《汉州志》，卷十五，风俗志。

^⑤ 光绪《广安州志》，卷十一，方物志，风俗。

^⑥ 嘉庆《资阳县志》，卷二，风俗。

^⑦ 光绪《蓬溪县续志》，卷五，物宜志，风俗。

^⑧ 嘉庆《资阳县志》，卷二，风俗。

^⑨ 道光《忠州直隶州志》，卷一，輿地志，风俗。

^⑩ 宣统《广安州新志》，卷三十四，风俗志。

¹¹ （梁）宗懔著 宋金龙校注：《荆楚岁时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3页。

¹² 同治《璧山县志》，卷一，輿地志，风俗。

¹³ 同治《彭水县志》，卷九，风俗志。

¹⁴ 乾隆《巴县志》，卷十，风土志。

¹⁵ 乾隆《巴县志》，卷十，风土志。

¹⁶ 道光《忠州直隶州志》，卷一，輿地志，风俗。

¹⁷ 同治《增修万县志》，卷十二，风俗志。

六月	丹棱、冕宁、庆符	乐山、洪雅、夹江、眉州、邛州、蒲江、 德阳、青神、灌县、营山、温江、江油、 井研、丹棱、彭山	
七月	成都、金堂、什邡、崇庆、 温江		
八月	汉州、广安、忠州	德阳	璧山、万县、酉阳、 黔江、彭水、巴县
九月	资阳		
无		峨眉、岳池	

注：本表根据本文附录“清代四川庙会史料汇编”整理。春社日视为农历二月，端午视为农历五月，秋收和秋社日视为农历八月。

统计以上这三类土地庙会的资料时发现，会期中有“饮福”或“宴饮醉饱”等记载的共有 9 出，其中土地会有广安、蓬溪 2 处，青苗会有眉州、青神、营山、江油、井研、丹棱、彭山 7 处，春、秋社会没有类似记载。青苗会时为什么人们多会“宴饮醉饱”呢？这个问题其实可以从农事安排上来理解。二月为播种月，“隰壤犁泥，高原锄地，为播种计。”^①七月一些地方开始收获作物，“山黍、水稻有早获者。”^②八月继续收获作物，并“水稻、山黍皆视其穗之长短高下以卜丰歉。”^③恰土地会多集中在七月，春、秋社会多集中于二月和八月（见表 1-10）。这三个月正是农忙季节，农家不敢聚饮醉饱而懈怠农作。而青苗会多为四月和六月办会，四月“乡人于栽种毕，农工稍闲。”六月“耕耘已毕”。恰农家稍闲，办会看戏，相约饮酒醉饱，以解长期劳作之乏，也不担心耽误农作。

（二）、土地庙会的地理分布

从办会时间上来看（表 1-10），土地会七月会的最多，有成都、金堂、什邡、崇庆、温江 5 县。二月办会也有奉节、云阳、广安、蓬溪 4 县，六月和八月各 3 县。青苗会的会期集中在四月和六月，六月办会者最多。汉州、德阳、蓬溪、广安、垫江、大竹等 6 县在四月办会，乐山、洪雅、夹江、眉州、邛州等 15 县在六月办会。春、秋社会则集中在二月和八月，因为春社日指立春后第五戊日，一般为二月。秋社日指立秋后第五戊日，一般为八月。所以，春秋社会则集中于这两月之中。

表 1-11 清代四川土地庙会分布表

府州	土地会	青苗会	春、秋社会
成都府	温江、成都、金堂、什邡、崇庆、汉州	汉州、灌县、温江	
绵州		德阳	

^①民国《安县续志》，转引自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127页。

^②同上。

^③同上。

酉阳州		秀山	酉阳、黔江、彭水、
绥定府		大竹	
嘉定府	峨眉	乐山、洪雅、夹江、峨眉	
眉州	丹棱	眉州、青神、丹棱、彭山	
邛州		邛州、蒲江	
重庆府			江北厅、巴县、璧山、
夔州府	奉节、云阳、		万县
龙安府		江油	
叙州府	庆符	筠连	
宁远府	冕宁		
顺庆府	广安	广安、营山、岳池	
潼川府	蓬溪	蓬溪	
忠州	忠州	垫江	忠州
资州	资阳	井研	

注：本表根据本文附录“清代四川庙会史料汇编”整理。

从三类土地庙会的数量上来看(表 1-11)，清代四川共有 16 个州县办土地会，其中成都府占 6 县。青苗会有 24 个州县办会，集中于嘉定府与眉州两地，共占 8 了县。春、秋社会有 8 个州县办会，重庆府和酉阳州各有 3 地办会。从总体数量上来讲，青苗会是最多的。其原因可能与青苗土地神的职能有关。青苗土地神，“古田祖也，田农祀之。”他能保佑乡民的农作物不受虫害，且农作物能够丰收，可以说这是农民们的一年的生计之神。所以农民们更是报赛为谨，倡会者也就多。清代四川土地庙会分布图(图 6)更为直观的展现了这三种土地庙会的分布情况。从地图上来看，土地会呈现出了以成都府为集中区，其他散状分布的特点。青苗会则以邛州、眉州、嘉定府的西北和资州井研地区为集中区，川东地区散状分布为特点。春、秋社会则仅分布于川东南的重庆府、酉阳州和忠州地区。重庆、酉阳等地区，所祀土地神多为“后土”。《左传》云“后土为社”，社源于三代，秦汉初兴，承于魏晋，唐宋而兴盛，明清而衰微^①。说明重庆、酉阳等地仍有古风残留，而其他地方可能已经发生变化了。如青苗会集中区的嘉定府地区，所祀土地神为“赵昱及庞士元”，人们把他们神化，并作为保护农作物的青苗土地神。这也能够解释青苗会之所以集中于眉、嘉二地的原因。土地会之所以集中于成都府，可能是因为成都地区经济比较发达一些，办土地会数量和规模可能要大一些，其中一些地方的土地会还形成了物资交流市场。

对比这三类土地庙会的分布，发现各自的集中区少有其他两类土地会。成都府 6 县有土地会，3 县有青苗会，其中有 2 县交叉。青苗会集中区有 11 县，而土地会只有 2 县，且这 2 县有交叉。春秋社会重庆府和酉阳州各有 3 县，这 6 县没有其他两种会的分布。什么因素导致出现了这种分布现象呢？笔者认为各个区

^① 参见杜正乾：《中国古代土地信仰研究》，四川大学博士论文，2005 年，第 146 页。

域所祀土地神祇不同，而造成了这种分布现象。重庆府和酉阳州等地区所祀土地神，多为“后土”，“后土为社”，所以此地多在春、秋社日举会，而少有办其他土地会。青苗会集中区多祀青苗土地神，而当地民众是以本地土主“赵昱及庞土元”为青苗土地神，这就形成了一个祭祀圈，在这个圈内则多举办青苗会。所以就形成了一个青苗会集中区。成都府地区土地神相对较杂一些，各土地庙会的交叉现象也就多一些。

七、上九会

俗传正月初九日为玉皇大帝诞期，人们于寺观祠庙举行上九会。上九会的会期正好在正月，新春岁始，人们有空闲时间和精力办会与参会。新津观音寺这天“香者人海人山，四方云集，有来自数百里外者，香烟缥缈，烛焰熏蒸，至日暮不已。”^①德阳“进香人骈肩接踵，于于而来。”^②广安州“士女敲击肩摩，殿上烛泪盈尺。”^③太平县“北山观游人如云”^④，可见参与人之多。民众们也认为上九日为之“长久”之意，“士女皆各寻职业以为岁始，取其可以长久也。”^⑤

其庙会活动的特色是竖灯杆。一般是在本地区的名山上竖起灯杆，夜晚有火树银花之感，以酬谢天神的庇佑。双流正月初九竖“百果灯”，观之如潮，时人刘浣发出“都道玉皇今寿诞，不知何处是爷娘”^⑥的感慨。“广安州民众初九日登紫金山，“山顶竖长竿，燃七星灯十，数里皆见。”^⑦綦江县正月初九“俗传此日为“玉皇诞节”。竖火树，俗谓灯竿，各三十三盏夜燃之，红照一县，以谢天神。”^⑧除了以竖灯杆酬神外，演戏也是其重要的方式。德阳西姜孝子祠举行上九会的前数日，就已经在“祠外立高台，雇乐工之驰名者演戏”，“百戏杂呈。”^⑨同日，德阳城中东岳庙、真武宫亦有此会，“然惟以演戏相胜，远不如孝子祠之繁盛也”^⑩。广安紫金山“寺外石台演剧，数日方止。”¹¹既然上九会时会聚集很多的人，那么商业买卖必然兴盛。灌县、德阳两地办会时，买卖比较兴旺。灌县“游伏龙观者甚众，河西之马祖寺买卖货物者尤多。”¹²德阳初九日前，“场列百肆，隔岁各标其地不相侵乱。”到了正月初九正期时，“四方云集，有远自数百里外者，货如山积。”¹³涪州“聚云山下，船来人往，上山沿途，买卖兴隆。”¹⁴正月初九日，新津、绵州、庆符县还会办上元会，其活动如上九会。

^① 道光《新津县志》，卷十五，风俗志。

^② 同治《德阳县志》，卷十八，风俗志。

^③ 光绪《广安州志》，卷十一，方物志，风俗。

^④ 光绪《太平县志》，卷二，輿地志，风俗。

^⑤ 嘉庆《金堂县志》，卷二，疆域志，风俗。

^⑥ 刘浣：《蜀中新年竹枝词》，《四川省志·民俗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03页。

^⑦ 光绪《广安州志》，卷十一，方物志，风俗。

^⑧ 道光《綦江县志》，卷九，风俗。

^⑨ 同治《德阳县志》，卷十八，风俗志。

^⑩ 同治《德阳县志》，卷十八，风俗志。

¹¹ 光绪《广安州志》，卷十一，方物志，风俗。

¹² 光绪《增修灌县志》卷十一，风俗志。

¹³ 同治《德阳县志》，卷十八，风俗志。

¹⁴ 《涪陵辞典》编纂委员会，《涪陵辞典》，重庆出版社，2003年，第428页。

上九会分布于温江、金堂、灌县（伏龙观和马祖寺）、新津（观音寺）、德阳的（姜孝子祠、东岳庙和真武宫）、大宁、绥靖屯、广安州（紫金山）、太平县（北山观）、射洪、綦江、涪州（聚云山天子殿）等地。

第三节 民间信仰类庙会活动的空间差异与地理分布

清代四川各地纷纷将自己一些小区域的传奇人物或忠烈之士等奉为本区域的神祇，民间神祇数目呈现出日益扩大之势，相应的民间信仰类庙会也大有发展。这一时期外来移民的加入，移民会馆也大量出现，会馆所办庙会也丰富多彩。

一、川主会

川主信仰是流行于四川地区的水神信仰。在巴蜀地区，川主神有多种说法，如大禹、李冰、李二郎、赵昱、孟知祥等^①。川主祠也兴建了不少，据付玉强不完全统计，清代四川地区川主祠庙有 505 处^②，可见川主信仰在四川地区的兴盛情况。

（一）、川主会的活动内容与空间差异

川主会的会期大都是农历六月二十四的川主诞辰日^③，川主会的活动主要有两项。一是祭祀活动。每逢川主会期，会首组织或人们自发到川主祠庙进香。万县“农家最重此会，醮钱买豚以祭，量人数以桐叶包肉蒸成鲊派分之。”^④邛州蒲江县“乡民祭川主”^⑤，珙县、马边也“祭川主神”^⑥，綦江县民祭祀川主“就平地作坛，宰牲设醴。”^⑦灌县川主会时，民众到“至西二王庙敬祝神诞，远近州县人民多携雄鸡至祠，割而祭之。”^⑧农民之所以对川主神祭祀甚虔，是因为“川主之功民不能忘，故祀之较他神倍诚焉。”^⑨川主神治水有功，而且主管降雨，所以“农家最重此会”^⑩。农家希望通过这样虔诚的祈祷和祭祀能得到川主神的庇佑，从而风调雨顺，有个好收成。二是演戏、游神活动。井研县“是期演戏，或三五日，而灌江前后，凡经月余，有功德于民者也。”¹¹彭山“乡民于二十四日演剧庆祝”¹²，青神县“川主神寿诞，祀神演戏。”¹³梁山、新都等地也在“川主诞辰，士庶庆祝。”¹⁴筠连县“天旱祈雨，则舁川主神像出游街市。”¹⁵在川主会期，一些地方

^① 田苗苗：《巴蜀川主信仰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硕士论文，2009年，第6页。

^② 付玉强：《明清以来四川地区川主信仰时空分布研究》，西南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第16页。

^③ 夹江县的二郎会会期为正月十八日，筠连县的川主会会期不定。

^④ 同治《增修万县志》，卷十二，风俗志。

^⑤ 光绪《蒲江县志》，卷一，地理志。

^⑥ 光绪《珙县志》，卷五，风俗志。

^⑦ 道光《綦江县志》，卷九，风俗。

^⑧ 光绪《增修灌县志》卷十一，风俗志。

^⑨ 光绪《青神县志》，卷十八，风俗志。

^⑩ 同治《增修万县志》，卷十二，风俗志。

¹¹ 嘉庆《井研县志》，自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192页。

¹² 嘉庆《彭山县志》，卷三，风俗志。

¹³ 光绪《青神县志》，卷十八，风俗志。

¹⁴ 道光《新都县志》，卷四，典礼志，风俗。光绪《梁山县志》，卷二，舆地志，风俗。

¹⁵ 同治《筠连县志》，卷三，舆地志，风俗。

还形成了专门买卖农器的市场。如彰明县川主会时就有“鬻农器”^①活动。

从上面川主会活动内容来看,祭祀川主神是川主会普遍都会进行的活动,而演戏和游神则具有地域性。从清代方志资料来看,有演戏庆祝活动的地方主要分布于新都、彭山、青神县、梁山、井研等地。筠连县川主会有游神活动,但并不是每年会固定舁神,而只有天旱时才会“舁川主神像出游街市”,属于临时性庙会。

(二)、川主会的地理分布

从表 1-12 的来看,叙州府的南溪、筠连、珙县、屏山、马边 5 县均有川主会,是办会最多的府。其次是成都府和眉州,分别有 4 县和 3 县办会,其他府州办会的在 2 县及以下。

表 1-12 清代四川川主会分布表

府、州、厅名	州、县名	合计
成都府	成都、金堂、新都、灌县	4
嘉定府	夹江	1
眉州	眉州、彭山、青神	3
邛州	邛州、蒲江	2
资州	井研	1
忠州	梁平	1
重庆府	綦江、江津	2
夔州府	万县	1
龙安府	彰明	1
宁远府	越嶲	1
顺庆府	广安	1
泸州	纳溪、江安	2
叙州府	南溪、筠连、珙县、屏山、马边	5
酉阳州	酉阳、黔江	2

注:本表根据本文附录“清代四川庙会史料汇编”整理。

把办会的州县标注到地图上(如图 7),观察图我们可知,川主会分布呈现南北和东西两条带状,办川主会的地方大都在有河流的地方。从灌县到成都,再下彭山、青神一带,其实是沿着岷江分布的,从屏山到万县的带状大概跟长江走向趋同。这样的分布大概是由于川主神大都是“有功德于民者也”^②，“川主之功民不能忘”^③,且川主神有治水的神力。所以,沿江地带的人们办川主会的较多一些。从图中还可知,川南地区的叙州府和泸州办川主会比较兴盛。蓝勇老师早就注意到这一点,他认为川南地区保留了土著文化最多,川主宫在川南地区的分布比例

^① 同治《彰明县志》,卷十九,风俗志。

^② 嘉庆《井研县志》,自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192页。

^③ 光绪《青神县志》,卷十八,风俗志。

也是最大的，川南地区办川主会者，也就较多。^①

二、关帝会

关羽本为三国时蜀汉名将，关羽崇拜形成于宋元时期^②。佛教早在隋朝就称关公为“护法伽蓝”，道教和一些皇帝也加封他为“伏魔大帝”、“荡魔真君”、“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儒家也把关羽说成是“忠义、仁勇、礼智、诚信”于一身的儒家圣人。正如一副楹联所说“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三教尽皈依，式詹庙貌长新，无人不肃然起敬；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历朝加尊号，矧是神功卓著，真可谓荡乎难名。”^③民间也就大肆宣讲和崇拜关羽，每到农历五月十三关帝生辰之日，敬香酬神，兴办赛会。为了方便统计研究，这里把因崇拜关公而兴起的庙会，如关圣会、磨刀会、单刀会、大刀会等，统称之为关帝会。

（一）、关帝会活动内容与空间差异

关帝会大都是以五月十三关帝诞辰日办会，但金堂、青神两地则以九月十三日为会期^④，他们认为九月十三日才是“关帝寿诞”，“为神上寿”^⑤，所以在这天办会。五月十三日这天“农夫望雨”^⑥，因为这天是“关帝磨刀之辰”^⑦。人们认为五月十三日左右下雨是关公显灵，其实，四川地区在农历五月已经进入雨季，恰好会期时一些地方会下雨。记载会期下雨的地方有：万县“其日多雨”^⑧，德阳“传关圣当年于是日过江会鲁子敬宴，故磨刀会前数日必有雨以为验。”^⑨酉阳“是日大雨江涨，俗亦谓之涨磨刀水。”^⑩汉州“是日必有雨，人谓之磨刀雨。”^⑪

除了望雨之外，人们还要到关帝祠庙等地祭祀饮福。盐亭、丰都、涪州、南充、垫江等地有此类活动。盐亭“集关帝庙祭赛散福”^⑫，青神县关帝寿诞之日“于庙中燕（宴）而散”^⑬，丰都“集关祠，祭赛散福”^⑭，垫江“醱金置酒，集关帝祠祭神饮福。”^⑮南充“相传武圣关夫子是日过江饮宴”^⑯，人们也置酒饮福。这类活动多在城市街市开展较多，同治《垫江县志》就记载“此风街市较多”^⑰。

演戏迎神是人们比较喜欢的庙会活动。关帝会时有这些地方办演戏活动：温

^① 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73-474页。

^② 蔡东洲、文廷海：《关羽崇拜研究》，巴蜀书社，2001年第66页。

^③ 转引自朱正明：《从“汉寿亭侯”到“关圣帝君”》，《东方收藏》，2012年第11期。

^④ 青神县五月十三日也会举行大刀会，只是认为关帝寿诞之期是九月十三。光绪《青神县志》，卷十八，风俗志。金堂县五月十三也会举行关帝会，嘉庆《金堂县志》，卷二，疆域志，风俗。

^⑤ 光绪《青神县志》，卷十八，风俗志。

^⑥ 光绪《青神县志》，卷十八，风俗志。

^⑦ 光绪《铜梁县志》，第一卷，地理志，风俗。

^⑧ 同治《增修万县志》，卷十二，风俗志。

^⑨ 同治《德阳县志》，卷十八，风俗志。

^⑩ 同治《增修酉阳直隶州总志》，卷十九，风俗志。

^⑪ 嘉庆《汉州志》，卷十五，风俗志。

^⑫ 乾隆《盐亭县志》，卷一，土地部，时序。

^⑬ 光绪《青神县志》，卷十八，风俗志。

^⑭ 光绪《丰都县志》，卷一，舆地志，风俗。

^⑮ 光绪《垫江县志》，卷一，舆地志五，风俗。

^⑯ 嘉庆《南充县志》，舆地志第一，风俗。

^⑰ 光绪《垫江县志》，卷一，舆地志五，风俗。

江“俗传关帝单刀赴会之期，民间演戏庆贺。”^①井研“市镇好事者，或令梨园演水淹七军故事，傍江边搭戏棚，看周将军水中擒将庞德，于禁为欢谑。”^②峨眉“庆祝关圣，演戏数日，名单刀会。”^③江油“关帝由来已久，市镇好事者彼此醮金或令梨园演戏，或造龙舟竞渡，连朝欢会，民气和乐不倦，商贾亦习而相忘。”^④蒲江“在城及乡镇俱演戏庆祝关圣帝君。”^⑤新津“城乡、乡场多演戏庆祝”^⑥，广安磨刀会时也“设席演剧”^⑦，青神县五月关夫子大刀会“有募化银钱演戏敬神者”^⑧，九月青神县也要“祀神演戏”。除了演戏之外，双流竹醉日时，还会开展“迎神赛乐”的活动^⑨。营山地区迎神赛会时会办高台，但只有关圣会没有高台。同治《营山县志》就记载“四民迎神办高台，惟关圣会不迎神出，故无高台。”^⑩其原因为何，没有相关史料记载，暂不得而知。

关帝会时彰明县、城口营等地区商品贸易也极为兴盛。彰明兴隆场“鬻农器、骡马，会事极繁。”¹¹城口“原无市场，因嘉庆、道光年间立了关庙，乡人祭拜，日久成街。县人每逢农历五月十三各赴该地关庙行祭典，称单刀会。”¹²会期也有物资交流活动。

（二）、关帝会的地理分布

从表 1-13 来看，清代四川至少有 37 个地方举行关帝会。成都府占比重较大，共有 7 县办会，约占 20%。眉州有 4 个地方办会，忠州和顺庆府各有 3 县举会。金堂和青神两县每年五月十三和九月十三办会两次。

表 1-13 清代四川关帝会分布表

府、州、厅名	州、县名	合计
成都府	成都、双流、温江、灌县、新都、新津、金堂	7
潼川府	盐亭、蓬溪	2
绵州	德阳	1
忠州	丰都、垫江、梁山	3
夔州	万县	1
重庆府	涪州、铜梁	2
资州	井研	1

^① 嘉庆《温江县志》，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55页。

^② 嘉庆《井研县志》，自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192页。

^③ 嘉庆《峨眉县志》，卷一，方輿志，风俗。

^④ 道光《续纂江油县志》，卷三，风俗志。

^⑤ 光绪《蒲江县志》，卷一，地理志。

^⑥ 道光《新津县志》，卷十五，风俗志。

^⑦ 光绪《广安州志》，卷十一，方物志，风俗。

^⑧ 光绪《青神县志》，卷十八，风俗志。

^⑨ 光绪《双流县志》，卷一，寺观。

^⑩ 同治《营山县志》，卷十，輿地志，风俗。

¹¹ 同治《彰明县志》，卷十九，风俗志。

¹² 四川省城口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城口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28页。

嘉定府	峨眉、洪雅	2
邛州	邛州、蒲江	2
龙安府	江油、彰明	2
懋功厅	绥靖屯	1
顺庆府	南充、营山、广安	3
眉州	眉州、彭山、青神、丹棱	4
绥定府	大竹、新宁	2
酉阳州	彭水、酉阳	2
太平厅	城口营	1
雅州府	巴塘司	1

注：本表根据本文附录“清代四川庙会史料汇编”整理。

从图 8 来看，德阳至峨眉一线，是关帝会分布最为密集区，共有 16 个举办地。其他关帝会散布于川东、川北、川西地区。观察图我们发现川南地区和川西雅州府基本没有关帝会，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不是雅州府、宁远府和叙州府等地没有关帝信仰亦或是信仰不浓造成的呢？我们通过对比林移刚所绘制的“清代四川关帝祠庙分布图”^①，发现这些地区是存在关帝信仰的，而且较为集中分布于叙永厅西北部、叙州府的东北部、泸州的中部、雅州府的东部、宁远府的南部地区，仅叙永厅 2 个县就记录了 14 座关羽祠庙^②。很显然，这些地区还是有关帝信仰的。那怎么来解释这些庙会空白区域呢？笔者进而收集了这些地区民国时期的资料，发现民国时期这些空白的地区是有关帝会的，如古蔺县、合江、筠连等^③。甚至川西高原的巴塘地区绿营兵也要举行关帝会，他们“大办宴席，唱几天川戏，以祭祀关羽。”^④川北的广元、巴州、南江、平昌也有办关帝会的^⑤。与清代不同的是，民国时期更多的是哥老会、青帮在操办，帮会性质浓厚。虽然笔者并不能判断（巴塘属于清代）以上这些关帝会在清代是否存在，但可以推测清代方志对关帝会的记载有很大一部分缺漏，特别是一些市镇村野的庙会少有著录，如巴塘司的关帝会。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川南、雅州府等地区对关帝会并不热衷的可能性，更热衷于对川主、城隍、文昌等庙会的举办。

^① 林移刚：《清代四川民间信仰地理研究》，西南大学硕士论文，第 137 页。

^② 林移刚：《清代四川民间信仰地理研究》，西南大学硕士论文，第 138 页。

^③ 参见民国《续修筠连县志》，卷七，人文志，风俗。古蔺县志编纂委员会，《古蔺县志》，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 年第 649 页。合江县志编纂委员会，《合江县志》，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 年，第 751 页。

^④ 四川省巴塘县志编纂委员会，《巴塘县志》，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 年，第 458 页。

^⑤ 参见广元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元县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 年第 831 页。四川省巴中县志编纂委员会，《巴中县志》，巴蜀书社，1994 年，第 911 页。四川省平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平昌县志》，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 年，第 665 页。南江县志编委会，《南江县志》，成都出版社，1992 年，第 759 页。

三、牛王会

传统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耕牛是农家的主要畜力，也是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之一。与牛相关的行业，对耕牛也比较重视。对于宰杀耕牛之事，农家更是愤愤不平，官府也常会发布保护耕牛的政令。嘉庆《什邡县志》就记载有官府发文要严惩杀耕牛之徒，“宰杀耕牛之徒应严禁也。耕牛有功于人甚大，当被宰时，虽剥皮之后犹不得死，犹有知觉，犹抱痛楚，其惨实不忍言。人虽残刻，何至为此，必尽法治之断不宽贷。”^①牛王神作为耕牛的保护神，“农家尤重”^②。四川地区“田多水耕，不用骡马，专用犍。自正月选属龙日驾牛，从此曳犁濡尾，终岁无时少息，盖六畜之中惟牛为最辛勤。”^③所以乡间民众就在十月一日这天“以糯米蒸熟，捣为糍粑以饲牛”^④，并把糍粑悬与牛角，以体恤耕牛一年的劳苦。若是把牛“租于人者，亦以是日取回，盖自明时已然。”^⑤巴县、璧山等地还“令其临水照，见则牛喜，酬其力，曰饷牛王。”^⑥人们更为了感谢牛王神的庇佑，在城市建有牛王庙，乡村则寺观亦塑有牛王像，每年还会定期举行报赛牛神活动。

（一）、牛王会的活动内容与空间差异

清代四川牛王会大都是在农历十月初一牛王神诞日办会，人们一般到牛王庙或到塑有牛王像的寺观去举行牛王会。牛王会的活动主要是祭祀与演戏酬牛神。会期城乡都有祭祀牛王的活动。糍粑是祭祀牛神中特有的供品，成都乡民“以糯米捣粢祀牛神”^⑦，青神县民专门还休耕一日，“以糯米作巴”，还“请僧道为牛王神念佛，”^⑧以保佑家中耕牛。演戏酬牛王神，也是庙会的重要内容。人们为了感谢牛王神的庇佑，常常“无所少吝”，正所谓“有功德于民则祀之，之意也。”^⑨德阳地区各户凑钱演戏酬神时，“彼此争先”，以至于“乐部为之增价。”^⑩牛王会时醮金演戏的地方分布于灌县、汉州、江油、德阳、彭山、青神等地方。灌县“牛王诞间，有兴设牛王会，演戏庆祝。”¹¹汉州“四乡以此演剧，报赛牛神。”¹²江油“醮金演戏三、四日不等”¹³，德阳“比户合钱演戏以酬神。”¹⁴彭山“农民演剧庆祝”¹⁵，青神“亦有于庙演戏者”^⑪。

^① 嘉庆《什邡县志》，卷十八，风俗志。

^② 道光《德阳县新志》，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123页。

^③ 道光《续纂江油县志》，卷三，风俗志。

^④ 光绪《增修灌县志》卷十一，风俗志。

^⑤ 嘉庆《金堂县志》，卷二，疆域志，风俗。

^⑥ 乾隆《巴县志》，卷十，风土志。

^⑦ 《同治重修成都县志》，卷二，輿地志第二下，风俗。

^⑧ 光绪《青神县志》，卷十八，风俗志。

^⑨ 道光《续纂江油县志》，卷三，风俗志。

^⑩ 道光《德阳县新志》，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123页。

¹¹ 光绪《增修灌县志》卷十一，风俗志。

¹² 嘉庆《汉州志》，卷十五，风俗志。

¹³ 道光《续纂江油县志》，卷三，风俗志。

¹⁴ 道光《德阳县新志》，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123页。

¹⁵ 嘉庆《彭山县志》，卷三，风俗志。

（二）、牛王会的地理分布

从表 1-14 来看，清代四川牛王会分布于成都、江油、汉州等 26 个州县^①。从府一级的数量分布上来讲，成都府分布最为密集，有 7 县。重庆府和叙州府各有 4 县，其他府皆在 2 县及以下。从清代四川牛王会分布图（图 9）来看，牛王会分布呈现三个集中区，分别是成都平原区、川南叙州府和泸州地区、川东重庆府地区。还呈现出从江油到夹江的带状区。成都平原是牛王会分布最为密集的地方，仅成都一府就占 7 县。叙州府和泸州两地也有 6 县分布，川东重庆府有 4 县分布。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酉阳州的彭水、黔江、酉阳地区，清代也是有牛王会的，会期为四月初八。可能由于汉人所编纂的清代方志中，没有记载土家族、苗族民族的牛王会，具体情况详见下文第二章第一节。

表 1-14 清代四川牛王会分布表

府、州、厅名	州、县名	合计
成都府	成都、华阳、金堂、灌县、新津、什邡、汉州	7
嘉定府	夹江	1
龙安府	江油、彰明	2
绵州	德阳	1
懋功厅	绥靖屯	1
眉州	彭山、青神	2
宁远府	冕宁	1
泸州	纳溪、江安	2
叙州府	宜宾、南溪、庆符、高县、	4
重庆府	巴县、长寿、璧山、江北厅	4
绥定府	新宁	1

注：本表根据本文附录“清代四川庙会史料汇编”整理。

四、土主会

四川地区的土主信仰起源比较早^②，后世土主神大都为有功于本地的官员，如璧山神赵延之，他们被人们奉为本地的保护神。林移刚认为明清时期四川地区土主崇拜已逐渐衰落^③，他统计了清代四川土主庙有 41 处^④，在明清四川地区土主神祇各地的并不一样，所以，各地土主会期不一样，庙会活动也不尽相同。如青神县一年有两次土主会。一是在正月二十一日举行的青衣土主庙会，“老幼妇女以扫拂神尘。以为饲蚕之兆。”^⑤一是以二月十九日为会期的白马土主庙会，“白马土主

^① 光绪《青神县志》，卷十八，风俗志。

^② 林移刚统计清代四川有 53 个州县有牛王会，很可惜未见到其统计资料的来源。笔者根据自己所收集的清代和民国方志资料推测，可能是他使用了一些民国四川方志资料。或由于我们认定“牛王会”的概念不同，而统计不一样。参见林移刚：《清代四川汉族地区耕牛崇拜研究》，《农业考古》，2013 年第 4 期。

^③ 参见王善生：《社主·土主·川主祠祀的演变》，《文史杂志》，1987 年第 6 期。

^④ 林移刚：《清代四川民间信仰地理研究》，西南大学博士论文，2013 年第 151 页。

^⑤ 原表中统计有 48 处土主庙，其中有 7 处是民国方志所记载的，这里去之。

^⑥ 光绪《青神县志》，卷十八，风俗志。

神寿诞。演戏办高椿会，观者云集。虽跋山涉水而来不惮劳焉。”^①除璧山会外，其他土主会分布于夹江、青神、荣县等地。土主会中最具代表的是璧山会，下面就讨论一下璧山会的活动内容及地理分布。

璧山神庙会的兴起与璧山神信仰的兴盛有关。璧山神，乃唐代大历年间的合州巴川县令赵延之，因战功而得到民众爱戴，其后卒于璧山，人们建祠供奉，而后神化成为璧山神。据学者考证璧山神并非梓潼神，也不是山神附会而成^②。

清代有璧山神信仰的地方广泛分布于川西的仁寿、眉州、彭山等，川南的马边、川北的德阳，绵阳等，川东的重庆、大足、合川等地^③。但在这些信仰区内有办璧山会的地区并不是很多。清代其会分布于夹江、德阳、青神、洪雅等地区，民国时还有安县、中江等地办会。璧山神庙会的会期有七月初二、初七、初八和三月初三。德阳是三月举行璧山会，其他地方皆为七月办会。各地办会活动也各有特色。青神县璧山会时“祀神演戏进香者，以衣服靴鞋献之神。皆以纸为之案前，堆积如山焉。”^④而德阳办会时还有祈子的活动，“县北圣觉寺。有璧山神像居中，旁列妻妾像，刻木为之，机关转榘，皆可屈伸，衣履逼真，祈子者多祷。”还说“此会亦有数处，惟此为盛耳。”^⑤说明德阳还有多处璧山神庙会。洪雅地区办璧山会时“商贾辐辏，货物云集，自一日至十日方罢。”^⑥

五、孔圣会

孔子是我国古代的思想家、教育家，被尊为“天纵之圣”、“至圣先师”等。农历八月二十七为孔子诞期时，官绅、文人、学子们一般在文庙祭祀，从而形成了以祭祀孔子的孔圣会（孔子会、夫子会、大成会）。会期“前夜香烛酒脯以祭，此日复以羊豕祭毕，文人会饮餽祭。”^⑦绵阳“各学校及私塾陈牲醴致祭，放假欢宴。”^⑧喜德等地方在办会时，“城内士子沐浴更衣，集中于文庙祀孔。”^⑨进入民国后，“祭祀渐衰，民国末期，祭祀停止。”^⑩清代四川方志有载孔圣会的地方主要分布于成都、营山、德阳、南溪、江安、黔江、庆符、屏山、马边等县（见图3）。

文昌会和孔圣会和都跟科举文化有关，除此之外，魁星会也与之相关。“魁星”本是中国古代星宿名称¹¹，在宋代已经开始有了祭祀魁星¹²，并修建了魁星楼、魁星阁，后来其成为主管科举仕途的神祇。农历七月七日“为魁星诞辰，馆塾志中

^① 光绪《青神县志》，卷十八，风俗志。

^② 黎春林：《璧山神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③ 参见黎春林：《璧山神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④ 光绪《青神县志》，卷十八，风俗志。

^⑤ 同治《德阳县志》，卷十八，风俗志。

^⑥ 嘉庆《洪雅县志》，卷三，风俗志。

^⑦ 同治《德阳县志》，卷十八，风俗志。

^⑧ 民国《绵阳县志》，卷一，疆域志，风俗。

^⑨ 喜德县志编委会，《喜德县志》，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35页。

^⑩ 喜德县志编委会，《喜德县志》，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35页。

¹¹ 刘宗迪认为魁星崇拜源于西亚的天狼星崇拜，在传入中国后变成了主管文运之神。参见刘宗迪：《七夕拜魁星习俗的异域渊源》，《文化遗产》，2013年第6期。

¹² 张晓雪：《科举时代的造神：魁星崇拜研究》，黑龙江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

皆有祭祀。”^① 办会的一般是要参与科举的士子们，“士子作奎星会”^②。有时候还举行演戏活动，如《宣汉县志》记载“科举时代士子为魁星会，演剧数日。”^③清代四川魁星会的分布于新宁、黔江、彭水、纳溪、南溪等县。

六、王爷会

四川江河纵横，民间信仰的水神亦不少，镇江王爷是个典型代表。清代四川地区的王爷神有多种说法，如李冰父子、赵昱、杨泗将军、大禹等等^④。从笔者所收集到有关王爷庙会的资料来看，会期主要是祭祀大禹、杨泗将军^⑤、李冰和许真君。其实民间对“谁为王爷神”也并不清楚，就统称之为王爷。光绪《蓬溪县续志》就云“载在祀典之通祐王，然不知其谁何也，曰王爷而已。”^⑥

（一）、王爷会的活动内容与空间差异

王爷会，也叫镇江王爷会。庙会一般在王爷庙、杨泗将军庙、紫云宫、楚人会馆等地方举办。人们认为六月初六日是镇江王爷生日，所以会期皆在六月（除了广安州是六月初三日办会外，其他地方皆于六月初六日举办。）镇江王爷既为水神，则“近水业贾必祭之”^⑦，如“米碾户、干菜行、药材帮、柴帮、炭行、木行、纸帮，无不设筵待客。或演戏，或念经。”^⑧船帮尤为迷信，“舟人尤极虔”^⑨，会期“无论何人均不开船，醮资在王爷庙演戏酬神。”^⑩王爷会时演戏酬神比较普遍，分布于成都“王爷庙演戏酬神”，德阳“凡市镇乡场皆演戏”^⑪，南充“凡村市建有王爷庙者，是日率演戏酬神，醮饮而散。”^⑫彭山“楚人会馆演剧庆祝”^⑬，广安州“各乡市码头立庙处，皆赛神演剧。紫云宫为最。”^⑭蓬溪“演剧甚者，至逾旬。”^⑮从这些史料还可以看出，一州县有多个地方有王爷庙。除了州县城内及附近建有王爷庙外，乡村市镇也都有王爷庙，会期皆醮金庆祝。也就说明，清代办王爷庙会的地方远不止方志中记载的地方，乡村场镇、建有庙的码头都会举办王爷会。

（二）、王爷会的地理分布

整体观之，王爷会分布于成都、犍为、德阳、南充、蓬溪、南溪、金堂、夹

^① 同治《彭水县志》，卷九，风俗志。

^② 嘉庆《纳溪县志》，卷六，风俗志。

^③ 民国《宣汉县志》，卷十五，礼俗志。

^④ 关于王爷神祇问题可参见罗成基：《镇江王爷姓氏初探》，《盐业史研究》，1994年第4期。林移刚：《清代四川民间信仰地理研究》，西南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第41页至45页。

^⑤ 方志中常常写“杨四将军”，可能是误写。关于杨泗将军来历及传播可参见张晓红：《区域信仰的本土化与地方信仰的转型——基于清代陕南杨泗将军信仰的考察》，《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黄芝岗：《中国的水神》，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

^⑥ 光绪《蓬溪县续志》，卷五，物宜志，风俗。

^⑦ 光绪《蓬溪县续志》，卷五，物宜志，风俗。

^⑧ 傅崇矩：宣统《成都通览》，上册，巴蜀书社，1987年第551页。

^⑨ 同治《南溪县志》，卷三，风俗志。

^⑩ 傅崇矩：宣统《成都通览》，上册，巴蜀书社，1987年第551页。

^⑪ 同治《德阳县志》，卷十八，风俗志。

^⑫ 嘉庆《南充县志》，舆地志第一，风俗。

^⑬ 嘉庆《彭山县志》，卷三，风俗志。

^⑭ 宣统《广安州新志》，卷三十四，风俗志。

^⑮ 光绪《蓬溪县续志》，卷五，物宜志，风俗。

江、彭山、广安、新宁、灌县、江安、巫山等地区。这些地区大都沿河流分布，岷江的成都、灌县、彭山、夹江、犍为，中江的德阳、金堂，长江干流的南溪、巫山。这样的分布特点也印证了王爷神是水神的说法，也说明王爷庙、杨泗将军等庙多于河流边建庙的特点，“凡系水入之地”“皆有庙宇焉。”^①

其实，王爷会与禹王会大概相关。相关有二，一是两者都是四川地区的水神，民间对水神神祇莫衷一是，有相互混淆之嫌。二是禹王会期与王爷会期都有六月初六日之说。酉阳、彭水、广安等地的禹王会“惟楚商或原籍两湖者行之，土人无与也。”^②说明这里的禹王会是湖广移民所独有。其实，王爷神之一的杨泗将军信仰也是移民所致，有可能是在元末民初进入四川地区的^③，到了清代才普遍兴起了举办王爷庙会的。

七、太阳会

四川地区对太阳神的崇拜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金沙遗址和三星堆出土的太阳神鸟、太阳树等文物，很多都是关于太阳崇拜的^④。直至清代，人们仍然有些地方会祭祀太阳神，还会在太阳生日这天办庙会。太阳会的会期一般是十一月十九的太阳神诞日。江油这天“各刹讽佛念经，乡人亦于是日虔礼而敬祀焉。”^⑤彭山县“太阳神诞，士民演剧庆祝。”^⑥清末成都地区的太阳会期“各街告白，大书特书太阳胜会，合资演戏”，但已然成为“供会首之酒食而已”^⑦。除了江油、彭山、成都外，太阳会还分布于金堂、冕宁、绥靖屯、青神等地区。

八、会馆庙会

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为四川填入了大量的人口。移民进入后对原有庙会也有影响。如峨边沙坪、毛坪老君庙于三月二十二日、二十五日先后办老君会。清嘉庆年间，外地移民增多，铁器需求增加，峨眉、乐山等地的铁货不断运进，这就使老君会成为专卖铁器的庙会。其后，铁匠也随之迁入定居。由于铁匠人数增多，老君会便又称“铁匠会”^⑧。进入四川的移民为了寻求帮助，或抵御其他外来势力的侵扰，以同乡联谊的方式结成会馆^⑨。移民将原来信仰的神引入到新修会馆中祭祀，“湖广籍祀禹王、关帝、帝主，福建籍祀天后，江西籍祀许真君，广东籍祀六祖。”^⑩贵州籍祀南大将军、黑神等，陕西籍民多祀刘备、关羽、张飞等，四川籍祀川主等。会馆大都会各自在所祀神诞期，演戏报赛，开展庙会活动。一

^① 《王爷会碑记》，转引自罗成基：《镇江王爷姓氏初探》，《盐业史研究》，1994年第4期。

^② 同治《增修酉阳直隶州志》，卷十九，风俗志。

^③ 林移刚：《清代四川民间信仰地理研究》，西南大学博士论文，第43页。

^④ 黄剑华：《三星堆太阳崇拜探讨》，《中华文化论坛》，2001年第2期。

^⑤ 道光《续纂江油县志》，卷三，风俗志。

^⑥ 嘉庆《彭山县志》，卷三，风俗志。

^⑦ 傅崇矩：宣统《成都通览》，上册，巴蜀书社，1987年第554页。

^⑧ 参见峨边彝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峨边彝族自治县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第606页。

^⑨ 关于四川地区会馆研究可参见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附录一《清代西南的移民会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07页。

^⑩ 民国《合江县志》，转引自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163页。

一般来说,各地会馆均会在神诞等期举行演戏娱乐等活动,盐源禹王宫办禹王会时,献大烛“每烛一跋重五六十斤。饰功曹鬼卒,鼓乐旌旗,盈街溢巷,旄倪杂沓,汉夷闾阖。”^①下面根据清代四川方志资料来简述一些会馆庙会的分布情况。

彭山、犍为等地在南华宫办六祖会,“粤省人演剧庆祝”^②。

夹江、广安等地江西馆于四月初一日办萧公会。

南充、广安等地于八月初一日在万寿宫酬神演戏,办许真君会。

绥靖屯、冕宁等地于六月二十三日办三圣会。

禹王会会期有两个,一是正月十三,一是六月初六。正月禹王会分布于盐源、南充、广安、蓬溪。六月禹王会分布于酉阳、彭水两地。不过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酉阳、彭水、广安等地“惟楚商或原籍两湖者行之,土人无与也。”^③说明这里的禹王会是湖广移民所独有,土著不以为然。

庙会是一种文化的载体,会馆通过庙会的方式展现和传播了自己的文化。同时,各会馆通过崇拜共同的神灵信仰,增强了本省人、同乡人的凝聚力与认同感。

^① 光绪《盐源县志》,卷十一,风俗志。

^② 嘉庆《彭山县志》,卷三,风俗志。

^③ 同治《增修酉阳直隶州总志》,卷十九,风俗志。

第二章 清代四川庙会地理分布的区域差异

根据第一章各个庙会的分布情况与特征,笔者将四川地区划分为川西盆地区、川西高原区、川东区、川南区、川北区(如图10)。川西盆地区包括龙安府的江油、彰明,绵州、成都府、邛州、眉州、资州的井研和嘉定府的西北部地区。川南区主要包括了宁远府、叙州府、泸州和叙永厅。川东区主要包括潼川府、重庆府、夔州府、酉阳州等地区。川北区则包括了保宁府、太平厅等地。剩下的西部高原地区为川西高原区。第一章主要讨论了清代四川地区普遍性庙会的地理分布情况,这一章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探讨第一章未涉及的各区内特有的庙会,从而展现其区域特性。二是从庙会的娱乐功能与商贸功能来透视各区之间的区域差异性。

第一节 清代四川各区庙会的区域特性

第一章主要探讨了清代四川普遍性庙会的分布问题,这一节将简述各区内的特有庙会的分布状况,并着重探讨少数民族的庙会分布情况,以此来展现各区的区域特性。

一、各区特有庙会的分布状况

根据清代四川各县庙会月份数量统计表(表3-1)数据可知,一年之中川西盆地区共办会247次,川南区办会109次,川东区办会190次,川北区办会8次,川西高原办会11次。从数量上来讲,各区的差异是比较明显的。除了数量上的差异之外,各区还有其他小范围的庙会分布其内。

川西盆地区:灌县、金堂、新繁等地在正月二十日举办“谷王会”,“传为谷王诞,是日演剧赛神,凡乡农用具及竹木铁器,贩商云集陈列于场之内,远近咸争趋之,谓之谷王会。”^①清代方志资料显示谷王会只分布于成都平原地区,而民国方志资料显示筠连、剑阁等地也有谷王会的分布。八月中秋成都地区还会办“月光会”,“中秋之夜,家家市饼饵水果,大小向月膜拜。前后数日,各街合资演影戏酬神。”^②,金堂县月光会“游人甚多,约有十日之热闹。”^③彭县还有“猫庙会”^④,朝猫庙,供奉神猫。“南天会”是温江县城内特有的庙会,始于清代乾隆年间。温江县城南郊白塔子有木刻南天菩萨一尊,据说是主宰南天之神,人们极为崇拜,平时香火旺盛,不断有人前往顶礼膜拜,于是把每年农历十月十六日定为会期,会期三至七天,称“南天会”。届时将南天菩萨用八人大轿抬起,燃放鞭

^① 民国《新繁县志》卷四,礼俗。

^② 傅崇矩:宣统《成都通览》,上册,巴蜀书社,1987年第552页。

^③ 傅崇矩:宣统《成都通览》,上册,巴蜀书社,1987年第552页。

^④ 四川省彭县志编纂委员会,《彭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839页。

炮，鸣锣开道。由善男信女护驾转游，名为“菩萨出驾”。同时举办庙会，远近客商云集，茶房酒肆，星罗棋布，各种商品琳琅满目。民国9年以后取消了南天菩萨“出驾”的仪式，保留庙会物资交流的内容^①。洪雅瓦屋山朝山香会，明清时期，瓦屋山上有20多座庙宇，供有以铜万斤铸成的“辟支佛”像，每年五、六、七月朝山拜佛，烧香还愿的善男信女和游客络绎不绝，山会十分热闹，清代中叶开始衰落，以后僧去庙空，游人渐断，朝山会中止^②。夹江每年在春分日还要举行“长年会”，“二月遇春分日，农家休息一日，不服田亩，工匠亦停工作，或有办会唱灯者，俗呼春分节为长年会。”^③彰明青莲场内年正月举办长寿会，“奉文昌輿輦巡游街道”^④祈长寿。邛崃民众为了纪念魏了翁，于每年三月十四举办“了翁会”^⑤。雅安城隍会之后还有“袍会”，“神不出驾，异其袍服，前列巨烛奏乐导迎。”^⑥

川东区：大宁是古代的盐场，兴起了“绞簇会”、“龙君会”^⑦，是比较古老的庙会。新宁每年六月二十三日会举办“马王会”^⑧。清代四川对马王的信仰基本上流行于川东北和川西地区，并不是新宁地区特有^⑨，但是清代四川举行马王会的并不是很多，成都平原地区有骡马会^⑩，主要是交易马匹。而新宁的马王会则是对马神的崇拜，是祭祀型庙会。渠县十一月还有草王会，“冬至日相传疍夫耕田，草根可以永除，名为草王会。”¹¹忠州还保留有纪念巴蔓子的庙会，于每年三月举办，称“三月会”¹²。抗日战争爆发后，三月会活动自行停止。大足宝顶山香会是大足地区历史最久、声势最大的庙会。正月月中旬至三月初前后四五天均为会期。二月初一、十五、十九上山拜佛最多。十九位观音菩萨生日，为香会正期。香客来自省内各州府县，外及云贵陕等各省¹³。酉阳于九月举办“三抚会”，“皆醮钱购香帛，酒馓祀神。遇有优伶，则演剧。”¹⁴

川南区：盐源地区的汉民在六月二十四举行“火把会”，火把节本来是彝族、白族、纳西族、基诺族、拉祜族等的传统节日，“今夷俗以此日祭其先，而汉民亦然火树，曰火把会。”¹⁵叙永县流域上旬要举办“天堂会”，当天在各乡村的天堂庙举行。杀猪一头，祭祀天堂菩萨（谷神），求保丰收，免除旱涝、虫害。然后分成若干块，编定号数，参与的人抓阄，对号提肉，得二刀腿子的人为下年会首，

^① 四川省温江县志编纂委员会：《温江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825、826页。

^② 洪雅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洪雅县志》，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894页。

^③ 民国《夹江县志》，卷二，方輿志，风俗。

^④ 同治《彰明县志》，卷十九，风俗志。

^⑤ 民国《邛崃县志》，卷四，风俗志。

^⑥ 光绪《雅安历史》，卷四，风俗篇。

^⑦ 刘卫国，《渝东盐场的民俗节》，《盐文化研究论丛》（第一辑），2005年。

^⑧ 同治《新宁县志》，卷三，风俗。

^⑨ 参见林移刚：《清代四川民间信仰地理研究》，西南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第66-68页。

^⑩ 如郫县、双流、崇宁三县都有骡马会，参见傅崇矩：宣统《成都通览》，上册，巴蜀书社，1987年第73页。

¹¹ 民国《渠县志》，卷五，礼俗志。

¹² 忠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忠县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第638页。

¹³ 大足县志编纂委员会：《大足县志》，方志出版社，1996年，第233页。

¹⁴ 同治《增修酉阳直隶州总志》，卷十九，风俗志。

¹⁵ 光绪《盐源县志》，卷十一，风俗志。

余下的杂碎等煮一锅，大家共食，尽欢而散。^①

川北区：阆中三月二十八日在太清观举办“赛台会”，“赛台会者，城东之太清观，古香城寺旧址也。内之为殿者五，外之为戏台者三，三月二十七至二十九日各台同时演戏，互相夸耀，二十八日神像出游，亦如府城隍之仪。”^②到了清末“午县令侯公利用其名，移其期于五月瘟祖会日，举行征集，远近贩卖品同在是地，相比赛颇合今日赛会名实，惟规模较小耳，惜仅仅是年举行一次，以后无复嗣音矣。”^③

川西高原区：薛城、杂谷脑、通化等地会在正月十五日举办“菩萨会”，抬菩萨逛街，尤以薛城为隆重。正月初六日寺庙首事，要去南沟灵佑祠卜卦，向神灵请示出驾日期。届时将灵佑祠供奉的川主、上主（唐西川节度使李德裕）、策公（楞），岳公（宗祺）、二郎和吴大老爷迎至城隍庙。正月十五又才抬送回灵佑祠，叫回銮。是日各族男女老少都身着盛装赶来祭拜，各行会要沿街摆供，并要装扮川剧片段场景（如，包公《斩侄》、《斩美》、《三击掌》等）的平台或高桩以教愚化贤。龙灯、狮灯尾随在菩萨后面沿街挥舞，每户香烟缭绕，黄烟弥漫，鞭炮声、锣鼓声响成一片，历时几个小时才能将几尊神像抬回灵佑祠^④。茂县七月十三日举行“叠溪庙会”，清末民初，每年七月，城周乡民背运药材、皮毛进城赶会，七月十三日，将城隍老爷抬至东门外南坛庙，十五日鬼节这天又抬回城隍庙，一路舞龙灯、耍狮子，鞭炮喷呐不断，人山人海，热闹异常^⑤。松潘县较大的庙会有“黄龙寺庙会”和“张公会”。“咸丰庚申夷变，同治张公古虔于此日（七月七日）殉难，松人感其忠节，绣像祀之。是日鼓乐仪仗，舁公像出巡，士民持香卫送。”^⑥从而兴办“张公会”。川西高原区的康定还有羊年会、郭达将军庙会。

川西高原的庙会类型复杂一些，一方面是由于汉民族的迁入，汉人会举办一些汉族的庙会，如道光《绥靖屯志》风俗志中记载的都是汉族庙会。另一方面是由于明清时期“吐蕃佛教发展迅速”，“藏传佛教在川西北大兴起来”^⑦，藏传佛教类庙会也发展起来。随着汉族和藏、彝等少数民族的相互交融，各自民族庙会的参与界限也就逐渐打破。以康定地区为例，很多庙会汉、藏民都要参与其中。如郭达将军庙会，“（六月十五日）相传为郭达将军生日，汉藏群众都虔诚信仰，尤以藏族信者为多。届时举行盛会，演戏酬神，将军菩萨出驾，四乡群众皆至，十分热闹。”^⑧康定浴佛会“是日汉、康士女大多出游南郊较场及附近喇嘛寺，往来如织，篷帐纷立。”^⑨娘娘会“藏、汉群众作为喜庆都乐意接受”^⑩。汉、藏民通过庙

^① 四川省叙永县志编纂委员会，《叙永县》，方志出版社，1998年，第673页。

^② 咸丰《阆中县志》，卷三，风俗。

^③ 民国《阆中县志》，卷十一，风俗志。

^④ 参见四川省《理县志》编纂委员会，《理县志》，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752、753页。

^⑤ 参见藏族羌族自治州茂汶羌族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茂汶羌族自治县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7年，第679页。

^⑥ 民国《松潘县志》，卷一，风俗志。

^⑦ 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11页。

^⑧ 四川省康定县志编纂委员会，《康定县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5年，第464页。《西康综览》，第十三编，第二章，康民之集会，亦有记载。

^⑨ 《西康综览》，第十三编，第二章，康民之集会。

会这种形式不断交流与融合，庙会的整合作用也就凸显出来了。

二、少数民族庙会的区域分布

清代四川是一个“夷汉杂居”之地，特别是川东南、川南、川西高原等地区。嘉庆《四川通志》云“叙、泸、松、茂、重、夔、黎、雅、宁远之间，夷汉杂居，抚绥尤为不易。”^②这些地方主要分布着土家族、苗族、彝族、藏族、羌族等，他们有各自的民族节日，而一些宗教类节日发展成了庙会。清代川西高原、川南、川东南早有移民进入，所以有些庙会都会有汉人或其他民族的参与其中，庙会对社会整合作用也是比较大的。下面选取一些比较典型的庙会，分而述之。

（一）、土家族、苗族的牛王会：

汉族每年十月初一办牛王会，土家族、苗族也有自己的牛王会。他们有着自己关于牛王神的传说，《酉阳县志》记载的是“人们为了感谢耕牛，把耕牛化为神，特立牛王庙作为祭祀，以求其保护。每年这一天，农民要杀猪，做米粩享祭牛王，喂养的耕牛，这一天也不下地耕作，饲喂熟食、精料，以示慰劳。”^③《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概况》记载了不同的故事，“（四月初八日）一说是牛王生日，一说是土家族先民在战争中失败了，退却时在一条河边过不去，万分危急的时刻，一条水牛游过来了，他们拉着牛尾巴过河，脱离了险境，牛救了他们的性命。以后到了这一天，土家人民要杀猪宰羊，做米粩，来祭祀牛王；所有耕牛要休息，给喂好的饲料。”^④《黔江县志》记载了土家族和苗族各自的传说，“土家族敬奉牛王菩萨，传说有一年四月八，土家人战败，退到一条河边，又遇河中涨水，进退两难之际，一头大水牛过河，大家拉着牛尾巴过了河，后来便把这一天作为纪念日。其说二，古代有一苗族首领叫亚宜，在某年联络各寨头人起事，反抗统治者的压迫，于次年四月八日不幸牺牲，苗族人民为了追悼这位英雄，每年农历四月初八均要举行纪念活动。”^⑤很显然这样的传说应该是讲的族群部落之间的冲突，并不是发生在民国时期，应该是早于清代。而这些民族在四月初八祭祀和办牛王会应该也是早于民国时期的，至少清代就有地方在办会。不管故事有多少种版本，都是在突出“牛”对土家族和苗族的重要性，他们对牛的崇拜与感恩不断的增加，每年也就在四月八日举行祭祀、演剧等酬牛神的庙会活动。

（二）、羌族庙会：

（1）祭山会：是羌族保留至今的传统祭会。是祈祷天、地、人间诸神，保佑羌人六畜兴旺、五谷丰登、森林茂盛、地方太平、百事顺遂的大典。除了丧家、有产妇家的人不能参加外，寨内12岁以上男性都要参加。绵虬、龙溪、雁门等地因各地农事季节不同，祭祀日期同，但多在春秋二季。龙溪，绵虬在农历八月初

^① 四川省康定县志编纂委员会，《康定县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5年，第464页。

^② 嘉庆《四川通志》，巴蜀书社，1984年，第18页。

^③ 《酉阳县志》编纂委员会，《酉阳县志》，重庆出版社，2002年，第609页。

^④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概况》编写组：《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概况》，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28页。

^⑤ 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黔江县志》，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第609页。

举行，雁门在四月举行。祭会大多以一村一寨为单位，举行前，由轮流担任的会首筹备，会首约请几位得力助手协助。祭山会在离村附近神树空地（还愿坪）处举行，祭祀处修有石塔立有杉杆，明显集中处立有数个代表神的白石，祭祀由“释比”主持。“释比”借助神的旨意向年轻一带讲述羌族祖宗艰苦创业的历史，强调要团结友爱、惩恶扬善等。会中还会举行跳锅庄、唱山歌等娱乐活动^①。祭山会分布于汶川、茂县等川西地区。

(2) 山王会：理县每年八月十四日在三王庙办会，县属羌族村寨较为盛行，参加者只有本寨人，会期“禁路”三天，以插白旗和堆柏桧为记，违者赔偿会期费用。在会中以酬谢山王保佑丰收，议定护秋办法为主要内容，还要念经作法，饮酒吃肉等^②。

(三)、藏族庙会：

(1) 哑巴会：即佛诞节，藏族男女老年人在四月十三至十五日都要争取去寺院转经。会期三天，第一天喇嘛和参与庙会信众都只能吃一餐饭，第二天不食、不饮、不说话，第三天早上经主事喇嘛念经吐“开口会”后，才能说话和进饮食。会首轮流担任，一年一任（在大寺庙则由主持办理），凡参加者自愿上贡^③。

(2) 元（圆）根会：十月二十五日为燃灯佛（即黄教祖师宗喀巴）成道之日。无论僧俗均必举行庆祝，尤以喇嘛寺陈设辉煌，更形紧张。至是日夜，或家或庙均以无数圆根掏空灌以素有，燃以引线，灯火万家，光明如昼。而青年男女借出外观灯为名，而达其桑间濮上之约。^④汉族群众也都点灯敬佛。圆根会分布于理县、康定县、宝兴县等地区。

(3) 宗喀巴出巡会：宝兴县永寿寺于正月十七日办会。“是日，各村寨喇嘛到寺里举行法事，抬着菩萨出巡，各村寨藏民身着鲜艳的民族服装，齐集碾碛，顶礼膜拜，入夜，跳起锅庄舞通宵达旦。”^⑤

(4) 出丛会：是汶川县内藏族独特的大集会。正月初九日土司所属 28 寨首领，率男丁来土司公署（涂禹山）在公署东侧迎春坝集会。土司面东而坐，喇嘛向北焚香燃烛，拜叩各寨山神。在坝周树上挂羊数只，由杀羊人取出心腹盛在盘中，如心脏仍在颤动，即示四季平安一切均好，反之为不祥。土司叩拜神灵，并向南焚香，各寨首领向土司祝喜，众藏民举枪鸣放，最后分羊肉给各寨首带回献祀山神。会前会后，土司又向寨首赏示护山守寨、纳粮差役、狩猎务农等事项^⑥。

(5) 泽比几会：“为庆祝莲花生诞辰，会况空前，此间僧侣、教民云集，寺周围帐篷毗连”^⑦。黑水县一般于六月在德切朗寺庙、奶子沟庙举行。

藏族的庙会还有：马尔康地区的泽布吉庙会、让古寺庙会，黑水县的绒雀会、

^① 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汶川县志》，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798页。

^② 参见四川省《理县志》编纂委员会，《理县志》，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770页。

^③ 参见四川省《理县志》编纂委员会，《理县志》，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762、771页。

^④ 《西康综览》，第十三编，第二章，康民之集会。

^⑤ 四川省宝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宝兴县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第477页。

^⑥ 参见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汶川县志》，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797页。

^⑦ 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黑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黑水县志》，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593页。

多基巴惹会、庆祝丰收的扑尔巴会等等。

少数民族庙会是与他们各自独特信仰是相关的,土家族和苗族对耕牛的崇拜,从而形成了不同于汉族的牛王会。羌族的自然崇拜中对山、石的崇拜比较浓烈,从而形成了祭山会、山王会等。藏族庙会很显然跟藏传佛教是相关联的,其庙会一般以宗教节日为基础,并以藏传佛寺为中心地形成和发展而来。

第二节 庙会娱乐和商贸功能的区域差异

本节从庙会的娱乐和商贸两方面功能来探讨四川各庙会区的空间差异,展现其差异特征,分析其形成因素。

一、庙会娱乐性的区域差异

演戏巡神等庙会活动最初是敬神的重要内容,到了清代已经发展成为全民性的娱乐活动。娱乐的方式有很多,但主要是演戏和巡神两个方面。

戏剧是人们娱乐消遣的方式,人们为了感谢神灵的庇佑,在每年办庙会时,会首请戏班前来演戏,藉酬神以娱人,视为盛事。各地的人们在寺庙、会馆等地方修建有戏台,没有戏台的地方就在庙前等空坝处搭台演戏。如广安州的土地会时,就临街搭台演剧。合川东水门外的观音会也在河坝上搭台演戏。演戏少则一两天多则月余,一般以城隍会为最。城市演戏以演川剧为多,乡村则多演杂剧。川剧有四大流派川西坝、川北河、资阳河、下川东,称之为“四条河道”。他们各自有各自的演戏区域。川西坝以成都为中心,川北坝以南充为中心,资阳河以资州为中心,下川东以重庆为中心。它们演戏的区域虽然没有明显的界限,但是有一个相对较为流行的区域,如资阳河就有俗语“艺人不下东,下东要落空”的说法。庙会中的杂剧主要有傩戏、灯戏、皮影戏等。傩戏俗称“端公戏”,多活动于偏僻的农村。灯戏是各地都有,川北最有特色。皮影戏有川西灯影和川北灯影两种,川西灯影主要分布于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地区,川北灯影分布于南充、绵阳、广元、达县等地区^①。戏剧和各杂剧的地域分布也就构成了庙会娱乐活动空间差异的因子。

如果我们把方志中有庙会演戏和巡神的资料做一个统计(见表2-1),我们会发现清代四川各区的特点。川西盆地有记载演戏的次数达到了73次,居首位。其次是川东地区,有37次。而川南与川北则很少记载。再从巡神来看,川西盆地和川南区的次数在10次以上,而川东和川北则在5次及以下。川北区与川西高原区清代方志资料较少,所以相关数据也就较少。上述统计的数据所显示出如下特点。一,从娱乐方式上来说,清代四川庙会以演戏为主,巡神为辅。二,从地域分布上讲,川西盆地的庙会娱乐性盛于其他区。三,川东区多演戏而少游神,川南区重游神,轻演戏。

构成上述特点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演戏是庙会普遍都有的内容,其

^①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省志·民俗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14-582页。

目的是酬神。但不是所有庙会都会巡神，只有那些守土之责的神，才有资格出巡。最典型的就是城隍会时的城隍出巡。城隍神是城市的守护神，明代就被定为与现实官级对等的品级，并赋予了监察地方的之责。城隍每年有三次巡游，被人们视为是镇管一切鬼怪，守卫本境平安。所以，从数量上讲，巡游的次数肯定是会比演戏次数少的。第二，川西盆地区是以成都平原为核心区，自古盛行娱乐之风，各类迎神赛会皆多娱乐内容，“每年逢神会必演戏庆祝”^①，共享盛会。川西平原区“居民尚游乐”^②，迎神赛会是“该地区游乐的最主要的体现和最重要的空间载体”^③。第三，对于造成“川东多演戏，川南多游神”的原因，尚不太清楚。可能是川东区的游神之气弱于川南地区，川南地区举办游神类庙会比较多，其游神习惯更强一些。

二、庙会商贸性的区域差异

庙会的商业贸易功能很早就被学者们注意到，并直接称庙会为“庙市”^④。庙会期间聚集了很多各地的与会者，常常是“人满为患”，这恰恰为商贩兜售商品提供重要的基础。一到庙会的时候，百货鳞萃，无所不有，从而形成了庙市。从表2-1来看，庙会史料中有关商业贸易的记载总共有34次。川西盆地有28次记载，川东有4次，川南有2次。这样的数据直接反映出川西盆地区的庙会市场最为兴盛，其他各区商贸功能均不太强。造成上述特点的原因有以下两点。

第一，由于修方志者略记了庙市的资料，造成各地次数较少。清代四川方志大都在风俗志中记载庙会，基本上不会将庙会记载于场市之中，说明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庙会娱乐性更重要一些，记载的也就更多一些。当然，上述的数据只是庙会商贸活动的一个影子，并不能全面反映真实情况。由于方志资料的局限性，表中数据才显现出川东、川南、川北和川西高原区基本上没有庙市的存在载。也正是由于方志资料的局限性，又使这个数据能够折射出庙市的区域差异性。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清代四川的方志体例上都相似，所记载的条目也有相似之处，略记的情况也普遍存在，正是这“普遍存在”才使得残留下来的记载有意义。所以表中反映出川西盆地区庙市经济比较发达，而其它区域庙会经济性相对较弱的特点，应该是清代四川庙会区域差异的总体体现。而且从方志中对庙市的描述上也能体现出川西盆地区庙市功能较强的特点。

第二，川西盆地区庙会举办数量、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数量决定了这一区庙会市场的繁荣性。办会次数多也就为商贩提供更多的商贸平台，人口的多寡直接决定了参会人数的多少，参会人数越多，则形成的购买力越强。川西盆地区一年办会247次，面积大概有39014平方千米，约有973万人^⑤，城镇的数量也是四川

^① 道光《新津县志》，卷十五，风俗志。

^② 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75页。

^③ 林移刚：《清代四川民间信仰地理研究》，西南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第184页。

^④ 参见全汉昇：《中国庙市之史的考察》（《食货》，1934年第1卷第2期）《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第2230页）都称庙会为庙市。

^⑤ 注：面积和人口数根据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侯杨方：“中国人口地理信息系统”GIS提供的数据估算，雅州府东北部是雅州府府治所在，主要的县也集中在此地区，所以人口数适当做了调整。

最为密集的区域，这些优势是其他区域没有的。赵世瑜先生比较华北与江南的庙会后发现，江南地区庙会市场性比华北弱。进而认为由于江南市镇发展程度比较高，市镇覆盖面积较大，人们的日常需求在平时的市场上就可以买到，所以，庙会的经济功能就被商业贸易市场所取代^①。这样观点似乎不适合解释清代四川各区的差异性。清代四川庙会与人口、经济水平的关系式是：人口数量越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则举办庙会的次数也就越多，庙会市场也就越旺盛。庙会市场性与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成正相关。

对比表 2-1 中庙会娱乐与商贸记载的次数，我们发现清代四川庙会的娱乐功能强于商贸功能。再阅读方志史料亦能得出相同的结论。按传统的观点应该是庙会的市场性更强一些。那什么因素导致了这样情况出现呢？一方面是由于修志者在记载庙会市场性时比较简略，在修志者的眼中可能娱乐性才是他们记载的重点（在当时民众心目中可能也是这么认为的）。笔者从搜集到民国四川的庙会资料来看，民国时期有关庙会的市场性记载明显多了很多，如果从传承上讲，可能清代四川庙会的商业性还是很繁盛的，当然不排除民国时期四川庙会的市场性发展更好情况。另一方面，庙会带有“狂欢”^②的性质，人们乐于举办和参与庙会中的娱乐项目。庙会为人们“狂欢”提供了场所和理由。庙会场所打破了平时各种行为规范，让人们能够通过参与庙会来调剂压抑而平淡的生活。所以，很多地区在筹集庙会资金的时候，一般都不吝啬。如资阳城隍会时，需要从省城请戏班“约费千余金”，人们仍然“岁以为常，而邑人欣助。”^③所以，在人们心目中更希望多举办一些娱乐性活动。

表 2-1 清代四川庙会娱乐和商贸记载次数统计表

区域	娱乐		商贸		
	演戏	巡神	农器	百货	其他
川西盆地	73	15	10	5	13
川南区	5	11	1	/	1
川东区	37	5	/	/	4
川北区	3	3	/	/	/

注：本表根据本文附录“清代四川庙会史料汇编”整理。“次数”是指附录“清代四川庙会史料汇编”中所记载的相关次数。

在庙会的市场中还形成一些专卖的市场，如卖农器、花卉、百货等。四月初八放生会时成都等地区还形成了都有专门卖鱼、鳅、鳝、螺、龟、蟹、蚌的市场，由于需求量大，以至于出现了上游放生，下游打捞的现象。表 2-1 中的数据显示出，川西盆地区是卖农器最为多的地区。如成都地区老君会时，形成了“售农器之总市”，土地会以“售兰草为大宗货品”^④。彰明梓潼会、罗汉洞会、东岳会、关圣会、川主会皆要“鬻农器”^⑤，其他区则较少。

^① 赵世瑜：《狂欢与日常》，三联书店，2002年，第219页。

^② 庙会的“狂欢”性，参见赵世瑜：《狂欢与日常》，三联书店，2002年，第116-144页。

^③ 嘉庆《资阳县志》，卷二，风俗。

^④ 傅崇矩：宣统《成都通览》，上册，巴蜀书社，1987年，第72-73页。

^⑤ 同治《彰明县志》，卷十九，风俗志。

第三章 清代四川庙会分布的总体特征

这一章主要是讨论两个问题。一是从总体上分析庙会会期的月份分布情况及其特点，二是以县级为单位统计出各县庙会的数量^①，探究其分布的总体特征。笔者根据方志资料，做了清代四川各县庙会月份数量统计表（表 3-1）：

表 3-1 清代四川各县庙会月份数量统计表

县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无	合计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成都	1	6	2	2	1	2	4	3	2	2	1			26
华阳		2	1	1			1			1				6
双流			1		1								1	3
温江	1	1	1	1	1	1	2							8
新繁				1		1	1				1	1		5
金堂	1	1	5	2	2	5	3		4	1	2			26
新都		1			1	1	1							4
灌县	1		1	1	1	3	2			2				11
崇宁	1		1		1									3
新津	2	1		2	2					1				8
什邡				1			1			1				3
汉州	1	1	1	2	2		1	1		2				11
乐山				1	1	1								3
峨眉		1	1	1	1		1						1	6
洪雅		1		2	2		2							7
夹江	2	1	2	1	2	3	1	1	2	1				16
犍为				1										1
荣县	1			1	1									3
奉节		1		1			1		1					4
大宁	2	1		1			1		1	1			1	8
云阳		1		1	1		1							4
万县		2			1	2	1	1						7
巫山				1	1	1	1							4

^① 这里解释一下为什么要以“县”为单位来统计庙会，因为清代四川地区的方志，在记载庙会的时候，并不记载详细的地点。所以，很大一部分庙会地是不能准确定位的，但是所记载的庙会肯定是属于这个县的，为此，本文把统计尺度拉到县一级。

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江油		2		1	1	1	1			1	1			8
彰明	1	2	2		2	1				1				9
绵州	1	1		1			1							4
德阳	2	1	2	2	1	3	1	1	1	1			2	17
绥靖屯	1		2		2	2	1			1	1			10
眉州		1			1	2								4
丹棱		1		1	2	1	1			1				7
彭山		1	1	1	1	3	1	1		1	1	1		12
青神	1	3	1	2	2	2	2		1	1	1			16
邛州		1		1	1	2								5
大邑		1	4	1	1	3	1	1	1					13
蒲江		1	1		1	2								5
西昌	1	1												2
冕宁		1	1		1	2	1			1	1			8
盐源	2	3	1			2	1		2					11
会理							1		1					2
越嶲		1	2		2	1								6
南充	1	1		1	2	1							2	8
营山		2		1	4	1		1				1		10
仪陇			1	1	1									3
岳池													1	1
广安	3	3	2	4	3	5	1	3	2			1		27
新宁		2		2	2	2	2							10
太平	1	2												3
三台							1							1
射洪	1			1			1							3
盐亭		1			1		1							3
中江							1							1
蓬溪	1	2		1	1	3	1		1					10
安县							1							1
纳溪		1		1		1	1	1		1				6
安江		1		1		2	2			1				7
合江				1			1							2
叙州				1			1			1				3
南溪	1	2	1	1	1	3	2	1	1	1				14
隆昌							1							1
长宁		1		1		1	1							4

第三章 清代四川庙会分布的总体特征

高县			1	1			1			1				4
筠连			2	1		1	1			1			1	7
珙县		1				1								2
屏山		1		1		2		2						6
马边		1		1	1	1		2						6
雅安			1		1	1			2					5
名山			1										2	3
天全		1	3	1	1		1							7
理塘						1								1
酉阳		2		1	1	2	1	1	1					9
秀山			1											1
黔江		1		1		1	1	2	1					7
彭水		2		1	1	2	1	1	1					9
忠州		1					1	1						3
丰都		1			1									2
垫江	1	1		2	1	1	1	1	1					9
梁山		1			1	1								3
巴县		1					1	1		1				4
江津		1				1								2
长寿							1			1				2
綦江	1	1				1	1							4
南川		1					1							2
铜梁		1		2	1		1							5
璧山		1					1	1		1				4
定远			1				1							2
合州			1	1			1							3
涪州		1			1		1							3
江北		1					1			1				3
资阳			1		1				1					3
井研		2			1	2	1							6
阆中			2		1			1						4
广元							1							1
合计	32	83	51	63	68	84	75	28	27	30	9	4	11	565

注：本表根据本文附录“清代四川庙会史料汇编”整理。图表中的县级政区名按照方志名称为准。政区变化以参照蒲孝荣著《四川政区沿革与治地今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一书。府属的厅、州和县，均作县级政区。表中月份为农历。表中“无”字栏表示资料中没有庙会会期的记载或表示会期不确定的庙会数量。“合计”栏表示此县庙会数量总数。不填表

示史料中没有相关记载。不同资料记载同一庙会者，只计算一次。同一名称庙会，地点不同或会期不同者，则分开计算。若府、州一级方志的庙会资料未具体说明是哪一县，则算在治地县中。有庙会记载的县称之为有效县，没有搜集到的县称之为无效县。此表中有 92 个有效县。其它未明处参见附录注释和绪论中的资料来源。

第一节 清代四川庙会的时间结构及特征

研究庙会的时间结构，应该包括庙会兴起、发展、衰亡的时间阶段和庙会的会期两个方面。

关于清代四川各具体庙会是什么时候开始举办的，具体发展的情况怎么样，大都无从稽考。不过衰亡的时间，倒还有所记载。笔者从搜集到的民国和现代方志中的庙会资料看，四川地区庙会的衰亡大概有几个时段。第一个阶段是清末“庙产兴学”期间。四川各州县都在提拔庙产^①，这直接影响了寺庙的收入，致使一些寺庙缺少了办庙会的资金。第二阶段是民国四川军阀统治时期。这一时期，军阀直接将祠堂、庙产充公，直接导致了一些庙会的停办。如峨眉县的灯山会，“民国 18 年之前最为盛行。各寺庙、祠堂均有产业，每逢过年则举一会首，由各祠堂、寺庙凑钱办会。民国 18 年以后，刘文辉治川，将各祠堂、庙产多数充公，灯会冷落。”^②再如会理县的朝斗会，“称一时之盛”，“较大寺庙均置有田产，收租息作朝斗费用。”“民国 22 年，庙产提卖后，各寺庙朝斗停止。”^③乐至的城隍会“民国 15-18 年，庙产卖作公用，每年神会演出费由群众募捐，38 年庙会停止。”^④抗日战争期间，抗日为第一要务，一些地区的人们“反对借神敛财，庙会活动减少。”^⑤荣县政府更是下令停止办会，“民国 29 年（1940），因抗日战争情势处于艰难时期，县府明令禁止举办各种庙会。”^⑥第三阶段是解放后。解放后，为了消除封建残余，传统庙会大都停办，一些庙会变为物资交流大会。南江县文昌会“解放后庙产、庙宇没收分给农民，文昌会终止。”^⑦郫县“民国时期，一年中庙会不断”，“解放后，“朝会”的内容逐步从祭神等发展为单纯举办物资交流会或娱乐会演等。”^⑧以上是四川传统庙会衰亡的三个阶段。

一、庙会月份分布特征

从整体上看，清代四川各月均有办庙会。但是，各月庙会分布是很不平均的。

图 11 清代四川庙会月份分布图

^① 参见徐跃：《清末四川庙产兴学进程中的砍伐庙树》，《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5 期。

^② 峨眉县志编委会，《峨眉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604 页。

^③ 会理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会理县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 年，第 767 页。

^④ 乐至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乐至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729 页。

^⑤ 井研县志编纂委员会，《井研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639 页。

^⑥ 荣县志编纂委员会，《荣县县志》，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 年，第 533 页。

^⑦ 南江县志编委会，《南江县志》，成都出版社，1992 年，第 759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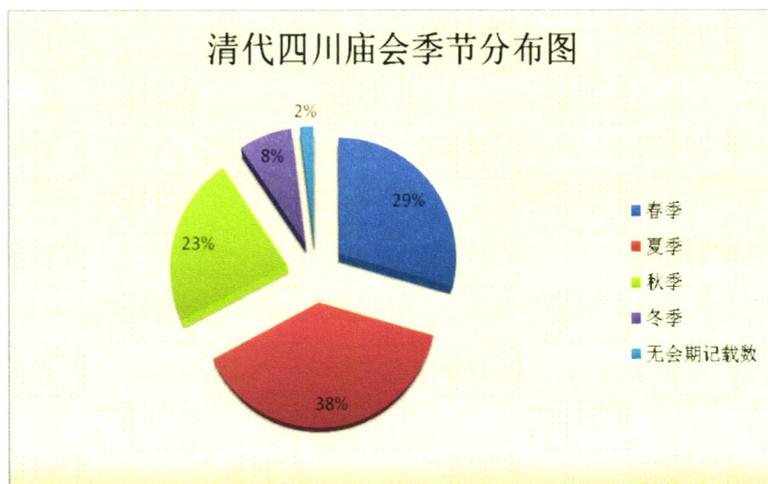
^⑧ 四川省郫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郫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729 页。



数据来源：表 3-1。

根据表 3-1 可知，一年之中，正月办会 32 次，二月办会 83 次，三月办会 51 次，四月办会 63 次，五月办会 68 次，六月办会 84 次，七月办会 75 次，八月办会 28 次，九月办会 27 次，十月办会 30 次，十一月办会 9 次，十二月办会 4 次。将这些数据绘制成图（图 11），我们更能清晰了解清代四川庙会的月份分布情况。图中峰值出现在二月和六月，两月均在 80 次以上。三、四、五、七月办会次数都超过了 50 次，正、八、九、十月办会 30 次左右，十一、十二月办会次数均在 10 次以下。按季节来说，春季办会 166 次，占 29%。夏季办会 215 次，占 38%。秋季办会 130 次，占 23%。冬季 43 次，占 8%。很明显，清代四川庙会多集中在夏季举办。造成清代四川庙会月份分布特点的原因大概有两点：

图 12 清代庙会季节分布图



数据来源：表 3-1。

第一，庙会会期的月份分布特征体现了“不违农时”“顺应农事”的原则。二月和六月是办会最多的两月。二月城市多文昌会、祛瘟清醮会等，乡村多土地会、春社会等。二月乡村正是准备开播春耕的时期，这些庙会正好为乡民们提供了购买农器或种子的市场。如成都二月十五日至三月朔日的二仙庵花会，“此会相沿已久，而为售农器之总市。”^①六月“耕耘已毕”^②，人们则趁机放松娱乐，特别是乡村六月举行的青苗土地会，“赛青苗，祈秋成。祭毕，合饮而散。”^③六月还有“农家最重此会”的川主会，城乡都要举行祭祀和酬神活动，以祈祷川主神保佑今年风调雨顺。其实，体现不违农时原则的庙会大都是乡村庙会，城里的庙会受这一原则的影响较小。比如说三月大部分地区已经农事渐忙，但仍有五十多州县在办会，这些会大部分是在城市中举行的。虽然农时原则对城市庙会影响较小，但并不是说就没有影响，影响主要是体现在较为大型的庙会上。凡是较为大型的庙会乡民也要前来赶会，才能构成其大规模。拿城隍会来说，各地的城隍会基本上是当地最大规模的庙会，会期“各乡民醮金结社，入城与会。”^④城中“乡民云集”^⑤。若城中没有乡民涌入城中祭祀看戏、买卖商品，哪里来的“商贾云集”、“乡民云集”呢！除了农忙之外，人们还受其他事情的限制。如营山县“自九月至十二月，买卖田地制办婚嫁，女纺男织，勤苦倍甚。铺户亦陈百货朝夕经济，无赛会之事。”^⑥

第二，造成这种月份分布特征的很大一部分因素是宗教节日或祭祀传统而决定的。庙会会期的形成大都是“民于诸神，或生日，或塑像始期，皆谓之赛。”^⑦民众对于神诞之期是有着敬畏之情的，一般是不会随意更改。虽然同一种庙会，在各地的会期有差异，但这并不能说明会期确定之后，人们会随意更改神诞之期。特别是传统宗教节日一旦形成，一个区域范围内则形成了一个定期，不会随意更改。如，四月初八的浴佛会、七月半的盂兰盆会、二月初三的文昌会。

那么，我们怎么来理解会期的形成、地区差异和变动呢？会期的形成大都是因为神诞之期、得道涅槃之期、塑像始期等，而造成同一种庙会的区域差异的因素，则因地、因神而异。如城隍会，各地的城隍神并不是统一的，是由各地官方或民众认定的逝者，那么各地神诞之期是有差别的，自然各地的会期是有差别的。还有土主会、川主会、土地会等民间气息较为浓厚的神会都有这种因素的存在。反而观之，较为古老的一些庙会，如盂兰盆会、放生会、上九会、关帝会、文昌会、春秋社会等会期的差异是比较小的。

二、庙会会期的时间特征

庙会一般是以年为周期的，一年中办庙会的那几天为会期。会期形成的因素

^① 傅崇矩：《宣统《成都通览》，上册，巴蜀书社，1987年第73页。

^② 同治《营山县志》，卷十，輿地志，风俗。

^③ 嘉庆《眉州属志》，卷九，风土志。

^④ 道光《蓬溪县志》，卷十五，风俗。

^⑤ 嘉庆《马边厅志略》，卷四，人物志，风俗。

^⑥ 同治《营山县志》，卷十，輿地志，风俗。

^⑦ 嘉庆《夹江县志》，卷二，方輿志，风俗。

比较多，一般是神诞、涅槃、得道的日期，将这些日期定为庙会的正期。各个庙会的会期天数是不一样的，就算同一种庙会，各地会期天数也有差别。清代四川方志中很多都只记载了庙会正期^①，但我们不能就认为庙会天数只有正期一天。所以，我们很难全面把握清代四川各庙会会期的具体天数，只能根据有记载会期天数的庙会来做一些分析。

表 3-2 清代四川庙会会期天数统计表

会期天数	庙会名称及地点
>30	新津城隍会、铜梁城隍会、绵州观音会
20-25	彭山三婆会
16-20	雅安城隍会、成都二仙庵花会
11-15	峨眉城隍会、井研城隍会、成都老君会、洪雅土主会、夔州九皇会
5-10	成都土地会、彰明城隍会、绥靖屯上九会、新津上元会、成都月光会、汉州天官会

注：本表根据本文附录“清代四川庙会史料汇编”整理。

从表 3-2 来看，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特点。其一，一般城隍会是州县各庙会会期最长的庙会。城隍会会期有的长达十几天，更有长达月余者。如峨眉城隍会从“二月朔日至初十日送神归庙乃止”^②，彰明城隍会“演剧十数日”^③，新津城隍会时“演戏辄匝月”^④。资阳城隍会会期天数更是达到了四十二天，“首事等募钱演戏赛神四十二日”^⑤。其二，成都地区的庙会会期天数普遍比其他地方要长。表中统计了 17 个庙会，成都占有 5 个，说明成都县办会天数是高于其他县的。形成这两个特点的因素有二，一是城隍会不仅得到了官方认可，而且大都是官方主办。城隍神列入国家祭祀之后，就跟现实中的行政官员对应起来，现实中的官员上任的时候首先就要祭拜城隍。民间把城隍神当做本地的保护神，不仅城市民众要参加此会，各乡民也要“醮金结社，入城与会。”^⑥在这种情况下，官民双方在城隍诞辰之日，就形成了长时间、大规模的祭祀和舁神活动。其他种类的庙会不能普遍达到这种大规模和长时段。二是成都地区是整个四川的经济中心，“成都东通吴楚，有波涛之险。南邻云贵，北接秦陇，西毗松维，多崎岖之路。土著者惮于远出，其来贸易者，皆外省之人，商贾辐辏，阗阗喧填，称极盛焉。”^⑦庙会会期恰好为商贾提供良好的时机，如成都土地会有售兰草、农具，老君会、观音会之日也有售农器者，会期自然也会较长一些。

^① 笔者之所以这样说，是根据所搜集的民国庙会资料对比清代庙会资料来判断的，特别是现代新方志和文史资料中明确写了庙会会期的天数，很多庙会都不止正期一天。

^② 嘉庆《峨眉县志》，卷一，方輿志，风俗。

^③ 同治《彰明县志》，卷十九，风俗志。

^④ 道光《新津县志》，卷十五，风俗志。

^⑤ 嘉庆《资阳县志》，卷二，风俗。

^⑥ 道光《蓬溪县志》，卷十五，风俗。

^⑦ 《同治重修成都县志》，卷二，輿地志第二下。

第二节 清代四川庙会数量上的分布特征

表 3-1 统计了清代四川各县庙会的数量情况, 根据这个表, 我们分段而记 (见表 3-3), 试图从整体上把握清代四川庙会分布的总体特征。

表 3-3 清代四川各县庙会数量分段统计表

数量	州县	合计
1-5	双流 新繁 新都 崇宁 什邡 乐山 犍为 荣县 奉节 云阳 巫山 绵州 眉州 邛州 蒲江 西昌 会理 仪陇 岳池 太平 三台 射洪 盐亭 中江 安县 合江 宜宾 隆昌 长宁 高县 珙县 雅安 名山 理塘 秀山 忠州 丰都 梁山 巴县 江津 长寿 綦江 南川 铜梁 璧山 定远 合州 涪州 江北厅 资阳 阆中 广元	52
6-10	华阳 温江 新津 峨眉 洪雅 大宁 万县 江油 彰明 绥靖屯 丹棱 冕宁 越嶲 南充 营山 新宁 蓬溪 纳溪 江安 筠连 马边 天全 酉阳 黔江 彭水 垫江 井研	27
11-15	灌县 汉州 德阳 彭山 大邑 盐源 南溪 屏山	8
16-20	夹江 青神	2
>20	成都 金堂 广安	3

注: 本表根据本文附录“清代四川庙会史料汇编”整理。“数量”是指一年之中各县举办庙会的次数。

表 3-3 中统计了有 92 个县的庙会数量, 其中 52 个县记载的庙会数在 5 次以下, 占总体县的 57%。有 27 个县记载庙会数在 6 至 10 次之间, 占总体的 29%。而办会在 10 次以上的县只有 13 个, 占总体的 13%, 其中灌县 汉州 德阳 彭山 大邑 盐源 南溪 屏山等县记载庙会数在 11 至 15 次之间, 夹江和青神二县记载庙会数在 16 至 20 次之间, 成都、金堂和广安三县记载庙会数在 20 次以上。成都和金堂各有 26 次, 广安州有 27 次。整体观之, 87% 的州县庙会数在 10 次及以下, 13% 的州县在 10 次以上。这 13% 的州县主要集中分布于川西盆地, 又更为集中于成都府地区 (图 13)。之所以川西盆地是庙会的集中区, 一方面是由于这一地区资料相对比较详细, 而且县的密度也要大一些, 从图上反映出来自然也就密集一些。另一方面, 由于这一地区商业贸易比较繁盛, 客观上会刺激这一地区办会的热情。而且很多庙会的资金由商帮分摊。再者, 这一地区游览气息比较重^①, 人们乐于办会游玩。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广安州的庙会数量是整个四川地区数量最多的地方, 《广安州志》记载“五礼从宜, 四时从俗, 汇为一书, 谱冠巴蜀志风俗。”^②说明此志对本境各会的记载是比较完整的, 其他地区方志可能有漏记之嫌。

若把这些数据标注在图上 (如图 13), 我们可以看出清代四川庙会数量分布总体上呈现出带状和散状分布的特征。北起江油南到乐山这一条带状, 是庙会分布最为集中的区域。川东、川南、川西高原等地区呈现出比较分散的特征。在分散特征下, 川南的叙州府的东南部和泸州的西部地区呈现出相对比较集中的区域。

^① 李文青:《明清四川岁时习俗的区域差异研究》, 西南大学硕士论文, 2009 年, 第 37 至 38 页。

^② 《广安州志》, 卷十一, 风俗。

结 语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农业国家，四川地区更是农业发达区，成都平原在三国之后，有了“天府之国”的美誉。人们劳苦终日，间以庙会为乐。庙会作为中华文化的载体，凝聚了各地人民的思想感情、道德风俗、审美趣味和民族特色。传统庙会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具有其时空特征。清代是四川发展历程上重要的时间段，湖广填四川更是为四川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动力。移民带来的不仅仅是他们的劳动力和耕作技术，还有他们原籍的信仰与文化。土著与移民的信仰冲突和融合，都能通过庙会的形式体现出来。通过展现庙会的空间分布，我们可以更好的把握和理解清代四川庙会的发展状况与特征，其庙会活动的地域差异更是文化、信仰差异的一种体现。

相较道教和民间信仰类庙会来说，清代四川佛教类庙会的种类是比较少的，但是其影响却并不逊色。佛祖会至少有45个县办会，孟兰会的分布更广，各寺庙、城市内部的城隍庙、会馆或街市和城外的厉坛等都醮金办会，乡村则办会更多。观音菩萨在民众心目中占有很高的地位，各地的观音庙也很多，办观音会者也不少。清代四川道教类庙会分布比较广泛，办会数量也比较多。一方面是由于道教吸纳了很多民间神祇，使道教神更接近于民众生活需要。另一方面，由于朝廷对一些道教神的推广，较为典型就是城隍会。自从明太祖对城隍神进行了封爵定品后，一般县级及以上城市都建有城隍庙。各城隍神诞之期，一般由政府组织办会，一些地方每年还有三次的“三巡会”。从这一点来讲，政府对庙会的举办是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民间信仰类庙会的种类和数量都是最多的，其分布的突出特点是普遍流行庙会与小区域庙会相结合。一般来说，佛教与道家神在四川都是普遍流行的，而民间信仰的神则带有小区域性，这就导致其一些民间信仰类庙会的分布也呈小区域分布特点，如夹江的长年会、彭县的猫庙会等。

道教类庙会的活动更加的丰富多样，游神类庙会比较多，如城隍会、东岳会、青苗土地会等。佛教类庙会的游神特点并不突出，仅有西昌和冕宁两地有游佛神之余，其他均未见记载。这可能是由于佛教神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比较严肃而崇高的，不可随便舁神。民间信仰类庙会的活动更贴近人们生活的需求，如庇佑耕牛的牛神举办牛王会，为消除农作物虫害而办蝗虫会等。庙会期间，人们对神灵的诉求更为强烈。如对子嗣的祈求，人们会举办娘娘会、童子会、三婆会和观音会，一些地区还将文昌神、壁山神等也附会有送子的功能。

庙会的娱乐和商贸功能体现出各区域的差异性。仅从方志所载庙会情况来讲，清代四川庙会的娱乐方式以演戏为主，舁神为辅。川西盆地的庙会娱乐最盛，川东区多演戏而少游神，川南区重游神，轻演戏。川西盆地区的庙会市场最为繁盛，其他各区商贸功能均不太强。清代四川庙会与人口、经济水平的关系式是：人口数量越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则举办庙会的次数也就越多，庙会市场也就越旺

盛。庙会市场性与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成正相关，这一点是不同于华北和江南地区。

其实，庙会的区域差异性还可以从地缘和民族两个因素分析。从地缘上讲，不同的地缘状况会形成迥异的庙会内容或形式，四川边境地区的一些庙会内容亦不同于盆地，如盐井办文昌会时，谈演的《大洞仙经》，“其声乐则沿滇俗焉”^①，并不同于四川盆地的声乐。地缘因素往往又和移民因素相关联。如川南的峨边每年三月举办的铁匠会，就是由于清嘉庆年间，外地移民增多，铁器需求增加，峨眉、乐山等地的铁货不断运进，铁匠也随之迁入定居。由于铁匠人数增多，老君会便又称铁匠会。”^②同时，不同的民族会有不同的信仰，所举办的庙会也就有不同之处。由于大部分少数民族恰恰居住在盆地之外，所以，地缘因素和民族因素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我们发现盆地与高原或山地交汇地带往往存在汉族庙会和少数民族庙会并存的情况，特别是川西、川南、川东南地区。而且不同民族的庙会，其参与界限在慢慢淡化，他族也可以参与其中。如康定的浴佛会“汉、康士女大多出游南郊较场及附近喇嘛寺，往来如织。”^③郭达将军庙会、娘娘会、元根会等汉藏民都能参与其中。泸定每年四月二十七日亦有城隍出驾之会，“喇嘛及康民每日多往推转焉”^④。再如盐源地区的汉民在六月二十四举行的“火把会”，火把节本来是彝族、白族、纳西族、基诺族、拉祜族等的传统节日，“今夷俗以此日祭其先，而汉民亦然火树，曰火把会。”^⑤很显然这是民族融合的体现，也是汉族移民进入少数民族地区的结果。反之，庙会又通过其娱乐、商贸等方式为不同民族提供了相互交流的平台，对不同民族起了不小的整合作用。

从庙会时间上来看，二月和六月举办庙会次数最多，季节上是夏季办会最多。一方面体现了体现了“不违农时”“顺应农事”的原则，另一方面，也受到宗教节日或祭祀传统的影响。从清代四川庙会的总体数量上看，北起江油南到乐山这一带，是庙会分布最为集中的区域。川南区的东部地区庙会分布也比较多，其他地区呈现较分散的特点。

本文从宏观上展现了清代四川庙会的地理空间分布情况，缺少对个案的分析，这是本文的不足之处。笔者下一步将以“人地互动”的观念，从庙会地理空间与社会空间两个方面去展现对庙会的研究。庙会作为人们生活文化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必然还形成了一定的社会空间。每一个庙会都会形成一个社会空间，这个空间具有很强的时间性，“届时则集，过时则散者也。”^⑥社会空间的中心地就是庙会举办地，空间的边缘是庙会与会者的居住地，这是一个多变且模糊的一个边界。庙会的主办者就是其社会空间的制造者，人们从各自的居住地前往庙会的举办地，参与或者观看异神娱人的活动，进行商品交易，增强人际交往，传递信息

^① 光绪《盐源县志》，卷十一，风俗志。

^② 峨边彝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峨边彝族自治县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第606页。

^③ 《西康综览》，第十三编，第二章，康民之集会。

^④ 《西康综览》，第十三编，第二章，康民之集会。

^⑤ 光绪《盐源县志》，卷十一，风俗志。

^⑥ 傅崇矩：宣统《成都通览》，上册，巴蜀书社，1987年，第72页。

等方式，融入到这一个社会空间里。这个空间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日常并不具备的平台，让人们尽情的去娱乐身心，庙会所具有的社会整合作用也就凸显。当然，庙会中也普遍存在赌博、打架、酗酒，甚至匪乱等情况，虽然也是一部分人的娱乐项目，但是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以清代巴县为例，巴县官府多次就这些问题发布禁令。乾隆四十三年二月发布《巴县示谕真武山进香会期严禁国匪行凶打架、赌博、酗酒滋事》，真武山三月初香客已经云集，若咽喉匪潜入，或酗酒滋事者，“立拿县，以凭重究。”^①类似的禁令还有嘉庆二十五年七月所发《巴县据五福宫稟请示出禁令在中元会期聚众赌博》^②。对于庙会期间摊派演戏费用的情况，方志中记载的是人们“岁以为常，而邑人欣助。”^③而实际上对于经济条件不太好的家庭来说，就可能出现拒绝摊派的情况。同治九年九月巴县就发生了一起莲花坊唐罗氏因土地会各家派钱演戏，控告高顺不交钱反殴伤子一案^④。在庙会期间发生的案件还有很多，这些案件说明庙会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多面的社会空间，有必要进一步探究。

研究庙会的社会空间就是要研究社会空间怎么被制造出来的，参与的人是谁，参与人的态度及精神状态是怎样的，在这个空间里发生了什么事，这样的事对这个空间内的人有什么影响。形成这些影响的环境机理是什么。当然，还要讨论庙会的社会空间在时段上的变化与地理空间上的嬗变等问题。通过对庙会地理分布与社会空间的研究，也就是从宏观上和微观上两个角度去探讨庙会的各种问题，并重视环境对庙会的影响，必将会使我们更为全面的了解庙会的种种历史。

^① 案卷号：006-001-00073，《巴县档案》，四川档案馆藏。

^② 案卷号：006-003-00151，《巴县档案》，四川档案馆藏。

^③ 嘉庆《资阳县志》，卷二，风俗。

^④ 案卷号：006-027-09946，《巴县档案》，四川档案馆藏。

参考文献

一、历史文献

1. 常明、杨芳灿等纂修，嘉庆《四川通志》，巴蜀书社，1984年。
2. 林孔翼：《成都竹枝词》（增订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
3. 宗懔著，宋金龙校注：《荆楚岁时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4. 傅崇矩：《成都通览》，上册，巴蜀书社，1987年。
5. 林孔翼、沙铭璞：《四川竹枝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
6. 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
7. 姚乐野、王晓波主编：《四川大学图书馆馆藏珍稀四川地方志丛刊》，巴蜀书社，2009年。
8. 《巴县档案》，四川档案馆藏。
9. 康熙《顺庆府志》，嘉庆十三年补刻本。
10. 乾隆《汉州志》，乾隆十一年本。《历代汉州志》，中共广汉县委办公室、广汉县档案馆编印，1988年。
11. 乾隆《云阳县志》，乾隆十一年刻本。
12. 乾隆《雅州府志》，光绪十三年补刻本。
13. 乾隆《江津县志》，嘉庆十七年刻本。
14. 乾隆《巴县志》，乾隆二十六年刻本。
15. 乾隆《威远县志》，乾隆四十年刻本。
16. 乾隆《屏山县志》，乾隆四十三年刻本。
17. 乾隆《盐亭县志》，乾隆五十一年刻本。
18. 乾隆《合州志》，乾隆五十三年刻本。
19. 乾嘉之际《绳乡纪略》，《历代汉州志》，中共广汉县委办公室、广汉县档案馆编印，1988年。
20. 嘉庆《眉州属志》，嘉庆五年刻本。
21. 嘉庆《清溪县志》，嘉庆五年刻本。
22. 嘉庆《华阳县志》，嘉庆十一年（1816）刻本。
23. 嘉庆《马边厅志略》，嘉庆十二年刻本。
24. 嘉庆《乐山县志》，嘉庆十七年刻本。
25. 嘉庆《安县志》，嘉庆十七年刻本。
26. 嘉庆《江安县志》，嘉庆十七年刻本。
27. 嘉庆《彭县志》，嘉庆十八年刻本。
28. 嘉庆《什邡县志》，嘉庆十八年刻本。

29. 嘉庆《纳溪县志》，嘉庆十八年刻本。
30. 嘉庆《峨眉县志》，嘉庆十八年刻本。
31. 嘉庆《夹江县志》，嘉庆十八年刻本。
32. 嘉庆《洪雅县志》，嘉庆十八年抄本。
33. 嘉庆《威远县志》，嘉庆十八年刻本。
34. 嘉庆《新繁县志》，嘉庆十九年。
35. 嘉庆《犍为县志》，嘉庆十九年刻本。
36. 嘉庆《彭山县志》，嘉庆十九年刻本。
37. 嘉庆《达县志》，嘉庆二十年刻本。
38. 嘉庆《罗江县志》，嘉庆二十年刻本。
39. 嘉庆《三台县志》，嘉庆二十年刻本。
40. 嘉庆《崇宁县志》，嘉庆二十一年刻本。
41. 嘉庆《汉州志》，嘉庆二十二年刻本。
42. 嘉庆《邛州直隶州志》，嘉庆二十三年刻本。
43. 嘉庆《金堂县志》，道光二十四年补刻本。
44. 嘉庆《南充县志》，咸丰七年增补本。
45. 嘉庆《长宁县志》，民国八年铅印本。
46. 嘉庆《续编屏山志》，民国二十年铅印本。
47. 嘉庆《宜宾县志》，民国二十一年铅印本。
48. 道光《保宁府志》，道光元年刻本。
49. 道光《大竹县志》，道光二年刻本。
50. 道光《绥靖屯志》，道光五年刻本。
51. 道光《忠州直隶州志》，道光六年刻本。
52. 道光《富顺县志》，道光七年刻本。
53. 道光《茂州志》，道光十一年刻本。
54. 道光《巴州志》，道光十三年刻本。
55. 道光《续修石泉县志》，道光十四年刻本。
56. 道光《邻水县志》，道光十五年刻本。
57. 道光《綦江县志》，道光十六年刻本。
58. 道光《大足县志》，道光十六年刻本。
59. 道光《新津县志》，道光十九年刻本。
60. 道光《中江县新志》，道光十九年刻本。
61. 道光《续纂江油县志》，道光二十年刻本。
62. 道光《龙安府志》，道光二十二年刻本。
63. 道光《补辑石柱厅新志》，道光二十三年刻本。
64. 道光《重庆府志》，道光二十三年刻本。
65. 道光《新都县志》，道光二十四年刻本。
66. 道光《江北厅志》，道光二十四年刻本。

67. 道光《城口厅志》，道光二十四年刻本。
68. 道光《荣县志》，道光二十五年刻本。
69. 道光《蓬溪县志》，道光二十五年刻本。
70. 道光《通江县志》，道光二十八年。
71. 道光《南部县志》，道光二十九年刻本。
72. 道光《绵竹县志》，道光二十九年刻本。
73. 道光《重修昭化县志》，同治三年刻本。
74. 道光《夔州府志》，光绪十七年补刻本。
75. 咸丰《阆中县志》，咸丰元年刻本。
76. 咸丰《重修简州志》，咸丰三年刻本。
77. 咸丰《开县志》，咸丰三年刻本。
78. 咸丰《冕宁县志》，咸丰七年刻本。
79. 咸丰《重修梓潼县志》，咸丰八年刻本。
80. 咸丰《天全州志》，咸丰八年刻本。
81. 咸丰《资阳县志》，咸丰十一年刻本。
82. 咸丰《隆昌县志》，同治十三年刻本。
83. 同治《增修西阳直隶州总志》，同治二年刻本。
84. 同治《渠县志》，同治三年刻本。
85. 同治《嘉定府志》，同治三年刻本。
86. 同治《璧山县志》，同治四年刻本。
87. 同治《续增什邡县志》，同治四年刻本。
88. 同治《彭水县志》，同治四年刻本。
89. 同治《续修罗江县志》，同治四年刻本。
90. 同治《增修万县志》，同治五年刻本。
91. 同治《高县志》，同治五年刻本。
92. 同治《巴县志》，同治六年刻本。
93. 同治《续修金堂县志》，同治六年刻本。
94. 同治《直隶理番厅志》，同治七年刻本。
95. 同治《续修汉州志》，同治七年刻本。中共广汉县委办公室、广汉县档案馆编印，1988年。
96. 同治《新宁县志》，同治八年刻本。
97. 同治《会理州志》，同治九年刻本。
98. 同治《郫县志》，同治九年刻本。
99. 同治《合江县志》，同治十年刻本。
100. 同治《重修成都县志》，同治十二年刻本。
101. 同治《新繁县志》，同治十二年。
102. 同治《筠连县志》，同治十二年刻本。
103. 同治《忠州直隶州志》，同治十二年刻本。

104. 同治《直隶绵州志》，同治十二年刻本。
105. 同治《彰明县志》，同治十三年刻本。
106. 同治《德阳县志》，同治十三年刻本。
107. 同治《南溪县志》，同治十三年刻本。
108. 同治《营山县志》，光绪十五年刻本。
109. 同治《剑州志》，同治二十年刻本。
110. 同治《仪陇县志》，光绪三十三年补刻本。
111. 同治《大邑县志》，光绪三十四年刻本。
112. 光绪《江津县志》，光绪元年刻本。
113. 光绪《彭水县志》，光绪元年刻本。
114. 光绪《定远县志》，光绪元年刻本。
115. 光绪《铜梁县志》，光绪元年刻本。
116. 光绪《长寿县志》，光绪元年刻本。
117. 光绪《岳池县志》，光绪元年刻本。
118. 光绪《南川县志》，光绪二年刻本。
119. 光绪《资州直隶州志》，光绪二年刻本
120. 光绪《庆符县志》，光绪二年刻本。
121. 光绪《西充县志》，光绪二年刻本。
122. 光绪《青神县志》，光绪三年刻本。
123. 光绪《双流县志》光绪三年刻本
124. 光绪《续修大足县志》，光绪三年刻本。
125. 光绪《威远县志》，光绪三年刻本。
126. 光绪《合州志》，光绪四年刻本。
127. 光绪《蒲江县志》，光绪四年刻本。
128. 光绪《补纂仁寿县原志》，光绪七年刻本。
129. 光绪《盐亭县志续编》，光绪八年刻本。
130. 光绪《荣昌县志》，光绪九年刻本。
131. 光绪《续增乐至县志》，光绪九年刻本。
132. 光绪《琪县志》，光绪九年刻本。
133. 光绪《射洪县志》，光绪十年刻本。
134. 光绪《洪雅县志》，光绪十年刻本。
135. 光绪《大宁县志》，光绪十二年刻本。
136. 光绪《增修灌县志》，光绪十二年刻本。
137. 光绪《广安州志》，光绪十三年刻本。
138. 光绪《兴文具志》，光绪十三年刻本。
139. 光绪《名山县志》，光绪十八年刻本。
140. 光绪《丹棱县志》，光绪十八年刻本。
141. 光绪《巫山县志》，光绪十九年刻本。

142. 光绪《奉节县志》，光绪十九年刻本。
143. 光绪《雷波厅志》，光绪十九年刻本。
144. 光绪《丰都县志》，光绪十九年增续重刻本。
145. 光绪《太平县志》，光绪十九年刻本。
146. 光绪《盐源县志》，光绪二十年刻本。
147. 光绪《梁山县志》，光绪二十年刻本。
148. 光绪《永川县志》，光绪二十年刻本。
149. 光绪《黔江县志》，光绪二十年刻本。
150. 光绪《叙州府志》，光绪二十一年刻本。
151. 光绪《蓬州志》，光绪二十三年刻本。
152. 光绪《新修潼川府志》，光绪二十三年刻本。
153. 光绪《简州续志》，光绪二十三年刻本。
154. 光绪《续修安岳县志》，光绪二十三年增修本。
155. 光绪《蓬溪县续志》，光绪二十五年刻本。
156. 光绪《垫江县志》，光绪二十六年刻本。
157. 光绪《东乡县志》，光绪二十八年刻本。
158. 光绪《江油县志》，光绪二十九年刻本。
159. 光绪《内江县志》，光绪三十一年刻本。
160. 光绪《会理州续志》，光绪三十一年刻本。
161. 光绪《越巂厅全志》，光绪三十二年铅印本。
162. 光绪《重修彭县志》，民国六年刻本。
163. 光绪《雅安历史》，民国十四年石印本。
164. 光绪《屏山县续志》，民国二十年铅印本。
165. 宣统《昭觉县志稿》，民国九年铅印本。
166. 宣统《广安州新志》，民国十六年铅印本。
167. 宣统《峨眉县续志》，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

二、现代文献

(一) 著作

1. 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2. 高占祥：《论庙会文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
3. 顾颉刚：《妙峰山》，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
4. 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5. 王兆祥、刘文智：《中国古代的庙会》，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7年。
6. 王兴亚：《明清河南集市庙会会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
7. 段玉明：《中国寺庙文化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8. 高有鹏：《中国庙会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
9. 高有鹏：《沉重的祭典·中原古庙会文化分析》，河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

10. 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三联书店，2002年。
11. 郑振满，陈春声：《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
12. 陈宝良、王熹：《中国风俗通史·明代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
13. 林永匡，袁立泽：《中国风俗通史·清代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
14. 胡锐：《道教宫观文化概论》，巴蜀书社，2008年。
15. 萧放：《中国民俗史·明清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6. [日]滨岛敦俊：《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朱海滨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

（二）论文

1. 段宝林：《庙会的民俗本质》，《民间文学论坛》，1994年第3期。
2. 吉发涵：《庙会的由来及其发展演变》，《民俗研究》1994年第3期。
3. 王兴亚、马怀云：《明清河南庙会研究》，《天中学刊》1995年第2、3期。
4. 高有鹏、孟芳：《简论庙会文化的基本功能与基本特征》，《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6期。
5. 朱越利：《何谓庙会——《辞海》“庙会”条释文辩证》，载刘锡诚《妙峰山：世纪之交的中国民俗流变》，中国城市出版社，1996年。
6. 宋军：《集市、庙会与红阳教的传播——以嘉庆年间直隶顺天府通州为中心》，《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7年第2期。
7. 朱小田：《传统庙会与乡土江南之闲暇生活》，《东南文化》，1997年第2期。
8. 小田：《“庙会”界说》，《史学月刊》，2000年，第3期。
9. 小田：《近代江南庙会与农家经济生活》，《中国农史》，2002年第2期。
10. 龚关：《明清至民国时期华北集市的集期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11. 刘晓春：《非狂欢的庙会》，《民俗研究》，2003年第1期。
12. 张萍：《明清陕西商业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
13. 张萍：《明清陕西庙会市场研究》，《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
14. 谢庐明：《清代赣南客家庙会市场的地域特征分析》，《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15. 刘霞：《明清时期山东庙会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
16. 刘霞：《山东庙会文化研究综述》，《齐鲁文史》，2006年，第4期。
17. 宁欣：《乡村的庙会与集市》，《文史知识》，2007年，第1期。
18. 谢永栋：《清代至民国山西平鲁的庙会与乡村社会》，山西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
19. 丁德超：《近代时期豫西北农村庙会市场研究》，《古今农业》，2008年第2期。
20. 张晓虹、牟振宇、陈琍、丁雁南：《南宋临安节日活动的时空结构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4期。

21. 徐跃:《清末四川庙产兴学及由此产生的僧俗纠纷》,《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5期。
22. 王永平:《唐代长安的庙会与戏场》,《河北学刊》,2008年,第6期。
23. 陈莞蓉:《北京传统庙会空间研究》,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硕士论文,2008年。
24. 李文清:《明清四川岁时节日习俗的区域差异研究》,西南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
25. 王猛:《华北地区庙会研究综述》,《高校社科动态》,2009年第6期。
26. 胡吉伟:《近代东北庙会研究》,辽宁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
27. 韩同春:《庙会类型研究概述》,《民族艺术研究》,2010年第1期。
28. 汪志斌:《黄龙庙会:藏彝走廊多元文化空间的一个范例》,《中华文化论坛》,2010年第4期。
29. 付玉强:《清代以来四川地区川主信仰的时空分布研究》,西南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
30. 高雅楠:《庙会研究文献述评》,《理论界》,2012年第2期。
31. 牛晓丹:《唐宋时期庙会研究》,河南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
32. 刘冲:《明清时期淮北地区庙会研究》,云南民族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
33. 林移刚:《清代四川民间信仰地理研究》,西南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
34. 贾雯鹤:《壁山神信仰探微》,《宗教学研究》,2013年第2期。
35. 徐跃:《清末庙产兴学政策方针与地方的运作——以清末四川叙永厅为个案》,《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36. 胡靖:《清中后期至民国巴蜀地方志所载汉族岁时节俗研究》,四川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

附图

图 1：清代四川佛祖会分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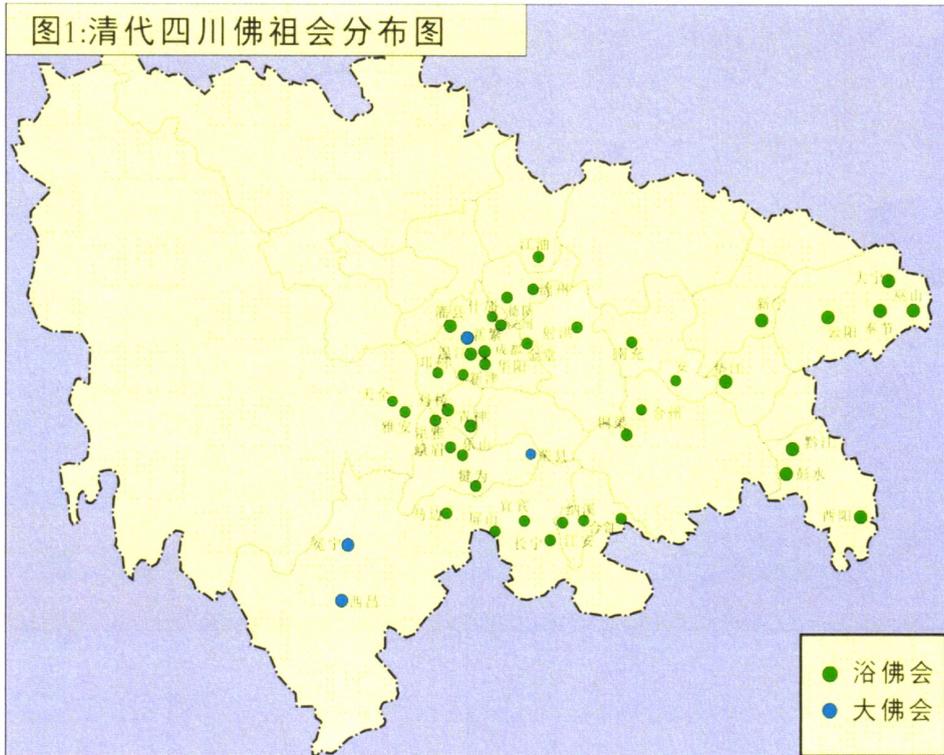


图 2：清代四川孟兰会分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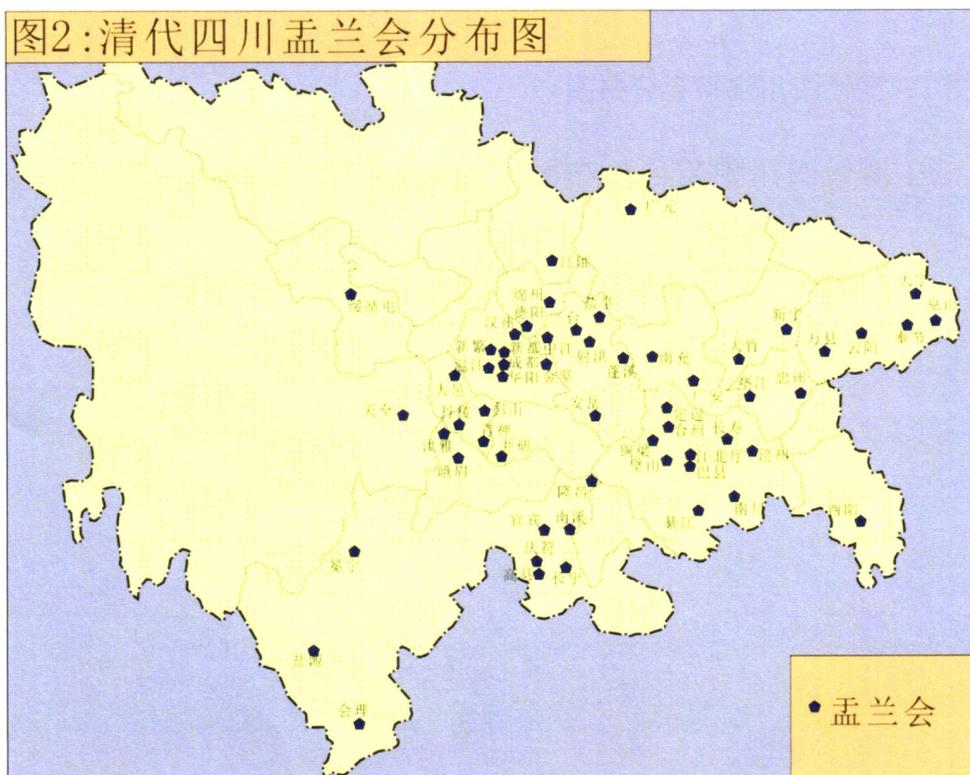


图 4：清代四川城隍会分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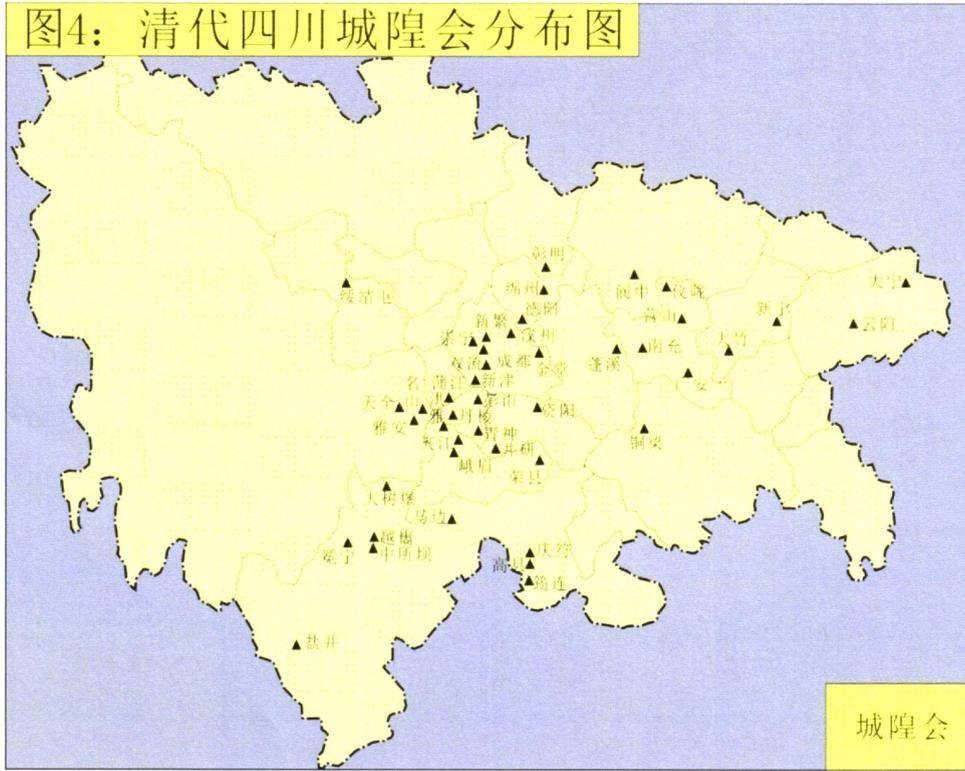


图 5：清代四川有“求子”活动庙会分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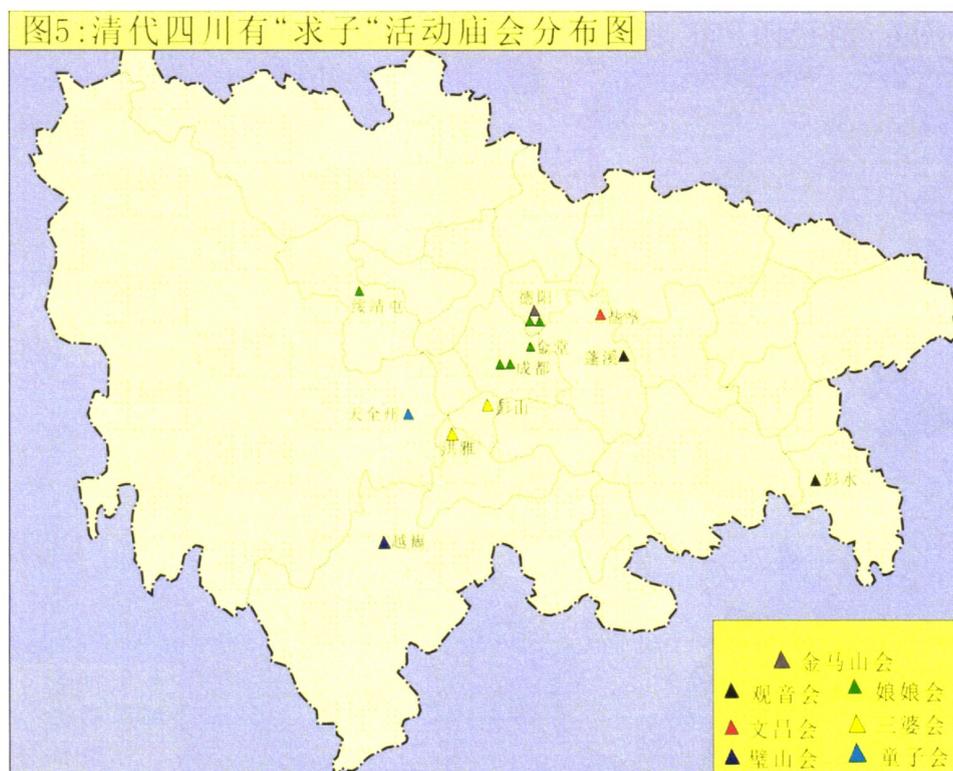


图 7：清代四川川主会分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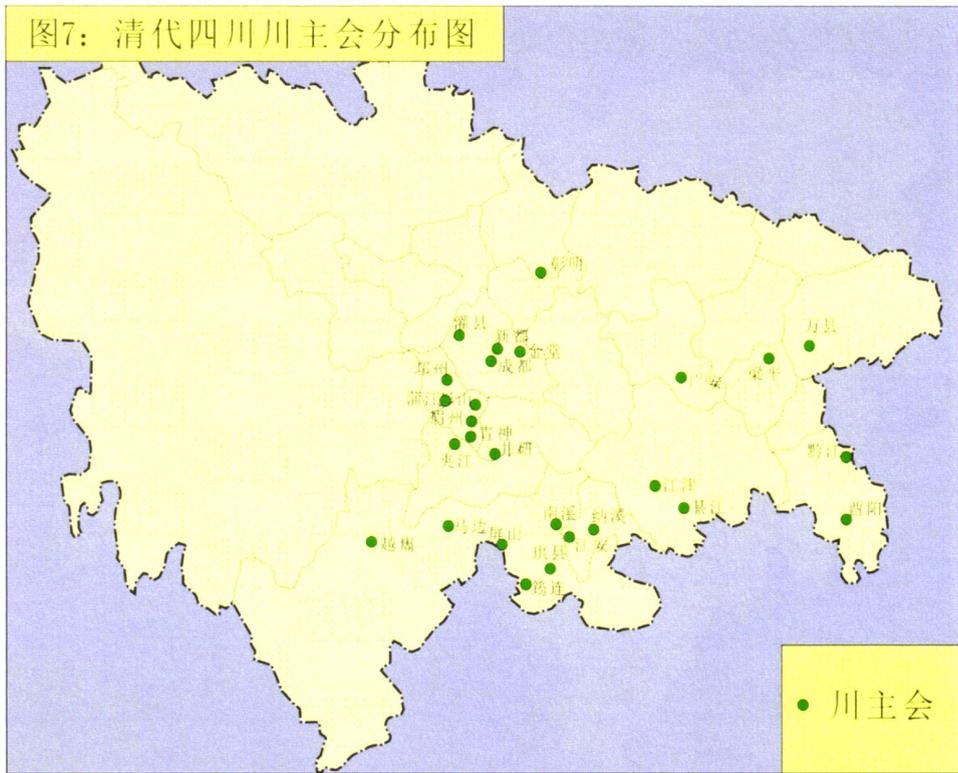


图 10：清代四川庙会分区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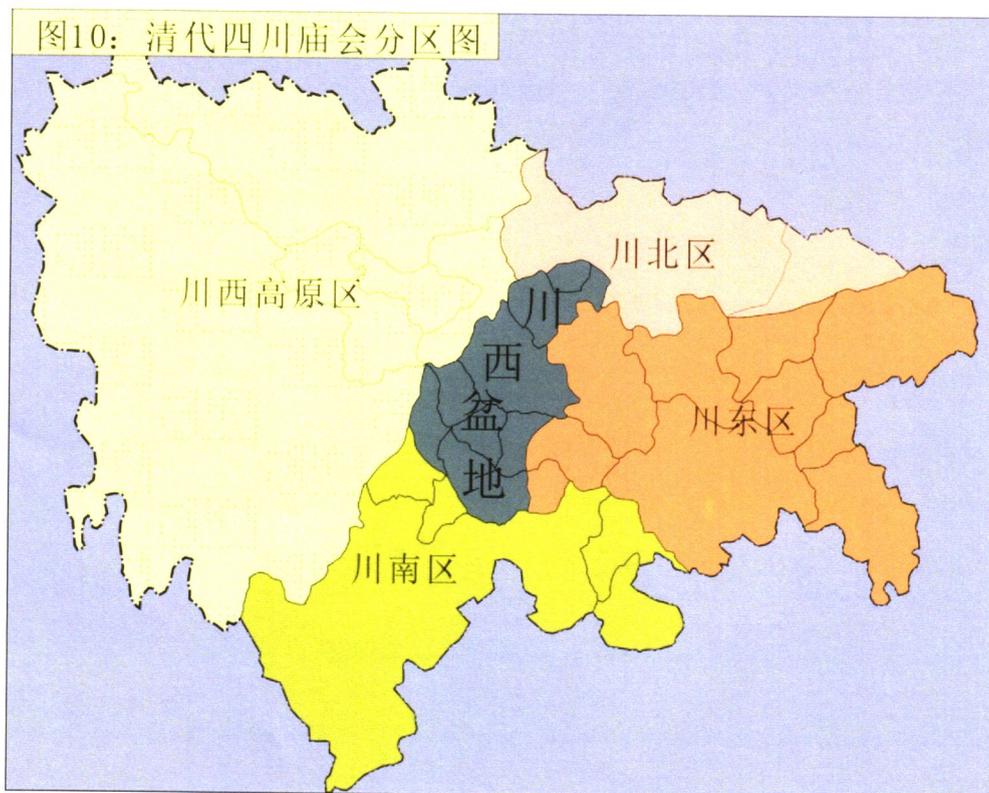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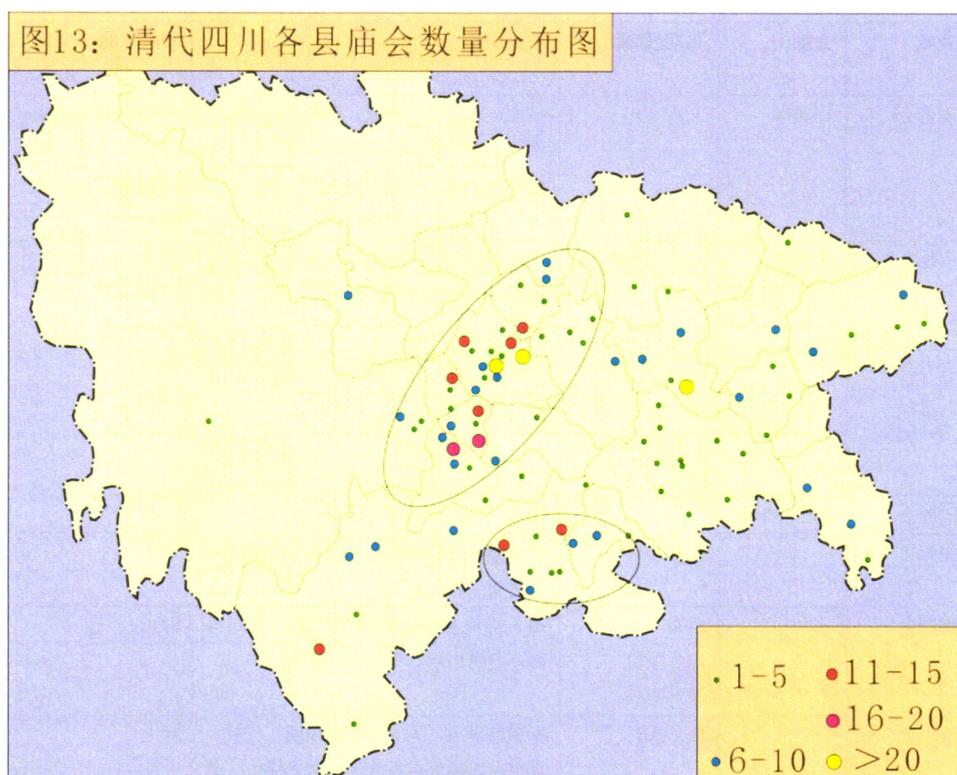


图 13：清代四川各县庙会数量分布图



附录：清代四川庙会史料汇编^①

会名	会地	正期/会期	庙会活动	资料来源
观音会	回龙寺	二月十九	县北，东六甲二十里。七星坡，又名十字岭，嘉庆五年建。每岁二月十九乡人市农器于此。	《同治重修成都县志》，卷二，舆地志第二下，风俗。
土地会？	土地堂	正月。会期三天	旧志在县西北二十里即土地堂，每岁孟春中旬百货聚集上女如云，凡三日而散。	同上
老君会		二月望日为正期。会期二月十三日起至十九日止	青羊宫祭赛，花市极盛，百货咸集，农器、蚕器尤多。	同上
清醮会	城市各街	二月	是月，城市各街举行清醮。	同上
娘娘会		三月三日	东岳庙、娘娘庙攫取木刻童子，馈送亲友之望子者。	同上
城隍会		清明 七月中旬 十月朔日	都人昇府县城隍神像出北郭，厉坛祭孤，七月中旬、十月朔日皆然。	同上
放生会		四月八日	释迦佛诞辰，人家市鳊鱖鱼鳖，盈桃、盈担，以锣鼓、香烛放舟送之江中，谓之“放生”。	同上
盂兰盆会	各寺院	七月十五日		同上
牛神会		十月	十月，乡间以糯米捣粢祀牛神，谓神是日诞。	同上
土地会	土地堂	正月十一日为正期。正月十六日止	出北门十五里……游人甚多，售兰草为大宗货品，农具亦有售者。	傅崇矩：宣统《成都通览》，上册，巴蜀书社，1987年，第72页。
二仙庵花会	青羊宫	二月十五日至三月朔日停止	此会相沿已久，而为售农器之总市。光绪三十一年，沈总办提倡工商，扩充会场，建筑列肆，日进文明，改劝业工会，展会期至三月二十日。	同上书，第73页。
东岳会	东门外高板桥下	三月二十八为正会期	百货鳞萃。	同上书，第73页。
放生会	东门外大佛寺	四月初八	官商士女，彩船如织，尽一日之兴而散，筵宴所多设于望江楼。	同上书，第73页。
金堂县月		八月		同上书，第73页。

^① 说明：表中会期都为农历。对文献中没有庙会名但有庙会之实的情况，皆录入。根据文字记载做出判断后，加“？”。表格中“庙会活动”栏皆为原文内容摘抄。

附录

光会				
双流县城隍会		三月		同上书,第 73 页。
新繁县劝工会				同上书,第 73 页。
彭县东岳会		三月二十		同上书,第 73 页。
嘉定府炎帝会		五月初五		同上书,第 73 页。
简州白塔会		三月初三		同上书,第 73 页。
(成都)簇桥单刀会		五月十三		同上书,第 73 页。
资阳县城隍会				同上书,第 73 页。
灌县二郎会		六月二十四日		同上书,第 73 页。
崇宁县十王会		五月二十八		同上书,第 73 页。
郫县骡马会				同上书,第 73 页。
双流骡马会				同上书,第 73 页。
崇宁骡马会				同上书,第 73 页。
汉州劝工会				同上书,第 73 页。
花会	青羊宫	二月十五日		同上书,第 203 页。
娘娘会	娘娘庙	三月初三	抢童子。	同上书,第 204 页。
浴佛会		四月初八	看放生会,嫁毛虫。	同上书,第 204 页。
药王会		四月二十八日	医生、药铺收礼敬神。	同上书,第 204 页。
王爷会		六月初六		同上书,第 204 页。
观音会		六月十九日		同上书,第 205 页。
土地会		七月初七	夜间敬巧神,买豆芽乞巧。	同上书,第 205 页
盂兰盆会		七月十日其,十五日止		同上书,第 205 页

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财神会		七月二十一日		同上书, 第 205 页
孔子会		八月二十七		同上书, 第 205 页
观音会		九月十九		同上书, 第 205 页
牛王会		十月初一	打糍粑, 乡间牛角上戴铁糍粑, 看城隍出驾, 送寒衣, 上坟。	同上书, 第 205 页
太阳会		十一月十九		同上书, 第 206 页
老君会	青羊宫	二月	青羊宫, 唐之古庙也, 省城南门外西南隅五里。二月开会, 游人众多。二十五日为老君生日, 四乡妇女于十四日夜到大殿上, 男女杂遶, 坐守一夜, 名曰坐香。现经警察总局禁止。然念佛号敬香者, 十五日络绎不绝。李老君本道教, 乃愚民念佛朝之, 可发一笑。	同上书, 第 548、549 页
娘娘会	延庆寺、娘娘庙各处	三月三日	演剧酬神, 会首则大肆饗餐, 并用木雕之四五寸长童子、童女若干, 在神殿前抛掷丛人处, 俟人之争抢。抢得童者, 即于是夜用鼓乐、旗伞、灯烛、火炮, 将木童置于彩亭中, 用小儿抱持, 送与亲戚中无子女者。该亲戚即衣冠招待, 肆筵宴宾, 比真正得子者尤为热闹, 有接童子费至数十至百金者。	同上书, 第 549 页
放生会	大佛寺	四月初八	买鱼、鳅、鱮、螺、龟、蟹、蚌、鸟等, 沿河放生。上流在放, 下流即有人打捞。前数日, 即有贫民遍觅水族, 以待买主, 倘无人买放, 则水族不至山积, 是因放生而戕生也。是日, 江中彩船花舫, 自官员以至绅氏, 多酹金设宴, 或挟优妓, 笙歌杂遶, 或由北门上舟者, 或由东门上舟者, 或绕舟于南河者, 或维舟于濯锦楼者。官绅商民之妇女, 无论老幼, 亦结队游宴。两岸之民家楼口, 红袖绿鬟, 目不暇给。秦淮河之风趣, 今日一见。白塔寺、望江楼, 游人如织。又记光绪乙亥年, 纪姓之争渡, 人多舟覆, 溺毙数人, 佛未浴而人溺焉。又记丁酉年, 因游人上望江楼, 压力太重, 楼梯忽断, 跌伤妇女十余人。又光绪三十四年, 江边路窄, 有官轿被拥入河, 某太太则为浴佛矣。	同上书, 第 549、550 页

附录

药王会	陕西街药王庙	四月二十八日	俗传是日为药王生辰，省城各药铺及医馆，或敬神，或送匾，或自己做匾，请人送挂陕西街药王庙。在前极形拥挤，前数日即有拜香之男女，跪香之佛婆，近经警察局禁止矣。	同上书，第 550 页
东岳会	东岳庙（在机器局侧）	三月二十八日	出驾前数日，即经会首遍贴斋戒黄纸告白，并晓喻巡幸街道，打扫洁净。至期则各街道搭五色天花棚，或迎驾之彩台，香花灯烛。二十七日，彻夜达旦。盐道街、南门大街等处，迷信尤甚。出巡之日，两首县之差役、武边之兵丁，多与其事，装出牛鬼蛇神及许愿枷仗各犯状，挂灯于体上者，缥口者，种种怪象。神轿后随行跟香者，尚数百人，哄动城乡。男女杂沓，妇女虽受人调笑，被人拍摩，亦不怨也，其实看神驾之人甚少，藉以看妇女之人甚多也。圣驾经过，男女家家焚香膜拜。俗语有云：鼓楼南街衣铺之老陕，一年都在打瞌睡，只有四月二十八日是醒的。可见是日游人太多，虽睡者亦不睡矣。	同上书，第 550 页
王爷会	王爷庙	六月初六	是日，俗传为镇江王爷生期，凡迷信水险者，均虔诚礼拜。如米碾户、干菜行、药材帮、柴帮、炭行、木行、纸帮，无不设筵待客。或演戏，或念经。惟船帮尤为迷信。是日，无论何人均不开船，醮资在王爷庙演戏酬神。犍为县竹根滩之王爷庙，尤为热闹。	同上书，第 551 页。
土地会	各土地祠	七月初七	是日为土地生辰也。然鄙人在泸州时，又见该处土地是六月初十日生，亦异常热闹，岂土地生期各地不同乎？抑土地一年两生，如在前掌书院之山长，人人均一年两生乎？是可怪也。成都之土地会，家家均杀鸡祀之。各街之土地祠，经会首募集香钱，演牛皮影戏以酬神，会首则藉以食肉一次，是日无一街不演影戏者。	同上书，第 551 页。
盂兰盆会		七月十五	俗传七月初十日鬼门关开了，各家之死鬼均放归各家。十五日城隍出驾，名曰赏孤，又闭鬼门关矣。中元会节自古有之。近传中元节为死鬼过年，故各庙均念经超度鬼魂，各署之房班差役亦集资念经，超度罪人。民间则无论贫富，均	同上书，第 551、552 页。

			焚纸钱及纸锭。省城之钱纸铺，一年只望中元卖钱。计城内所费约需金钱一百余万，化为纸灰，可怪之至。	
财神会		七月二十二日	是日呼为财神生日。各商铺停贸半日，鸡酒饗神后，即以筵宾客、待铺伙。	同上书，第 552 页。
地藏王会		八月初一日	传为地藏王生日。俗谓目连在地狱救母，眼不看见，故此日之夜，家家敬王之后，焚香插布遍地。转轮藏街之尼姑地藏庵藉此诱引妇女烧香，现经警察局禁止。	同上书，第 552 页。
月光会		八月中旬	商家兴中秋节者，图收结货账也，民间遂传为月光生日。中秋之夜，家家市饼饵水果，大小向月膜拜。前后数日，各街合资演影戏酬神。闻金堂县月光会，游人甚多，约有十日之热闹。	同上书，第 552 页。
九皇会		九月初	自九月朔日起，各庙宇做会念经，江西馆尤为虔诚。盖自江西传入成都者也。居民无论男女，朝夕燃黄油烛，焚香叩首，斋戒茹素，十之八九。	同上书，第 552、553 页。
观音会	总府街普准堂、青石桥白衣庵、暑袜街白象庵、半边街大悲庵等处	正月十九 六月十九 九月九日	是日尤为妇女之迷信。在前恶俗，总府街普准堂、青石桥白衣庵、暑袜街白象庵、半边街大悲庵等处，凡供有观音之寺院，男女杂乱，女为烧香而去，男为观色而来。庙中尼僧，借以敛钱。现经警察局禁止，而妇女等又移往北门外之白马寺矣。	同上书，第 553 页。
城隍出驾		十月初一	俗传十月初一日为城隍与鬼魂赏寒衣，是日两县之城隍神均出驾巡行，在前极为热闹，不亚于三月二十八日之东岳会。近来城隍之仪仗执事亦均冷淡，或感于各官长之减少骑从欤？从十月初一授寒衣后，民家各具纸衣等，各上各家之坟矣，又名牛王生。	同上书，第 553 页。
太阳会		冬月初	居民焚香，祝拜太阳寿，甚属可笑。各街告白，大书特书太阳胜会，合资演戏，其实徒供会首之酒食而已。	同上书，第 554 页。
清醮会		二月二日	旬日间，街民醮钱演剧祀瘟、火神，谓之“清醮”。	嘉庆《华阳县志》，卷十八，风俗志。
文昌会	城乡文昌祠	二月三日	梓潼帝君诞辰。城乡文昌祠咸演剧祀神，东郭江上灵宫为尤盛。	同上
老君会?	青羊宫	三月十五日	鬻农具、蚕器于青羊宫肆。(按：今惟市物，而作乐不闻。今俗青羊宫赛会。)	同上

附录

放生会		四月八日	释迦佛诞辰。禁屠一日，人家市禽鱼纵之，曰放生。	同上
关帝会	关帝庙	五月十三日 (竹醉日)	竹醉日迎神赛乐，香火甚盛。	同上
盂兰盆会		七月十五日	都人士兒城隍神像出北郭墻间祭孤，如清明日。浮屠作盂兰会散斋，夜放河灯。	同上
牛王会		十月一日	牛神诞辰。农人捣糯米为粢祭之，并置牛角。	同上
上九会		正月九日	玉皇大帝诞期。子分设香楮拜祝，谓之上九。	嘉庆《温江县志》，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54页。
文昌会		二月三日	具猪、羊、鸡、酒香楮致祭，以帝君权衡禄嗣故祈，男决科者多致敬焉。	同上书，第54页。
土地会		三月三日	土地诞辰，各各牲体献奠。	同上书，第55页。
浴佛会		四月八日	禁屠宰。	同上书，第55页。
单刀会		五月十三日	俗传关帝单刀赴会之期，民间演戏庆祝。	同上书，第55页。
土地会		六月六日	秧苗土地生辰。各备香楮、牲体致祭，祈谷。	同上书，第55页。
土地会		七月七日	家宅土地生辰。家屠雄鸡致祭。	同上书，第55页。
盂兰盆会		七月十五	浮屠氏设盂兰会以荐之，道家以地官赦罪日。	同上书，第55页。
盂兰盆会	各寺庙	七月十五日		嘉庆《新繁县志》，卷十八，风俗志
浴佛会/大佛会	三会院	四月初八		同上
盂兰盆会	灵庆寺	六月六日		同上
城隍会		十一月十八	其会尤盛，百工万货刻期而至，酒食游戏无不备。诚。	同上
上九会		正月初九日	士女皆各寻职业以为岁始，取其可以长久也。	嘉庆《金堂县志》，卷二，疆域志，风俗
文昌会		二月二日	以新进生员为会首，一年岁学，一年科学，一年武学，递相轮换。	同上
火神会		六月十六日		同上
清醮会		三月清明节	各乡镇俱为清醮会，民皆斋戒沐浴，禁屠宰。设瘟火坛于所近祠庙，朝夕进香。	同上

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会毕，以龙舟送至江岸焚之。	
痘麻娘娘会		三月十八日		同上
送子娘娘会		三月二十日		同上
天后圣母会		三月二十三日		同上
东岳会		三月二十八日		同上
浴佛会		四月初八		同上
药王会		四月二十八		同上
关帝会		五月十三日		同上
城隍会		五月二十八日	乡镇士女骈集喧闹，市为之哄。	同上
镇江会		六月初六		同上
观音会		六月十九日	十九日为观音大士成道日，县民多至佛寺进香。	同上
雷祖会		六月二十三		同上
川主会		六月二十四		同上
土地会		七月七日		同上
盂兰盆会		七月十五		同上
财神会		七月二十三		同上
九皇会		九月九日	乡民斋戒，惟此为最。	同上
观音会		九月十九日	为观音大士生日，县民多诣佛寺进香。	同上
关帝会		九月十三日		同上
观音大士会		九月十九		同上
牛王会		十月初一	乡村农家以米粢悬牛角而劳苦之，凡租于人者，亦以是日取回，盖自明时已然。	同上
城隍夫人生日		十一月初十	县民皆诣庙进香，讽经演戏。	同上
太阳会		十一月十九日		同上
文昌会		二月三日	相传梓潼帝君诞辰，读书者集友祝神设宴。	道光《新都县志》，卷四，典礼志，风俗
关圣会		五月十三	士庶敬谨庆祝。	同上
川主会		六月二十四	川主诞辰，士庶庆祝。	同上
盂兰盆会		七月十五	僧尼道俗悉营盆作盂兰盆会。	同上
上九会	伏龙观 马祖寺	正月初九	游伏龙观者甚众，河西之马祖寺买卖货物者尤多。	光绪《增修灌县志》卷十一，风俗志
谷王会		正月二十日	谷王诞辰	同上
城隍出驾		三月清明	邑人昇城隍神像诣北门外厉坛祭孤。	同上

附录

		七月中旬 十月朔日		
浴佛会		四月八日	释迦佛诞，人家多书“毛虫远藏”字帖于屋壁，谓之嫁毛虫。	同上
单刀会	关夫子庙	五月十三	城乡皆庆祝关夫子庙。	同上
杨泗将军会	杨将军庙	六月初六	各乡场祭杨将军庙，沿河尤盛。	同上
二王庙会	二王庙	六月内	至西二王庙敬祝神诞，远近州县人民多携雄鸡至祠割而祭之。	同上
秧苗会		六月	乡农设醮祀田祖	同上
盂兰会		七月十五		同上
牛王会		十月朔日	乡间以糯米蒸熟，捣为糍粑以饲牛，谓是日“牛王诞”。间有兴设牛马会，演戏庆祝者。	同上
?	县北洗心庄	正月初九 三月二十八	四房来会。其会场摆卖农具杂货，无所不有。若奇花异卉，种类尤多。	嘉庆《崇宁县志》，卷二，风俗志
城隍会		五月二十八	是日城乡小儿装扮鬼卒百余，随神游街，观者云集。	同上
上九会	县南观音寺	正月初九	观音寺进香者人山人海，四方云集，有来自数百里外者，香烟缥缈，烛焰熏蒸，至日暮不已。	道光《新津县志》，卷十五，风俗志
上元会	县东广福寺	正月初九	演剧数日，百戏杂呈，为赛会之极盛者。上元张灯火，自初九日起，至十六日止。	同上
文昌会		二月三日	人士咸庆祝。	同上
浴佛会		四月八日		同上
药王会		四月二十八		同上
关帝磨刀会		五月十三	城市乡场多演戏庆祝。	同上
城隍会		五月二十八	为城隍诞辰，演戏辄匝月，为邑中神会之最。	同上
牛王会		十月初一	农家作米糍系牛角以劳，其若租于人者，以是日偿。	同上
佛祖诞辰		四月初八	禁屠沽。	嘉庆《什邡县志》，卷十八，风俗志
土地会		七月初七		同上
牛神会		十月朔日		同上
浴佛会		四月初八		同治《嘉定府志》，卷六，风俗志
炎帝会	城内	五月初一	乐邑城内近以五月初一日为炎帝会，盖祀神农而兼祭五瘟也。每先期醮钱斋	同上

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醮，于是日将各神行像迺游城市，旌旗塞道，鼓乐喧天，妇女杂遝，颇近嬉游。予初欲禁止，因念相沿既久，且考其源流亦大雉之遗意。孔子曰“百日之蜡一之日之泽，亦升平之景象也。”	
青苗会		六月六日	祀青苗神，盖社公也。蜀之民或以谓祀赵昱及庞士元。	同上
浴佛会		四月初八日		嘉庆《乐山志》，卷二，舆地志，风俗
青苗会		六月六日	祀青苗神，盖社公也。蜀民或谓祀赵昱及庞士元。	同上
城隍会		二月朔日	旧请城隍出郊祭赛，作彩楼演梨园为神寿，至初十日送神归庙乃止，今皆祭于城中不复出郊矣。	嘉庆《峨眉县志》，卷一，方輿志，风俗
土地会		三月	作会赛土地，以祈年谷。	同上
浴佛会		四月八日		同上
单刀会		五月十三日	庆祝关圣，演戏数日，名单刀会。	同上
青苗会			祀青苗神，盖社公也。或谓祀赵昱（隋眉山太守）及庞士元。今俗皆曰川主会。	同上
孟兰会		七月十五		同上
文昌会		二月初三	遂有娱神演剧者。	嘉庆《洪雅县志》，卷三，风俗志
浴佛会		四月初八		同上
炎帝会		四月十五日		同上
单刀会		五月十三日	俗传关帝单刀会	同上
城隍会		五月二十七	城隍神诞，皆演剧极为烦嚣。	同上
璧山会		七月八日	祀唐巴川令赵延之，商贾辐辏，货物云集，自一日至十日方罢。	同上
孟兰会		七月十四日		同上
土主会		正月初三		嘉庆《夹江县志》，卷二，方輿志，风俗。
二郎会		正月十八日		同上
城隍会		二月十六		同上
财神会		三月十五		同上
东岳会		三月二十八		同上
萧公会		四月初一		同上
炎帝会		五月初一		同上
镇江王会		六月六		同上
青苗会		六月六	祀青苗土地，以祈年。	同上
川主会		十四日		同上

附录

壁山会		七月初二		同上
张爷会		八月二十四		同上
火神会		九月初一		同上
葛翁会		九月初九		同上
牛王会		十月初一		同上
浴佛会		四月初八		嘉庆《犍为县志》，卷二，方輿志，风俗
土主会		正月初十	士女云集	道光《荣县志》，卷十八，輿地志，风俗
大佛会		四月初八	进香	同上
城隍会		五月二十七	昇城隍神出游，有还愿者随其后，以扇扇之。	同上
土地会		二月（春社日）		道光《夔州府志》，卷十六，风俗志
浴佛会		四月八日		同上
盂兰会		七月十五	今俗民间于此日敬祖先，烧纸钱，包袱，又醮金作盂兰会，云赈济穷鬼也。	同上
九皇会		九月初一至初十	今道家九月初一至初十做道场，谓之九皇会。民间信其说，为吃九皇斋，并名重阳风雨为滥九皇云。	同上
盂兰会		七月十五	有醮金作盂兰会者	光绪《奉节县志》，卷十七，风俗志
上九会		正月初九	祀神如元旦	光绪《大宁县志》，卷一，地理志下，风俗
春祈会		正月	邑人士肃衣冠，逐地方官师社坛祀上帝祈谷。先期斋沐，禁止屠宰，极其诚敬。	同上
秋报会		九月九日	如春祈会。	同上
浴佛会		四月初八		同上
城隍会		五月二十八日	先期二日，扮土地、驿丞诸故事出巡，曰打扫街道。数日内有雨，谓之洗街雨。神诞前一日出会，扮杂剧，抬游街市，曰亭子。扮鬼卒者，多至百余人。又有无常、鸡爪神等类，例皆乡人许愿为之。每至闹市，排列成行，以铁叉交互击刺，口中咸作胡哨声，俗谓必如此能逐祟，殆亦乡人雉之意欤。少顷，盛陈仪仗，奏音乐，会首、庙祝、扈从出驾，神坐八人露车，逍遥过市，周行城隅。沿街	同上

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焚香致敬。观者如堵墙。盐场另有城隍庙，亦于是日赛会，大致略同。场无城垣，亦祀隍神，不知何取义。	
盂兰会		七月十五	各庙轮作，云度幽魂。……又以纸为灯，实以油，燃放河中，多至数百盏，曰放河灯。	同上
绞苻会		十月初一	盐场以是日换苻竹，各灶以酒食犒工丁，曰绞苻节。自宋至今，沿而未改，此俗为最古矣。	刘卫国，《渝东盐场的民俗节》，《盐文化研究论丛》(第一辑)，2005年。
龙君会				同上
土地会		二月二		咸丰《云阳县志》，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上，第281页。
浴佛会		四月初八	四川官例于四月八日禁屠宰一日。民间有嫁毛虫之法。	同上书，第281页。
城隍夫人诞辰		五月六日	俗传城隍夫人诞辰，是日城内妇女皆靓妆丽服，齐集庙中，醮钱为会，酣饮终日而散，亦敞俗也。	同上书，第281页。
盂兰会		七月十五	醮金为盂兰会者，言赈穷鬼云。	同上书，第281页。
文昌会		二月三日		同治《增修万县志》，卷十二，风俗志
春社会		二月二	城乡报赛极盛。	同上
秋社会		八月朔日	城乡报赛极盛。	同上
关帝会		五月十三日 六月二十三	祀关帝，十三日尤盛。其日多雨，谓之磨刀雨。	同上
川主会		六月二十四	农家最重此会，醮钱买豚以祭，量人数以桐叶包肉蒸成酢派分之。	同上
盂兰会		七月十五	剧金作盂兰会	同上
清明会		五月二十七	县官祭厉坛城隍神出府，仗卫整肃，装饰涂粉墨扮故事，遍游城市。民间执香花，导拥者甚众。	光绪《巫山县志》，卷十五，风俗志。
浴佛会		四月初八	寺观预收，买鱼鳖鳅鱖之类，送之河下，曰放生。	同上
大王会		六月六	舟人咸于是日割鸡赛神，停泊以相庆祝。	同上
盂兰会		七月十五	各庙醮金作盂兰会。	同上

附录

文昌会		二月初三日	祭文昌帝君，乡村有演戏者，城内各官致祭，绅士颁胙。	道光《续纂江油县志》，卷三，风俗志
单刀会		五月	关帝由来已久，市镇好事者彼此醮金或令梨园演戏，或造龙舟竞渡，连朝欢会，民气和乐不倦，商贾亦习而相忘。	同上
秧苗土地会		六月六日	是日为赛社神祈谷节日，曰秧苗土地。社中人咸扮影戏，宴饮醉饱，亦一日之泽也。	同上
孟兰会		七月十四日	浮屠流倡为孟兰会。假忏悔以射利乡愚不悟群趋焉，彼固不知佛为何如人，其教为何如教也。	同上
牛王会		十月一日	为牛王神诞。缘川省与北五省异，田多水耕，不用骡马，专用犍。自正月选属龙日驾牛，从此曳犁濡尾，终岁无时少息，盖六畜之中，惟牛为最辛勤，故食其力者，酬其德，乡人于此日捣糯米饼虔供奉，醮金演戏三、四日不等，无所少吝，所谓有功德于民则祀之之意也。	同上
太阳会		十一月十九日	为太阳生辰，各刹讽佛念经，乡人亦于是日虔礼而敬祀焉。	同上
瘟神会		二月初	二月初邀饮春酒迭为宝主寺观众或建醮诵经或演二郎神捉孽龙戏剧，皆以驱瘟祈福。	光绪《江油县志》，卷十一，风俗志
放生会		四月初八	放生、嫁毛虫诸事。	同上
青苗土地会		六月六日	农家皆赛青苗土地，祈谷或扮影戏为乐，宴饮醉饱亦一日之泽也。	同上
孟兰会		七月十五	寺庙汇总有延僧为孟兰会者。	同上
牛王会		十月初一日	乡人醮金为牛王会演戏以答神。	同上
太阳会		十一月十九日	为太阳生辰，各刹讽佛念经，乡人亦虔礼敬祀。	同上
长寿会		正月	青莲场奉文昌舆辇巡游街道，曰长寿会。	同治《彰明县志》，卷十九，风俗志
龙王会		二月	演高台会。各乡场建清醮，城内演剧祀龙王。	同上
梓潼会		二月初十至十二	集大堰场、本城及青莲场，鬻四民器物，填街塞巷。	同上
罗汉洞会		三月三日	鬻器物，俨似山阴兰亭。	同上
东岳会	东乡	三月二十八日	鬻农器。	同上
关圣会	兴隆场	五月十三日	鬻农器、骡马、会事极繁。	同上
城隍会		五月二十八日	演剧十数日。	同上
川主会	西乡龙门寺	六月六日	鬻农器	同上

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牛王会		十月初一	各乡醮钱赛牛王。	同上
上元会		正月初九日	在城南南华宫树灯杆百尺，上悬圆灯数十，结成佛字，高矗碧空，彻夜光明，观者如堵。	同治《直隶绵州志》，卷十九，风俗志
观音会		二月初二、十九两日	初二、十九两日为观音会，四乡男女，远近沓至。初二南乡报恩寺，十九则白云洞、碧水岩两处同日具举为尤盛。香侣云集，履舄交错，饮食之物、戏玩之具，镇衢溢路。又碧水岩、西山观亦各有戏会，距城密迩，士女如云。奉督宪常飭禁民间不许演目连戏（此戏每演必一月或兼旬始竣），恶其为日既久，易至聚赌藏奸为害。地方又示禁酬神庙戏不得过三日。	同上
城隍会		四月初八		同上
浴佛会		四月初八	佛诞之期。寺僧竞以小盆贮铜像，浸以糖果水浇灌佛身，谓之浴佛会。是日多有食素者。	同上
孟兰会		七月十五		同上
青苗土地会		秋收毕	秋收毕，咸赛青苗土地会，以报之。	道光《德阳县新志》，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122页。
上九会		正月初九日	以县西姜孝子祠为最。先数日，祠外竖彩台，令乐部演戏于其上。场列百肆，邻境云集，有远自数百里者。货如山积，百戏杂呈，进香人骈肩累踵，于于而来。	同上书，第122页。
玉皇会	县东玉皇观	正月十六日	县东玉皇观。其列肆不及姜祠，而进香人亦复不少。	同上书，第122页。
观音会	县北仙女洞	二月十九	至日，进香者联络数十里，游人杂沓，喧哗鼎沸。凡饮食之物、戏玩之具，填溢衢路，虽锦城蚕市为之过也。	同上书，第122页。
璧山会		三月初三	县北圣觉寺。有璧山神并妻妾像，刻木为之，机关转楨，皆可屈伸，祈子者多祷焉。得子，则以红布数尺横覆像首，只鸡斗酒以酬报之。此会亦有数处，惟寺为盛耳。	同上书，第122页。
浴佛会		四月初八	释子于各寺敲钟击鼓，以香汤浴佛躯，乡村叟妪云集而礼拜焉。	同上书，第123页。

附录

城隍会		四月初八	此日又为城隍会。俗传为城隍夫人生辰，故妇女进香尤多，来必以夜，谓夫入之义主乎阴也。灯烛晖光，照彻如昼，达旦不息，阶墀廊庑有遗簪堕珥焉。官尝设禁，惟许白日演戏致祀而已。	同上书，第 123 页。
磨刀会		五月十三日	俗谓关圣磨刀之辰，前后数日必有雨，以为验。各市村有庙像处，莫不演戏礼敬焉。	同上书，第 123 页。
青苗会		五、六月	各里首事恒募钱演戏于社祠中，以祈谷于土谷之神。	同上书，第 123 页。
晒经会		六月六日	释子陈佛经晒于日中，礼佛者亦云集，惟县西高斗寺演戏最盛。	同上书，第 123 页。
孟兰会		七月十五日	放河灯、放焰口。	同上书，第 123 页。
牛王会		十月初二日	农家尤重之，城市则皆有牛王庙，乡村则寺观亦塑有牛王像，比户合钱演戏以酬神，彼此争先，乐部为之增价。	同上书，第 123 页。
上九会		正月初九	县西姜孝子祠先数日，祠外立高台，雇乐工之驰名者演戏，场列百肆，隔岁各标其地不相侵乱，至日四方云集，有远自数百里外者。货如山积，百戏杂呈，进香人肩肩接踵，于于而来。……同日城中东岳庙、真武宫亦由此会，然惟以演戏相胜，远不如孝子祠之繁盛也。	同治《德阳县志》，卷十八，风俗志
玉皇会	县东玉皇观	正月十六日	其会不及姜祠，而进香者亦复不少，庙有古柏数株，进香者多炙艾于柏，以祛疾，疾在目，则齐目，在心则齐心，在手足则齐手足，千人团聚，回环灸灼树几欲，焦不知其验否也。	同上
观音会	县北仙女洞	二月十九日	至日，进香者络绎，数十里不绝，游人杂沓，喧哗鼎沸。凡饮食之物、戏玩之具，填溢衢路，虽锦城蚕市为之过也。其后嘉庆、道光间，县东敬螺山，咸丰、同治时小山门口亦如之其繁盛有过之无不及也。	同上
壁山会		三月初三	县北圣觉寺。有壁山神像居中，旁列妻妾像，刻木为之，机关转械，皆可屈伸，衣履逼真，祈子者多祷。此会亦有数处，惟此为盛耳。	同上
三圣娘娘会	东岳庙、真武宫	三月初三	县城东岳庙、真武宫此日亦有三圣娘娘会，然惟演戏烧香，究不如此之有生趣。	同上
青苗会		社日及四月初	乡人于栽插后，农工稍暇，悉建坛为青	同上

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苗会。祀田祖土地，击鼓焚楮钱，舁神巡行陌阡，以除螟螣蠹贼，以祈顺成。间有演剧者，坎鼓蹲舞，亦古人八蜡迎猫、祭虎，报先啬司啬意也。	
浴佛会		四月八日	释子于各寺敲钟击鼓，以香汤浴佛躯，乡村叟妪皆集而起拜焉。	同上
城隍会		四月八日	俗传城隍诞辰，前一夜妇女进香者尤多，各处集为庆祝，供献大蜡，有三、五会谓之大蜡会。灯烛辉煌照澈如白昼，达旦不息，堦墀廊庑多泽微，闻少年群喜往观，往往履舄交错，有遗簪坠珥风，官为厉禁，惟许白日演戏。	同上
磨刀会		五月十三日	相传关圣当年于是日过江会鲁子敬宴，故磨刀会前数日必有雨以为验，士人谓之磨刀雨。各场镇及城中有庙像处皆推牛剖羊，演戏炮豕祀之。	同上
晒经会		六月六日	释子陈佛经于日中晒之，礼佛者云集，惟高斗寺演戏最盛。	同上
王爷会		六月六	相传杨四将军斩蛟得道，封为镇江王，凡市镇乡场皆演戏。	同上
观音会		六月十九日	仍如二月之盛。	同上
孟兰盆会		七月十五日	六省会馆各雇浮屠氏设孟兰盆会，扮铁围城血河诸像，使礼佛者，合掌唱佛偈，绕行其中，谓之破血河铁城。夜则放河灯、放焰口。	同上
孔圣会		八月二十七日	至圣先师诞日，前夜香烛酒脯以祭，此日复以羊豕祭毕，文人会饮餽祭。	同上
观音会		九月十九日	小门山、歌螺山两处祈祷者，士女仍如二、六月。	同上
牛王会		十月朔日	四乡以次演剧报赛牛王。	同上
上九会		正月初九日	自是日起至十五日止天灯会。	道光《绥靖屯志》，卷七，风俗志
娘娘会		三月初三日		同上
清醮会		三月		同上
单刀会		五月十三日		同上
城隍会		五月二十八日		同上
观音会		六月十九日		同上
三圣会		六月二十三日	祀关帝、火神、马王	同上
孟兰会		七月十五日		同上
牛王会		十月初一日		同上
太阳会		十一月九日		同上
文昌会		二月初三	祀梓潼神君，各村塾晏会。	嘉庆《眉州属

附录

				志》，卷九，风土志。
关帝会		五月十三		同上
川主会		六月二十四		同上
青苗会		六月二十四	村民备牲酒，赛青苗，祈秋成。祭毕，合饮而散，即《大雅》祀田祖意也。	同上
祛瘟会/清醮会		二月初一	里中赀钱买牲醴、楮币，扎草船，中设纸人及轿扛等物，召巫或僧道，唸经诵咒，烧船于河。祭毕，合饮而散。	光绪《丹棱县志》，卷四，田赋志，风俗。
浴佛会		四月初八	无事翁姬焚香礼忏。	同上
磨刀会		五月十三		同上
城隍会		五月二十三	随庙演剧，极为烦嚣。是时，民望雨。谚曰：“天干不是干，但看五月二十三”。	同上
土地会		六月二十四	备牲酒，赛青苗土地，祈秋成。祭毕，合饮而散。	同上
孟兰会		七月十四	十四日，家祭祖宗，释氏谓之孟兰会。	同上
牛王会		十月一日		同上
文昌会		二月初三	文昌帝君诞辰，庠士庆祝，师儒、官吏相聚饮福。初二为衙神、土地降诞“，书役，乡民演剧庆祝。	嘉庆《彭山县志》，卷三，风俗志。
三婆会		三月初三	彭女降诞，四方男女朝拜，祭赛者前后十日络绎不绝。又为“媒神圣母降诞”，士人名为“三婆会”，演剧庆祝，妇女求子者杂沓。	同上
城隍会		四月十日	为城隍神降诞。邑人扮演抬阁故事朝献，或供大烛，集梨园称觞上寿，远近辐辏，不下万余人。	同上
关帝会		五月十三	十三日为关圣大帝降诞，秦人会馆，工哥庆祝。	同上
镇江会		六月六日	为镇江神降诞。楚人会馆演剧庆祝，凡舟楫、贩商者多攒金祭赛。	同上
田祖会		六月初六	农民治鸡豚、斗酒祀之，以祈稼收成。	同上
川主会		六月二十四	乡民于二十四日演剧庆祝。	同上
孟兰会		七月十三日		同上
六祖会		八月初三	粤省人演剧庆祝。	同上
牛王会		十月初一	农民演剧庆祝。	同上
太阳会		十一月十九日	为太阳神诞，士民演剧庆祝。	同上
牟尼会		十二月初八	年老者相约建牟尼会。	同上
土主会	青衣土主庙	正月二十一日	老幼妇女以扫拂神尘。以为饲蚕之兆。	光绪《青神县志》，卷十八，风俗志。
文昌会		二月初三	文昌夫子寿诞，绅士必于庙中庆祝，亦有演戏进香者。	同上

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城隍会		二月十三日	城隍神寿诞, 演戏办高樁会。城隍出游四街诸会从之, 前呼后拥, 真壮观也。	同上
白马土主会		二月十九日	白马土主神寿诞。演戏办高樁会, 观者云集。虽跋山涉水而来不憚劳焉。	同上
东岳会		三月二十八日	东岳神寿诞, 亦演戏进香如土主会然。	同上
浴佛会		四月初八日	释迦佛寿诞, 有斋戒者, 有入庙进香者。	同上
火神会		四月十五日	火神寿诞, 祀神演戏, 士农工商无不相约进香, 更有还愿演戏者。盖民非水火不生活, 故报赛之诚不约而同耳。	同上
龙船会?		五月端午	载酒划龙船谓之龙船会。盖傲吊屈原也。	同上
关帝大刀会		五月十三日	关夫子大到会。凡有庙宇之处, 附近居民皆于庙进香。亦有募化银钱演戏敬神者。农夫望雨多指此日为期谓之磨刀水。	同上
秧苗土地会		六月初六日	农人置酒肉祀秧苗土地神。即于土地祠席地畅饮, 祈一方秧苗茂盛。	同上
川主会		六月二十四日	川主神寿诞, 祀神演戏。城乡皆然。盖川主之功民不能忘, 故祀之较他神倍诚焉。	同上
璧山神会		七月初七日	璧山神寿诞, 祀神演戏进香者, 以衣服靴鞋献之神。皆以纸为之案前, 堆积如山焉。各家宰鸡献家神土地, 妇女聚会乞巧。	同上
盂兰会		七月十五		同上
关帝会		九月十三日	关帝寿诞, 祀神演戏, 为神上寿, 即于庙中燕毕而散。	同上
牛王会		十月初一	农家辍耕一日, 以糯米作巴请僧道为牛王神念佛, 亦有于庙演戏者。	同上
太阳会		十一月十九日	太阳寿诞, 有拜太阳懺者。	同上
文昌会		二月三日	近入祀典, 士子亦有演戏庆祝者。	嘉庆《邛州直隶州志》, 卷六, 风俗志。
浴佛会		四月初八	人多食素。	同上
单刀会		五月十三	城市乡场俱演戏庆祝。	同上
川主会		六月二十四日	乡民祭川主。	同上
青苗会		六月二十四日	赛青苗土地。	同上
文昌会		二月三日	文昌帝君圣诞, 士庶演剧庆祝。	四川省大邑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清乾隆<大邑县志>校注》, 1998年, 第184页。

附录

媒神圣母会		三月初三日	媒神圣母降诞，城北圣母殿亦如之，观者如堵。	同上书，第 184 页。
真武帝会		三月初三	真武帝降诞，楚人会馆、真武宫集梨园庆祝，观者如堵。	同上书，第 184 页。
城隍会		三月十一日	邑人预于初七日，具仪仗、扮演故事，迎神于南郊驻跸，演剧预祝，至初十日回驭。是日演剧，称觴上寿，远近辐辏，进香者不下万余人。	同上书，第 184 页。
东岳会		三月二十八	为东岳大帝圣诞，城东有庙，亦演传奇申祝。乡村市镇有庙处所亦然。	同上书，第 185 页。
?		四月朔日	孟夏朔日为江西会馆萧公钦启王降诞，豫章客民，演传奇，介神麻，聚观多人。	同上书，第 185 页。
关帝会		五月十三	十三日关圣大帝降诞，秦、晋会馆，工歌庆祝。	同上书，第 185 页。
镇江王会		六月六	镇江王杨泗将军神诞演戏。	同上书，第 185 页。
马王会		六月二十三	马王神诞，邑之牧马者，祀以少牢，亦有用鹅鸡祭献者。	同上书，第 185 页。
川主会		六月二十四	川主神降诞，乡人皆演戏庆祝。	同上书，第 185 页。
孟兰会		七月十五	释氏修斋，追荐亡人。	同上书，第 185 页。
许真君会		八月初一	仲秋朔为江西会馆许真君降诞，亦演剧庆祝，多聚观者。	同上书，第 185 页。
真武会		九月九	季秋九日为重阳节，真武成道，楚人集会馆演戏。	同上书，第 185 页。
文昌会		二月初三	梓潼帝君寿诞，有演戏庆祝者。	光绪《蒲江县志》，卷一，地理志
城隍会		三月初一	扮演杂剧，人民聚观。但接禹帝、东岳于庙中，不免请客压主之失焉。	同上
单刀会		五月十三	在城及乡镇俱演戏庆祝关圣帝君。	同上
青苗会		六月二十四	赛青苗土地，谓之青苗会。	同上
川主会		六月二十四	乡民祭川主。	同上
庐山庙会		正月初八、初九日	庐山庙会烧香者甚众。	道光《西昌县志略》，卷一。
大佛会		二月初八日	二月初一日大佛自白塔寺至西来寺，湧泉庵千佛寺等处，三年一週。初八日城隍出巡装鬼怪者甚众，初九日大佛寺回白塔第。	同上
大佛会	圆通寺	二月初八	大佛会为盛。自二月朔日起，汉女番妇妆饰入城，献花进香，口宣佛号，手击钹鼓，俯伏蒲团，竞诵经卷，观者云集。	咸丰《冕宁县志》，卷九，民俗志。

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市香烛者万计，还愿、饰扮功曹鬼卒者千计。至初八日，大佛出，游巡四街，高桩选举，旗帜横飞，盈溢闾巷，男女混杂（自咸丰三年，宋紫临明府示禁，后此风渐息）。	
东岳会		三月二十八		同上
城隍会		五月十一日		同上
三圣会		六月二十三	祀关帝、火神、马王	同上
土地会		六月二十三	谚云“一方有个人，一方有个神。”故土地小庙为多。	同上
孟兰会		七月十五		同上
牛王会		十月初一		同上
太阳会		十一月十九日		同上
玉皇会/大烛会	盐井玉皇阁	正月初九	盐井玉皇阁大烛会	光绪《盐源县志》，卷十一，风俗志。
大烛会	禹王宫	正月十三	禹王宫大烛会。每烛一跋重五六十斤。饰功曹鬼卒，鼓乐旌旗，盈街溢巷，旄倪杂沓，汉夷闐闐。	同上
文昌会	城内及盐井	二月初二	谈演《大洞仙经》，盖越鹫有紫府飞霞，故俗尤恭敬，其声乐则沿滇俗焉。	同上
城隍会	盐井	二月初八	初八盐井城隍会，舁神出庙游街，扮演判卒，狰狞丑怪，俱头虎首，举国若狂，较烛会尤盛，男女献花进香者塞途也。盐中亦然。	同上
观音会	公母山	二月十九日 六月十九日 九月十九日	进香者数人，络绎不绝。殆燕社襟祈遗意。别有焚顶穿肘者，愚哉！	同上
东岳会	盐井	三月二十六日	以像巡，如城隍会	同上
火把会		六月二十四日	为观莲节，以莲子馈赠，此古俗也。今夷俗以此日祭其先，而汉民亦然火树，曰火把会。	同上
孟兰会		七月十五日		同上
九皇会		九月初一至初九日	禁止宰杀，持斋礼斗，闾县皆然。	同上
孟兰会		七月十三日	各寺庙作孟兰会。	同治《会理州志》，卷十，风土志。
九皇会		九月朔日至十日	竭诚作九皇会，不茹荤酒，民间换卖重阳糕。	同上
孟兰会		七月十三日	各寺庙作孟兰会。	同上
九皇会		九月朔日至十日	竭诚作九皇会，不茹荤酒，民间换卖重阳糕。	同上

附录

东岳会		三月二十七		光绪《越巂厅全志》，卷十，风俗。
城隍会		五月二十七		同上
城隍会	中所坝	二月八日	迎城隍	同上
城隍会	大树堡	五月十六日	迎城隍。凡此数日，男妇入庙烧香者，以千计，所办社火有高桩、有一切各戏，……沿街跪走者，不一而足。街房人家于是日请姊接妹邀诸女眷谓之看会。书馆学生于是日不入塾，亦谓之看会，各乡村老幼男女沿街填塞，习俗沿流年年如是。	同上
川主会		六月二十五日		同上
金马山会		三月三	凡男女无子者，许童子愿，生子者，还童子愿。有送童子还愿，方经通说为人抢去者，有刚至庙门为人抢去者，有所抢童子被人夺者，自早至午喧阗半日谓之抢童子。得者喜笑而去，方还愿。而被抢去者，亦不深怪。	同上
禹王会		正月十三	城市建有禹王庙者，是日必演戏酬神。	嘉庆《南充县志》，舆地志第一，风俗。
文昌会		二月二日	城市乡村凡建有文昌宫者，无不演戏迎神，以祈福庇。	同上
浴佛会		四月八日		同上
城隍会		五月十一日	架大烛闾塞于庙。	同上
关圣会		五月十三	相传武圣关夫子是日过江饮宴。	同上
王爷会		六月六	相传杨四将军斩蛟得道封为镇江王，凡村市建有王爷庙者，是日率演戏酬神，醮饮而散。	同上
孟兰盆会			以荐亡者。	同上
许真君会			凡城市建有万寿宫者，是日必酬神演戏。	同上
清醮会		二月	四民延道士于社庙诵经，散日扎草船送瘟、火诸灾。	同治《营山县志》，卷十，舆地志，风俗。
文昌会		二月	于庙中祭祀饮福，或家供神位祭祀。读书者皆办会一日。	同上
浴佛会		四月初八	演戏诵经办佛会。	同上
瘟祖会		五月五日	四民迎神办高台？	同上
城隍会		五月十一日	四民迎神办高台？	同上
关圣会		五月十三	四民迎神办高台，惟关圣会不迎神出，故无高台。	同上

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京都城隍会		五月二十四	四民迎神办高台，惟关圣会不迎神出，故无高台？。	同上
禾苗会		六月	六月耕耘已毕，农民出资比户数十家，于高阜处焉傀儡戏，以祀田祖，以卦断一方休咎饮福而散，曰禾苗会。过会则苗不生虫。	同上
孔子会		八月二十七	先师孔子圣诞，多士陈祭饮福。	同上
灶神会		十二月二十三日	夜陈口，祀灶神。	同上
东岳会		三月二十八	以优伶一部演剧数日，香火不绝。	同治《仪陇县志》，卷二，輿地志，风俗。
城隍会		四月初八	演剧如前。必择日昇神像出游，妆饰鬼怪，导以前往，仪仗整齐，锣鼓交作，所过之家焚香致敬焉。	同上
瘟祖会		五月十五	较诸会为盛，神像出游亦如城隍会之仪，而演剧倍之。每日远近诣庙拜跪者，香烟如雾，彻夜不息，其期则五月十五日也。	同上
秧苗会			民间春夏栽秧毕，醮钱倩梨园作剧，祈年丰以祀禾神，亦祈谷意。	光绪《岳池县志》，卷七，学校志，风俗。
药王会		正月三日	观临江馆演剧。	光绪《广安州志》，卷十一，方物志，风俗。
上九会		正月初九	登紫金山礼昊天上帝，山顶竖长竿，燃七星灯十，数里皆见。士女穀击肩摩，殿上烛泪盈尺，寺外石台演剧，数日方止。	同上
土地会		二月二	为社公社母诞辰，临街搭台演剧。	同上
土地会		八月二日	为社公社母诞辰，临街搭台演剧。	同上
文昌会		二月三日	各官致祭，集会演剧，今停。	同上
观音会		二月十九 六月十九 九月十九	各寺观设斋醮，妇女拜佛烧香如蚁。慈筠岩、白花山两处尤盛。	同上
报恩会	玉皇观	三月		同上
玉皇会	黄州馆	三月十五	帝主诞辰。黄州馆赛会演剧。九月二十九日同。	同上
萧公会	江西馆	四月一日	备极观瞻，今但设筵演剧。	同上
浴佛日		四月初八	禁屠一日，人家市禽鱼等物释之曰放生。	同上
药王会		四月二十八	药王庙中演剧。医家设筵，病愈者具财酬谢，医之良者，家累数十席，获利无	同上

附录

			算。	
秧苗会		四月	妇女供蚕缲……男子插秧，三耨既毕，合村醮酒，择日演剧祈田祖，去蠹贼。	同上
城隍会		五月十一日	城隍诞辰，前后赛会，男女百十为群，首青巾腰黄袂鼻手小凳，插香于上，口诵经似歌似谣，数步一拜，旗伞香亭，钲鼓木鱼聒耳，曰烧架香、曰烧拜香。先一日优巫扮土地骑马，鬼卒鸣锣，曰清扫街道。次日，昇城隍及夫人像出行通城，仪仗卤簿二十八宿幡幡宝盖之属。绵亘络绎，饰功曹鬼判无常金童玉女八仙诸故事，房班约总，执香盘、香炉前导，人家设香烛茶果迎拜，焚纸钱爆竹，庙中上龙袍彩红白衣花鞋，连日香火牲醴不绝，烟霏雾结，烛泪纸灰山积，各行演剧一本。	同上
磨刀会		五月十三	相传武圣单刀赴吴会，曰磨刀会。设席演剧，今停。	同上
龙会		五月二十日	二十日为龙会宜雨，二十三日为分龙宜晴。谚云“但看五月二十三，大落大千，小落小千”。官行礼龙神祠观剧。	同上
镇江王会		六月三日	杨四将军斩蛟得道，封镇江王。各乡市码头立庙处，皆赛神演剧。紫云宫为最。	同上
雷祖会		六月二十三	抛洒五谷，惧天遣者祀之尤虔。	同上
祝融会	南丹宫	六月二十四	各街演剧一本。	同上
川主会		六月二十四	农家最为重要。	同上
盂兰会		七月十五	各庙延僧道建盂兰盆会，超度先灵及孤魂，设篋口放河灯，钲鼓梵呗，人声水声嘈杂，莫辨水面，灯火如繁星，满天光摇数百里。	同上
许真君会	万寿宫	八月一日	许真君诞辰，万寿宫演剧。	同上
土地会		八月二日	与二月同。	同上
九皇会		九月一日	各庙斋醮，十日九皇宫为最盛，士民斋者亦多。	同上
浴佛会		十二月八日	佛寺诵经作浴佛会如四月	同上
药王会		正月初三	观临江馆演剧。	宣统《广安州新志》，卷三十四，风俗志。
上九会		正月初九	登紫金山，礼昊天上帝，山顶竖长竿，燃七星灯十，数里皆见。士女毂击肩摩，殿上烛泪盈尺，寺外石台演剧，数日方止。乡镇妇女皆至庙观拜佛。	同上
禹王会	湖广会馆	正月十三	城中湖广馆观剧，乡镇各办会。	同上

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土地会		二月二	为社公社母诞辰，城市临街搭台演剧，乡村桥梁山宅有庙处所，皆剧金祀神聚饮。	同上
土地会		八月二		同上
文昌会		二月三	各官致祭颁胙，绅士集会，演剧，今停。	同上
观音会		二月十九 六月十九 九月十九	各寺观设斋醮，妇女拜佛烧香如蚁。慈筠岩、百花山两处尤盛。	同上
报恩会	玉皇观	三月三日		同上
玉皇会		三月十五	帝主诞辰。黄州馆赛会演剧。九月二十九日同。	同上
浴佛会		四月初八		同上
萧公会	江西馆	四月一日	备极观瞻今，但设筵演剧。	同上
药王会			庙中演剧。医家设筵，病愈者具财酬谢，医之良者，家累数十席，获利无算。	同上
秧苗会		四月	妇女供蚕，缲盆浴蚕，新丝始成。男子插秧，三耨既毕，合村釀酒，择日演剧祈田祖，去蠹贼。	同上
城隍会		五月十一日	城隍诞辰，前后赛会，男女百十为群，首青巾腰黄犊鼻手小凳，插香于上，口诵经，似歌似谣，数步一拜，旗伞香亭，钲鼓木鱼聒耳，曰烧架香、曰烧拜香。先一日优巫扮土地，骑马鬼卒鸣锣，曰清扫街道。次日昇城隍及夫人像出行，通城仪仗卤簿，二十八宿、幢幡宝盖之属，绵亘络绎，扮功曹、鬼判、无常、金童、玉女、八仙诸故事，房班约总执香盘、香炉前导，人家设香烛，茶果迎拜，焚纸钱、爆竹。庙中上龙袍彩红，白衣花鞋，连日香火、牲醴不绝，烟霏雾结，烛泪纸灰山积，各行演剧一本。	同上
磨刀会		五月十三	相传武圣单刀赴吴会，曰磨刀会。设席演剧，今停。	同上
龙会		五月二十日	二十日为龙会，宜雨。二十三日为分龙，宜晴。谚云“但看五月二十三，大落大千，小落小千”。官行礼龙神祠观剧。	同上
镇江王会		六月三日	杨四将军斩蛟得道，封镇江王。各乡市码头立庙处，皆赛神演剧。紫云宫为最。	同上
雷祖会		六月二十三	抛洒五谷，惧天遽者祀之尤虔。	同上
祝融会	南丹宫	六月二十四	各街演剧一本。	同上
川主会		六月二十四	农家最为重要。	同上
孟兰会		七月十五	各庙延僧道建孟兰盆会，超度先灵及孤魂，设缙口，放河灯，钲鼓梵呗，人声	同上

附录

			水声，嘈杂莫辨，水面灯火如繁星满天，光摇数里。	
许真君会	万寿宫	八月一日	许真君诞辰，万寿宫演剧。	同上
土地会		八月二日	与二月同。	同上
九皇会		九月一日	各庙斋醮十日，九皇宫为最盛，士民斋者亦多。	同上
浴佛会		十二月八日	佛寺诵经作浴佛会如四月	同上
文昌会		二月初三	祀文昌帝君，各私塾亦宴饮。	同治《新宁县志》，卷三，风俗。
浴佛会		四月初八		同上
牛王会		四月初八	村农皆报赛焉。	同上
城隍会		五月十一日	为城隍会，祀城隍神。	同上
磨刀会		五月十三日	祀关圣帝君。	同上
镇江王会		六月六日	书籍？作镇江王会。	同上
马王会		六月二十三	为马王会。椎牛亨之。	同上
火神雷祖会		二十四日		同上
魁星会		七月七日		同上
孟兰盆会		七月十五	各寺庙作孟兰盆会。	同上
文昌会		二月初三	祀文昌帝君，舞彩设筵，士民齐集咸乐。各村市亦如之。	道光《大竹县志》，卷十九，风俗志。
秧苗会		三、四月	农家相约祀土谷神，乐用傀儡，时禾方苗，谓之“秧苗戏”，农民尽欢。	同上
关帝会		五月十三	祀关圣帝帝君，舞彩设筵，士民齐集。	同上
城隍会		五月二十八日	祀城隍，舞彩设筵，浮屠作法事，士民齐集。	同上
孟兰会		七月十五	城内外街市，各村里居人延浮屠为孟兰会，施食赈孤。	同上
上九会		正月初九	北山观游人如云。	光绪《太平县志》，卷二，舆地志，风俗。
文昌会		二月初三	学人赛会。	同上
孟兰会		七月十五	浮图氏则于庵寺作孟兰会，以荐无祀之鬼。夜或设坛。各街市灯火辉煌，钟梵声朗朗四达，以面饼为鬼食，遍抛地上，儿童争拾之。道家又以此日为地官赦罪之辰。	嘉庆《三台县志》，卷四，风俗。
上九会		正月初九	是日，民间敬玉皇上帝，城市妇女多以香烛往各庙礼拜者。游人竞携榼酒登金华山聚饮。	光绪《射洪县志》，卷四，舆地志，风俗。
浴佛会		四月初八	以弥勒下生之故，诸寺各设香汤浴佛，	同上

			作龙华会。民间于是日多买鱼放生，又以红笺书敕令“嫁毛虫”。	
孟兰会		七月十五	僧尼道俗悉营盆供诸寺院。	同上
文昌会		二月三日	都人士女，集赐紫山，作会赛神，并祈子嗣。有打儿崖幌果戏，掷中者为得子。男女杂沓，越宵方散，近似桑中之俗，不能禁也。	乾隆《盐亭县志》，卷一，土地部，时序。
单刀会		五月十三	集关帝庙祭赛散福。	同上
孟兰会		七月十五	浮屠氏设孟兰盆会，祀先荐亡。道家以此日为地官赦罪之辰。	同上
孟兰盆会		七月望日		同上
孟兰会		七月十五	浮屠氏设孟兰大会，以荐亡者，道家以此日为地官赦罪之辰。	嘉庆《中江县志》，卷二，风俗。
城隍会		六月二十四	先一日演剧，各乡民醮金结社，入城与会。	道光《蓬溪县志》，卷十五，风俗。
孟兰会	白塔寺	七月十五	白塔寺设孟兰会，醮金建醮作佛事，夜散盆。	同上
禹王会		正月十三日	十三日称禹王生日，湖广米侨居之民，演剧而祀。	光绪《蓬溪县续志》，卷五，物宜志，风俗
土地会		二月二	土地者，社也。街乡遍立小祠，是日祀而饮，或演傀儡，有至累日者。	同上
观音会		二月十九 六月十九 九月十九	皆称大士生日。民祀以祈福，或祈子。	同上
青苗会		四月	稻苗逾尺，分插之，醮钱演傀儡乐稷神，曰青苗会。神曰秧苗土地	同上
磨刀会		五月十三	祀关圣大帝。	同上
王爷会		六月六	王爷者，亲蜀守李冰，载在祀典之通祐王，然不知其谁何也，曰王爷而已。近水业贾必祭之，或演剧。甚至逾旬。	同上
文昌会		二月三日	祀文昌，各村塾俱宴会。	嘉庆《纳溪县志》，卷六，风俗志。
浴佛会		四月初八		同上
川主会		六月二十四		同上
奎星会		七月七	士子作奎星会。	同上
孔圣会?		八月二十七日	至圣先生日会	同上
牛王会		十月初一	农家作牛王会	同上
文昌会		二月三日	各村塾俱宴会。	嘉庆《江安县

附录

				志》，卷一，礼俗志。
浴佛会		四月八日		同上
?		六月六	祀杨四将军	同上
川主会		六月二十四		同上
奎宿会		七月七		同上
至圣先师生日会		八月二十七		同上
牛王会		十月朔日	农家作牛王会	同上
浴佛会		四月初八日	诸寺僧作龙华会	同治《合江县志》，卷十八，风俗志。
孟兰会		七月十五	释氏设孟兰会，作佛事。城市沿街张灯结彩，上冢以布，纸扎故事，若自旋转。	同上
浴佛会		四月初八	醮金作放生会者，买鱼虾鳅鱖放之江中。	光绪《叙州府志》，卷二十二，风俗志。
孟兰会		七月七日	僧寺设斋，施水灯。	同上
牛王会		十月朔日	祀牛神，蒸糯米捣糍粑饭牛，并粘牛角，以酬其力。	同上
文昌会		二月初三	县镇村塾，各醮金宴会。	同治《南溪县志》，卷三，风俗志。
镇江王爷会		六月六日	祀杨四将军，俗称镇江王爷，舟人尤极虔祷。	同上
川主会		六月二十四日	祀蜀太守李冰及其子二郎。	同上
奎宿会		七月七日		同上
孟兰会		七月十五	浮屠氏设孟兰会。	同上
孔圣会?		八月二十七日	至圣先师圣诞，瞻拜毕，文人会饮祭余。	同上
牛王会		十月朔日	祀牛神谓之牛王会。	同上
上元会		正月		光绪《庆符县志》，卷十八，风俗志。
文昌会		二月		同上
清醮会		二月		同上
东皇会		三月		同上
太子会		四月		同上
城隍会		五月		同上
土地会		六月		同上
孟兰会		七月		同上
夫子会		八月		同上
观音会		九月		同上

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牛王会		十月		同上
观音会		二月十九	礼观音大士。	嘉庆《长宁县志》，卷二，风俗志。
浴佛会		四月八日	浮屠浴佛。	同上
观音会		六月十九	相传观音大士成道日民皆进香。	同上
孟兰会		七月十五	僧寺设斋施水灯曰孟兰盆。	同上
孟兰会		七月十五	浮屠氏设孟兰会，以荐亡者。	咸丰《隆昌县志》，卷三十九，风俗志。
东皇会		三月二十六日	百姓献钱于城外东皇殿演出神，多办杂剧。庙内诸神像用明轿舁随东皇后，前后音乐旗帜仪仗整齐，多办鬼口无常鸡爪神，八仙彩女及诸带枷锁状。	同治《高县志》，卷十八，风俗志。
城隍会		四月十六日	亦如东皇出神，第少诸神像游遍四城，即安神座于较场观戏数日乃止，其时四乡老妇俱来拜金祈福，夜则花灯龙灯极其喧闹，县中本俭朴，惟此会少侈。	同上
孟兰会		七月十三日	各庙作佛济孤谓之孟兰会	同上
牛王会		十月初一日	农人多春糍粑献牛王，因以粑粘牛两角云报力耕之功。	同上
秧苗会		三月	演唱傀儡神戏。	同治《筠连县志》，卷三，舆地志，风俗。
川主会		不定	天旱祈雨，则舁川主神像出游街市。	同上
城隍会		六月二十八	前一日，以明轿舁神像，优人扮诸杂剧，前后音乐、旗帜，仪仗整齐，出游街市，谓之出神。	同上
孟兰会		七月十五	浮屠氏设孟兰会济孤	同上
文昌会		二月初三	设笙乐、杂剧，作文昌会。	光绪《珙县志》，卷五，风俗志。
川主会		六月二十四	祭川主神。	同上
文昌会		二月初三日		乾隆《屏山县志》，卷一，舆地志，风俗。
浴佛会		四月初八		同上
老君会	老君山	六月十六日	赴老君山，作老君会，俗称朝山。	同上
川主会		六月二十四日		同上
文昌会		八月初二		同上
先师会		八月二十七日		同上
文昌会		二月初三		嘉庆《马边厅志略》，卷四，人物志一，风俗。

附录

浴佛会		四月初八		同上
城隍会		五月二十八日	乡民云集，神驾出游，遍历街衢，烧香酬愿者络绎不绝。	同上
川主会		六月二十四日	祭川主神。	同上
文昌会		八月初二日		同上
先师会		八月二十七日		同上
城隍会		三月初一	城隍出驾演剧郊外，谓之春台。十八回驾。惠泽土主诸会接次举行，各极其盛。江干鬻农器三日。	光绪《雅安历史》，卷四，风俗篇。
袍会		五月二十七	神不出驾，舁其袍服，前列巨烛奏乐导迎。	同上
蔡山香会		六月	士女陟降日数千人。	同上
龙华会		九月	士女杂遄，间岁一举。	同上
皇烛会		九月二十二		同上
清醮会		正月或二月		光绪《名山县志》，卷九，风俗志。
城隍会/玉烛宝会		三月二日	迎祀城隍，尤极侈盛。制巨烛约千二、三百斤，以献干神，至迎神日从神像出游，旋舁入庙，燃之可至次年。男女远近入城聚观，街衢阗咽。	同上
文昌会	文昌宫	二月初一日	士子演戏	咸丰《天全州志》，卷二，风俗。
痘疹圣母会		三月三日	痘疹圣母演戏。	同上
天上圣母会		三月二十三日	天上圣母会演戏	同上
童子会	城西毓麟祠		城西毓麟祠俗名当街庙，每于演戏庆求嗣验者，雕刻童子送庙号还童子。	同上
浴佛会		四月初八日	有浴佛会，妇人老者赴庙拜佛，僧以蜜水洗佛，名曰洗太子。	同上
城隍会		五月二十八	州城五月二十八，始阳十八，各作城隍会，演戏神像出驾，……炉烟缭绕，鼓乐喧闹，不减元宵。杨甲秀《竹枝词》曰：“城隍会恰昨宵终，今日离宫庆演，同多少神祠俱寂寞，荒凉殿宇草茆茆。”	同上
孟兰会		七月十五日	万寿宫有孟兰会。自初一日至十五朝老君宥、太元山两处，行人络绎不绝。	同上
文昌会		二月初三	文昌帝君诞辰，州县官遵制祭祀外绅士亦有私祭祀或演戏宴会者。	同治《增修西阳直隶州总志》，卷十九，风俗志。
春社会		二月二	祭祀宴会或演傀儡杂剧，连朝匝月。	同上
龙华会		四月八日	僧寺为龙华会，民间无之，然有嫁毛虫	同上

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之说。	
磨刀会		五月十三	武圣诞辰，民间是日于庙中赛会谓之磨刀会。会因桃园结义之说，故有异姓通盟者，皆以此日为吉期，而是日大雨江涨俗亦谓之涨水磨刀水。	同上
禹王会		六月六日	相传禹王诞辰，有祭祀宴会，然惟楚商或原籍两湖者行之土人无与也。	同上
盂兰会		七月十五	放河灯。是日县官祭厉迎城隍神出北门，杂扮彩亭仪仗，鬼卒囚徒闹哄喧癫与迎春等。	同上
秋社会		八月二日		同上
川主会		六月		同上
三抚会（酉阳）		九月	皆醮钱购香帛，酒饌祀神。遇有优伶，则演剧。	同上
秧苗会（秀山）		三月	三月春耕暇以傀儡谢神谓之秧苗会。处处皆然，余者时举时废。	同上
春社会		二月二	俗谓社公生，治酒杀鸡以赛。	光绪《黔江县志》，卷五，风俗志。
浴佛会		四月初八		同上
川主会		六月二十四日		同上
魁星会		七月七日		同上
秋社会		八月二日		同上
大成会		八月二十七		同上
观音会		九月十九日		同上
春社会		二月二	二月二日，俗以为社公生日，就小祠祭祀宴会，或演傀儡杂戏，连朝匝月。	同治《彭水县志》卷九，风俗志。
龙华会		四月初八	四月八日，僧寺为龙华会，民间无之，然有嫁毛虫之说。	同上
关帝会		五月十三	（五月）十三日俗为武圣诞辰，届日必于庙中赛会，以此日为吉期。	同上
禹王会		六月六	六月六日相传禹王诞辰，有祭祀宴会。然为楚商或原籍，两湖行之土人无与也。	同上
魁星会		七月七	七月七日，土人以为魁星诞辰，馆塾志中皆有祭祀。	同上
秋社会		八月二日	八月二日，俗以为社会，亦如仲春二日。	同上
观音会		二月十九 六月十九 九月十九	十九日，观音大士生辰。求子祈福者或祀于寺或祀于家。城乡皆然。二月十九、六月十九二日亦如此。	同上
春社会		二月立春五戊为春社	城厢内外士民延僧啖经，祀天祈谷，谓之清醮。非古制也，宜禁。乡人多演傀	道光《忠州直隶州志》，卷一，輿

附录

			偏，其雉之一端欵。	地志，风俗。
盂兰盆		七月十五		同上
土地会		八月十五	入夜奉祀维谨，虽僻壤，无不结棚庆祝。	同上
文昌会	文昌宫	二月初三	都人士集文昌宫作会，赛神饮福。	光绪《丰都县志》，卷一，舆地志，风俗。
单刀会		五月十三	集关祠，祭赛散福。	同上
龙灯会		正月十五	沿门作戏，珠状有朝服而迎者其大雉之遗意欵，兼有狮灯、走马灯，各样花灯火树星桥，不一而足。并择秀丽儿童扮演诸杂剧，金鼓喧天，连霄奔走。举国若狂，市井皆然，然城中尤盛。	光绪《垫江县志》，卷一，舆地志五，风俗。
秧苗会		四月	插秧后，乡农集资演傀儡灯影等剧，驱除蝗蝻，豫祈丰稔。	同上
单刀会		五月十三	醖金置酒，集关帝祠祭神饮福，此风街市较多。	同上
盂兰会		七月十五		同上
观音会		二月十九 六月十九 九月十九	妇孺好礼大士入寺拈香谓之拜会。	同上
浴佛会		四月初八	然寺僧道借以敛财	同上
春社会		二月（立春五戊）	春社日：立春五戊为春社，各坊厢祀后土名社会。梨园不能给，常一日并演谓之重台。乡村多于树下具牲，醮祭勾芒神。	乾隆《巴县志》，卷十，风土志。
盂兰盆会		七月十五	浮屠氏设盂兰盆会，以荐亡者。道家以此日为地官赦罪之辰。	同上
秋社会		八月（立秋五戊）	秋社日：立秋五戊为秋社，俗称土地诞。奉祀维谨，虽僻壤无不作乐，陈梨园杂供视春社。	同上
牛王会		十月朔日	蒸糯米，捣糕饭牛，并粘牛角，令其临水照，见则牛喜酬其力，曰饷牛王。	同上
春社会		二月	各坊厢祀后土，各社会、乡村多于树下具牲酒祭勾芒神。	同上
秋社会		八月	秋社日，俗称“土地诞辰”。奉祀维谨，虽僻壤无不作乐，	同上
牛王会		十月朔日	蒸糯米，捣糕饭牛，并粘牛角，令其临水照，见则牛喜酬其力，曰饷牛王。	同上
文昌会		二月三日	各村塾俱宴会	乾隆《江津县志》，卷九，风俗志。
川主会		六月六		同上
盂兰会		七月十五		光绪《长寿县

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志》，舆地部，山川卷二，风俗。
牛王会		十月朔日	蒸糯米，捣糍饼，以为报赛。	同上
上九会		正月初九	俗传此日为“玉皇诞节”。竖火树，俗谓灯竿，各三十三盏夜燃之，红照一县，以谢天神。	道光《綦江县志》，卷九，风俗。
文昌会		二月初三	文昌帝君圣诞，士民醮金以祀，为文昌会。	同上
川主会		六月二十四	乡人就平地作坛，宰牲设醴。	同上
孟兰会		七月十五		同上
清醮会		二月初	乡人捐募资粟延僧道诵经懺作清醮会。扎瘟船逐家驱疫，以祈一年清吉，以周官方相氏雉礼之意。	咸丰《南川县志》，卷五，风土志。
孟兰会		七月十五	各寺作孟兰会，民家封楮钱写历代祖宗。	同上
文昌会		二月三日	士人咸庆文昌神。	光绪《铜梁县志》，第一卷，地理志，风俗。
浴佛会		四月初八		同上
关帝磨刀会		五月十三	十三日，谓为关帝磨刀之辰，士民诣庙庆祝。	同上
城隍会		四月二十八日	城乡人献供大烛，演戏匝月。	同上
孟兰会		七月十五		同上
春社会	各乡村	二月春社日	各乡村祀后土，名“社会”。	同治《璧山县志》，卷一，舆地志，风俗。
孟兰会		七月十五		同上
秋社会		八月	称土地诞，奉祀维谨。	同上
牛王会		十月一日	蒸糯米捣糍糕饭牛，并粘牛角，令其临水照，见则牛喜其酬力。演傀儡，以饷牛王，酬力也。	同上
清醮会		三月春季	乡人敛资，延僧道诵经忏。扎瘟船逐家驱疫疠，名曰扫荡。	光绪《定远县志》，卷二，风俗。
孟兰会		七月十五	各寺作孟兰会，民家封楮钱。	同上
浴佛会		四月初八	嫁毛虫	乾隆《合州志》，卷八，风俗志。
孟兰盆		七月十五		同上
清醮会		三月	里民各敛资延黄冠俗道于街心设坛诵经，以纸糊船送之江中，谓之送瘟船。	同上
文昌会		二月三日		同治《重修涪州志》，卷一，舆地志，风俗。
单刀会		五月十三日	祀关帝	同上

附录

盂兰会		七月十五		同上
春社会		立春戌为春社	各厢祀后土名社会	道光《江北厅志》，卷二，輿地志，风俗。
盂兰会		七月十五		同上
牛王会		十月朔日		同上
东岳庙		三月二十六日	三月二十六日赛东岳，祈祷者，远近不一。首事等募钱演戏十日，其乐部必觅于省城，约费三四百金岁以为常。	嘉庆《资阳县志》，卷二，风俗。
城隍会		五月二十四	邑城隍生期，神尝著灵异，近远祈祷者数十日络绎不绝。首事等募钱演戏赛神四十二日，其乐部必觅于省城，约费千余金，岁以为常，而邑人欣助。	同上
土地会		九月	邑城中赛土地，各街自出资演戏十余日，亦岁以为常。此外，乡间镇市或因干旱或庆丰年，其赛神大约于夏秋时。	同上
文昌会		二月初三	祭梓潼帝君。乡村有演戏者，城内各官致祭，绅士颁帑。	嘉庆《井研县志》，自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192页。
城隍会		二月十二日	阆邑市镇醮金演戏，至十余日。民气和乐不倦，商贾亦习而相忘。	同上书，第192页。
单刀会		五月	市镇好事者或令梨园演水淹七军故事，傍江边搭戏棚，看周将军水中擒操将庞德，于禁为欢谑。	同上书，第192页。
川主会		六月二十四	是期演戏，或三五日，而灌江前后，凡经月余，有功德于民者也。	同上书，第192页。
土地会		六月六	赛社神祈谷也，曰秧苗土地，社中人咸在焉。扮影戏，燕饮醉饱，亦一日之泽也。	同上书，第192页。
盂兰会		七月十五	浮屠为盂兰会，各刹讽佛经七八日，或有人剃拜佛者。升平已久，生齿日繁，缙流假忏悔以射利，乡村惑于虚无而奔波于其中，彼固不知佛为何如人，其教为何如教也。	同上书，第192页。
府城隍会		三月十八	以优伶一部演剧日。择期昇神像出游，妆饰鬼怪，或扮演小说中故事导以前行，伞扇旗锣，鼓吹交作，执事者咸肃	咸丰《阆中县志》，卷三，风俗。

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恭从事。所过之家焚香致敬，名曰出神。	
县城隍会		八月八日	亦如之。	同上
赛台会	太清观	三月二十八	赛台会者，城东之太清观，古香城寺旧址也。内之为殿者五，外之为戏台者三，三月二十七至二十九日各台同时演戏，互相夸耀，二十八日神像出游，亦如府城隍之仪。	同上
瘟祖会	太清观	五月十五	此会较诸会为盛。瘟祖之神，谓即梓潼帝君。先是会中人有不洁而赴道场者，于稠人中自言土神谴责，随即伏地受杖，自数其所杖之数，视其臀则已青肿，以故人咸敬畏。居人有忿争不决者，或云于瘟祖前赌咒，则无情者必惶恐谢罪。会分数十行，各行咸先期于殿外结板屋为公所，以便执事其醮，曰息瘟大醮。醮天之夕，烧铎箫鼓，响遏云衢。醮毕，演戏十日。每夜香烟如雾，火光不息，其所为灯山者，亦如上元时。十五日神像出游，一切仪仗较诸会更鲜明整齐，男女之进香者，并肩叠踵，随处拜跪，不必其至神殿也。	同上
孟兰盆会		七月十五	浮屠氏设“孟兰盆会”，以荐亡者。	乾隆《广元县志》，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集成·西南卷》（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105页。

发表论文及参加课题一览表

1. 牟旭平：《两汉嘉陵江流域人口规模及分布探析》，《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2. 参与蓝勇老师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长江三峡历史地图集再现研究”（07JZD0039）。撰写分县图说3万余字。（蓝勇主编：《重庆古旧地图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6月。）
3. 参与马强老师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嘉陵江流域历史地理综合研究”（09YJA770054）。撰写“嘉陵江历史人口变迁”部分。

后 记

打开台灯，橘黄的灯光又一次洒在键盘上时，我知道三年研究生生活马上就要结束了。回首往日，唏嘘不已。

人生中需要感谢的人实在太多，首先要感谢所里的各位老师。导师马强教授一直是我学术上的领路人。我已经记不清他有多少次催促我学习，连过年问候时，老师还在关心我书看得怎么样，论文写得如何了。每当老师出去考察时，都带上我，希望我走进历史现场，在田野中感受和理解历史。每当老师要出去参加学术会时，都尽量把我捎上，期望我能学习到专家们的见解，早日能走入学术的殿堂。如今看来，已负老师的殷切期望，只期日后发奋，再行回报老师。感谢蓝勇老师为我们提供了优质的学习环境和教育，老师严格而温和，常常关心我们的学习和生活。每当在所里看到蓝老师勤奋之状，作为学生，自愧不如。平易近人的杨光华老师常常跟我们交流，时常问及我们的生活，倍感亲切。面带严肃的朱老师，其实很是随和，老师给了我们很多学习上的指导。还要感谢马剑老师，我很多次去请教问题，老师都热心解答，老师年轻有为，为我辈之榜样。

还记得刚进所里的时候，师兄师姐都忙着做项目，敲打键盘的声音，犹如打仗一般，这或许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学术的味道。三年中，栾成斌、李鹏、罗权、杨霄、黄登嵩、罗赞、曾潍嘉、周炫宇、张铭等师兄，刘静、张萍等师姐给了我很多的帮助。特别要感谢陈浩东师兄在复旦的热情接待，给了我们莫大的便利。另外还要感谢研一、研二的师弟师妹们，有你们所里才多一份精彩。还要感谢我的弟兄伙们，有你们的，才有了我平时的欢愉。特别是李晓俊、杜森林、长江、超娃儿、老白等等，在我低沉期，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和慰藉。我们这级十个人，邂逅在此，并共同成长，我和你们一起编织了我们自己的故事。多年以后，再回首，定是人生道路上一段美丽的风景。

我读书已二十余载，全是仰仗家人支持。奶奶已年过九十，我没有花更多时间陪伴。母亲已然白发丛生，却没有享半点儿子的福。父亲少时多苦，长成多难，一生劳苦尘事，忘却艰辛，到头来，一场空。顺利完成研究生学业，也算是实现了我对他老人家唯一而不经意的承诺。姐姐姐夫一直很支持我的学业，小外甥女思曼，天真烂漫，正茁壮成长，希望舅舅能成为你以后的榜样。

三年前，我在毕业典礼上对学弟学妹们说“一定要勇敢的去追逐自己心灵的感觉！”三年后的今天，我仍就像一列迅驰的火车，执着地奔向它的下一站：春天。

牟旭平

2015年4月30日于橘园3舍